

聖教雜誌叢刊

耶教畢大爾夫人歸心自述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N°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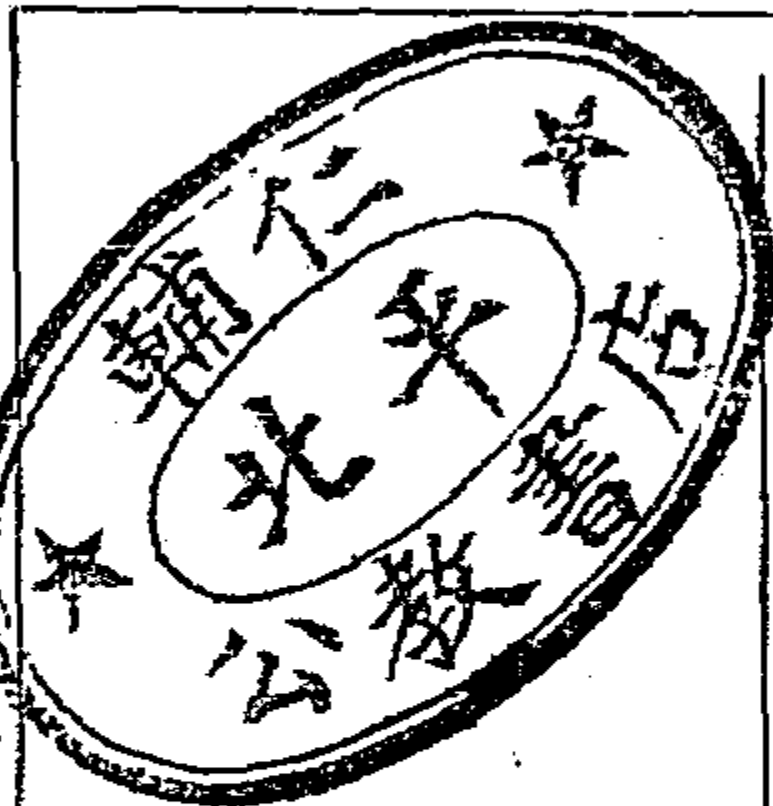
10

B. 140

MG

B979.562

2



耶教畢大爾夫人歸心自述

聖教雜誌叢刊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No 160



3 1773 0813 1

5000 3-33

Joseph Tsang, S. J. 張士泉

M^{me} PITTAR
(Protestante convertie)

Sa conversion racontée par elle-même.

3^e édition

南京主教惠重准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三月

第三版印

耶教畢大爾夫人歸正自述目次

第一章	異鄉交友歸正機緣	一張
第二章	入天主堂聽講有感	九張
第三章	因疑查教立志願書	二二張
第四章	重讀聖經得辨真偽	四六張
第五章	真教証據統分五類	五三張
第六章	天主教道根據聖經	六六張
第七章	求道誠心得主所許	一一五張
第八章	聖體奧跡幸悟真詮	一二二張
第九章	除聖經外旁求別證	一三一張
第十章	誓反信辭辭不符實	一三七張
第十一章	兩教尊經確分虛實	一六四張
第十二章	三派教義試知非真	一六八張
第十三章	兩教教士判若天淵	一七二張
第十四章	決定以前用盡方法	一八三張
第十五章	實行歸正無任歡欣	二〇〇張
第十六章	改教理由稟告父母	二〇四張

耶教畢大爾夫人歸正自述譯本弁言

畢大爾夫人，耶教之信徒也。耶教，卽耶穌教，又名基督教。西國稱誓反教。誓反二字，法文潑老歹斯歹 Protester 含有矢誓反抗之意。教名誓反，始自德人路得。路得世爲天主教人，職司教士。惜其恃才傲物，立說離奇，而性又執拗，不容勸戒。時教皇良第十，恐其誤人惑世，乃於一五二十年，下詔深斥之。詎路得非但不知悔悟，且益憤恚，倡言宗教革命，別樹一幟，誓以反抗天主教會，打倒羅瑪教廷爲事，而誓反教從此萌芽矣。畢大爾夫人，名法納瑪利亞 Fanny Maria 愛爾蘭人 Irlandaise，生長於誓反教家。晚年，因疑而問，因問而辨，愈辨而愈考證，愈考證而愈覺悟。悟教之向以爲真者，確爲僞；向以爲僞者，反爲真。乃於一八四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毅然盡棄其所奉而改奉天主教焉。吁！夫人之智慧奮勇，可謂超羣絕倫矣。嗣本善與人同之意，將改教

情由，據實縷陳，付梓問世；以爲同教諸友，留作指鍼之助，使凡若己之曾入於幽谷者，手此而玩索之，亦得喬遷之一日，是所切禱也。夫人筆錄，原係英文。西國研究宗教家，久已奉爲圭臬，不止五六其版矣。余自法語譯本，轉譯華文，以貢獻於吾可愛之諸位同胞；俾於宗教源流，有所考鏡，而孰真孰僞，得以明晰，不致混淆云爾。夫人有子，聖名若瑟，隨母歸正後，離家修道，入耶穌會，登司鐸品；一八七三年，棄父母之邦，遠來中國。取姓畢，名曰大民，字堯帥，傳教於上海、蕪湖等處。一八八九年七月間，積勞成疾，醫藥罔效，泰然逝世，享年五十有四，葬於蕪湖教中塋地云。夫若瑟之得早入羅馬真教，併登司鐸之天爵者，實因其母歸正之影響所致。故其後膺教士之任，東來宣佈真道於吾中邦者，亦可謂其母畢夫人之所賜也。茲余又得夫人歸正遺稿，譯成華文，而公之於通國，傳之於後世，藉以繼續其子畢教士在華傳教救

靈之宏業，則其所賜於吾中國者，不亦更大且久乎？尙祈畢氏母子二人，在天之靈，代求上主，賜此譯本，發生效力，感化吾中國人民，咸來歸向真正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聖教也夫！

天主降生一九二三年夏耶穌會後學秉杓張士泉識

自叙

余生平未嘗握管屬文；及自誓反教改奉天主教以後，擬將改教實情，編輯成書，供諸大眾；懷此志也，亦云久矣。惟自問碌碌無才，詎能從事著述乎？爰將此志，愒而置之，拒而卻之。孰謂卻之無益也？蓋方寸之間，似覺有所被迫，而不得已於操觚者。自知此書出後，人之訾議，在所不免。然私自謂曰：此亦無妨，倘有閱此書而出迷津，登道岸，得救己靈者，其數雖不過一二人而已，則是書之作，亦不爲徒勞。況余之爲此，專爲天主光榮，諒必蒙其福佑，使閱者之獲益不止於此，安可逡巡不前耶？聖保祿有言曰：「天主嘗舉世之愚者，以恥其所謂智者；舉世之弱者，以恥其所謂强者。」於是余乃不敢以才疏學淺爲辭，而惟恃天主之默助，奮筆以書。舉一月間，所以使予盡棄襁褓，中所得信仰之理由，臚列叙述，纖悉無遺。務望上主之榮光愈顯，正教之真。

道得傳，是亦足矣。若以文辭淺俚，句語鄙陋，而謂將貽笑大方爲可恥，則須知余作此書，非以求博學鴻儒之賞識；乃專爲誓反教徒之謙心誠意，貴己之靈，而欲求得常生者，作南車之指耳。夫余昔之於誓反教也，不若他無量數教徒，但掛名於教籍而已。余自信篤守教規，爲熱心虔誠之信徒；親友中亦多如此稱頌，所有致予之書信，可引爲証。時余以爲已得真道，或至少已在能得真道之教會中；故專心致志，涕泣以求余所欲者，歷十二年之久，無暇顧及俗務。常思吾人居世，當盡力所能，以與天主親善，斯爲大福；除此之外，別無有足以掛懷者。於是孜孜矻矻，勤求不已，欲與天主親善。夫在真道中，方可與天主親善，此必然之理也。雖當時不敢疑所信之道非真，所奉之教非正，然終覺與天主未能親善，遂私謂曰：耶穌所在，即歡樂所在，乃余終未嘗覺歡樂者，固何故歟？其或有未盡善之處乎？然所奉之教，自信爲真，則

未盡善之處，不在教，而在余之自身可知。於是痛哭哀號，求與天主相契，而終不得。幸天主不棄卑微，卒賜矜憐，而以聖寵之光照余於昏瞶之間；使一旦豁然而悟，知所以不得與天主相契，而享久所切望之幸福者，其故不在余一弱女子之身；確因未得耶穌所授之真道，未在耶穌所居之純粹教會中，領其與教友互相契合之聖事耳。是教也何教也；即我向所習聞，而誓反教徒素稱爲萬惡之淵藪者也！不意耶穌卽在彼教而不在吾教。夫耶穌之所在，卽真道之所在。然則真道不在吾教而在彼教也明矣。余旣知真道之所在，始向之以趨。覺是道也，果爲天主所默示，能授予以久所切望之神樂而洋溢予心者也。又細玩此道之真實美妙，及其所自生之平安，不覺心曠神怡，手舞足蹈，恐亦如宗徒當時領聖神之後，覺神味之濃，而被不知者誚爲醉新釀者然。

宗徒大事錄第二章十三節

余於是蒙天主聖寵之輔翼，猛然一躍，背棄向

奉之誓反教而歸入彼教中矣。雖知將來必多掣肘，大有不利於我者；然奮發精神，立志不屈，卒爲天主教人。時誹語大作，惜我昏昧，譏我鹵莽，我所受之困頓磋磨，一言難盡。然心中愉悅，覺從未有。若不改教，我知雖竭心盡力，百計以求之，而必不能得也。又誓反教規，每主日赴堂一次爲已足。今在天主教中，逐日逐時，可進堂而敬主也。凡此種神益，豈可一人獨享，而不以傳之天下，喻之人人乎？我之作是書，蓋爲此也。其情炎炎，有不可止者矣。願世之披閱此書者，無論何人，三復此書，而玩索之也可。我之改教一端，實爲我最榮幸之事，最有價值之舉，非率然而盲行者也，蓋有充分之理由焉。閱者其將我所陳之理由，詳加考察而尋繹之，俾得及早回頭，而同歸一棧乎！

喻見若望經第十章十六節

蓋聖經有言曰：「黑夜一至，人卽無能有爲。」

若望經第九章四節

而盛筵

羊棧

使進也。若不欲進，則禍莫大焉。故敬告吾家至可愛至可親之骨肉，敬告前與我同會而同出入之好友，敬告其餘誓反教諸君，守其祖訓，竭心盡力，昭事上主，而求悅樂其心者，曰：是書也，專爲君等而作。凡我所有，一切改教之原委，能與我最可親最可愛之人，促膝而相談，果尤直捷而爽快。然而不敢也，蓋我之父母親戚，向愛我而信我者，今以改教之故，而離棄我矣。向以我爲出言有理，處事審慎者，今以我爲靈臺已昧，薰蕕不辨者矣。然而我無怨也，凡譏恥侮辱自我至親骨肉而來者，雖十倍於此，予亦所不避，蓋凡類是之思想，不足爲怪。我曩時亦嘗有之也。夫於此等人前，既不便於相晤之間，面陳我改教之原由，以觸其怒，祇得筆之於書，以代口述；期終有一日，是書之得觸其眼簾也。余秉性愚魯，又無才學，前在誓反教中，不難承認予於救靈之道，必有所缺而不全者；然我以爲任何誓反教徒，苟誠心願救己靈，守

其教規而誦聖經，誦聖經而實行其所悟者，當無不如我，而有所疑於救靈之道之有所缺也。蓋終身確守該教教規者，必不能無是疑，疑當竭力研究，不可懈於討求；蓋懼所疑者，殆即關於常生之要樞者耳。余前因有所疑，即爲予歸正之起點。一面懼已於所信之道有所缺，或有所悞；一面求解惑之情熱烈如焚，而欲得其真諦；於是日夜號呼於仁慈及公義之天主前，求其啟迪而導引；并憶耶穌所許之言曰：「求則得之。」因而深信必有達到目的之一日；蓋我自問良心，覺求道之心，至恆而至切，至公之天主，必將有以報我也。今也謝天主之大恩，果已得其報，而達到我之目的矣。我今即聲宣告於眾曰：向之有所疑者，今則無疑矣。向之所切求者，今則得之矣。凡具救靈之真志，而守翻閱聖經之訓者，倘將我所陳改教之理由，慎思而明辨之，當見無不根據於聖經者也。諸至親好友乎！汝等至今信仰紛歧，無切定之

教義，各隨黨派之意見，如被眾風所轉，

保祿致厄弗所書第四章十四節

余竊爲汝等心寒也。夫

天主者，乃至仁至慈之大父，其措置一切，無非爲人之實益。我求其默感汝等之心，使取此小冊而閱之，併懇其燭以神光，使汝等認識惟一純粹之真道而誠心歸向，庶幾與我同處於信光之下，而享良心之安泰，沐寵愛之恩，不亦懿歟？苟此編入於文人學士之手，而見綴詞吐語多有失當之處，尙祈鑒原；蓋此乃一愚昧婦人之拙作，並非飽學才士之文章。其所有惟一宗旨，不過抱道而呼，高唱其心所得，以冀凡與之同入歧途者，亦與之同歸正道耳。並非矜才炫藝，以博能文之譽者也；是爲叙。

友。之。婦，一。度，至。
交。與。英。遇。印。

第一章 異鄉交友歸正機緣

余愛爾蘭 *Irlandaise* 人也，自幼奉誓反教，自信信心堅切，守教虔誠。曾從夫君至印度，遇一英人之婦，與之訂交。惟余與彼，性情不同，意見各異。該婦正在青年，容貌秀麗，爲人灑脫，一副可親可愛之狀，流露於聲音笑貌間。負此有福之氣象，頗能與世周旋，故交遊甚廣。余則大異於是；既乏以上資格，加之秉性好靜，常以身後大事，置於懷中，而不能捨；堅信吾人離世，靈魂或受賞而上升天國，享無窮之福；或被罰而下墮地獄，受無限之苦；二者之中，必居其一，我必有死，死後不知上升乎抑下墮乎？因此心常惴惴，不得自安。以致緊蹙雙眉，寢食幾廢，日夜思覓一解憂良方，而不可得，殊以爲恨。余初次遇該婦時，見其所服，乃白色之衣，蓋隨當時之土俗也。余以爲新奇，凝目視之，姑與叙寒暄。詎彼默無一言，如有所思；蓋彼一見而知余特立獨行，操守

甚拘，與他人異。意必因嚴緊之家教，或因峻刻之教規所縛；故如此其不由耳。深爲惜之。惜余之不近人情，有福而不知享也。然余見之，亦不無有感於心；蓋見其丰姿容度，果超人一等，宛若天上之神；然其心思志念，則沉溺於卑陋齷齪事物中，與世同流而合污，故亦爲之扼腕。不禁油然而生一種希望之心，卽冀上主利用我之口舌，以挽回其心，使之猛省己非，而將生死永福永禍等種種重要問題，置於其腦海之中，而反覆尋繹。然想此事不可鹵莽，當相機而行。竊思如遇人猝死之慘劇，因而進言，或者易動其心乎？此等機會，於此印度地方，當必不少，姑且待之。夫吾儕兩人之性質，既有穹壤之別；余本不樂與之友，然旣有意欲乘機感化其心，自當振刷精神，強與親暱，屢與往來，共談衷曲。於是綢繆繾綣，日形膠合。光陰荏苒，倏忽之間，不覺已兩易寒暑。不幸余氣體孱弱，作客異邦，益覺筋疲力衰，飲食漸減。醫生謂

回鄉。

余非回桑梓，不得復元。遂往告該婦以回鄉之消息。詎彼聞余言，不動聲色，如無其事，不過一笑而已。余即責其心如鐵石，毫無人情，待知己不應如此。彼乃曰：恕罪恕罪。請吾姊兩三天後，再駕臨一次可乎？余欣然諾之。越數日，果復往。時余念離別之期不遠，自此天各一方，良晤難期，心如錐刺。不料見吾友，竟無悲戚狀，且更滿面強笑。余益覺酸痛，含淚一望，即忿忿欲旋身走。心中暗責之曰：汝之重勞吾駕，正爲此乎？何無情之甚也！彼忽泫然出泣曰：吾友，乞再恕我一次，我敢報爾喜信，我兩人將永居一處矣，故欣愉而笑也。祈勿誤會云。余聞此出人意料之語，想是夢囈，舉目呆視，不敢遽信。彼攜我手，引近其側，微聲問余曰：吾意已決，亦將去也，爾以爲何如？余不解其意，詢至何處？曰：回至英吉利也。余曰：此事難信，如果屬實，請問其故？答曰：前日話別後，胸中不知不覺，發生此念，已告吾夫若望，欲同歸故國。夫問何故？予不

被邀友至愛汀堡城養病余欲勸其背天主教故答焉。

能對；蓋予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予所能告汝者，吾夫已聽吾言，而將實行矣。故吾之房屋等件，已定於下星期出賣矣。如此，豈非不久又將萍水相逢於英吉利乎？余聞之下，深爲訝異，半信半疑，姑含糊答之，以觀其後。遂悵悵而別；恨不得與之同舟偕行也。無奈余起程之日，即在目前，船上位置業已訂定，不得勾留。醫生謂若再延時日，確有性命之危，故亟亟欲行也。時吾夫俗冗羈絆，不克同行，只得讓予一人兩宿後東裝就道。幸一路無恙，安抵杜白林城 *Dunblane* 而居焉。杜白林者，愛爾蘭島之首城也。余離印度纔經匝月，若望與其妻，果如前言，亦解纜西行，乘風破浪而回至愛汀堡 *Edinburgh*。愛汀堡者，乃英國北境之首城也。數月後，若望之婦寄來一信，信中詞簡意濃，邀余作愛汀堡城之遊；謂該處風景絕佳，殊宜於散心養病，囑予必須前往，切勿推辭云云。時吾兄寓倫敦 *London* 寄信來，述若望之妻回至愛汀堡。

城後，已從教皇派而入天主教云。余披閱之餘，深爲痛惜。然不甚以爲異；蓋素知該婦性情炎熱，血氣是逞，浮囂是尙，必因其觀該教外容，禮儀華麗，氣象輝煌，故爲炫惑而至此耳。然深怪於其來信中，並無一言之道及，此真令人不可解者也。豈因自覺愧慙，不敢洩露於筆墨之間，故邀余前往，俾能面吐實情耶？然予私心亦有所欣慰；蓋知該婦習尙浮薄，與世浮沉，從未懷道德之觀念；今如果入該教，至少認識造物之有主，而萌宗教之思想；初步已行，予再引其前進，以至信仰吾至純粹至完美之誓反教，當事半而功倍矣。於是商諸親友。僉曰：旣承招赴，自應趨往，可以乘機開導。余即以爲此去，於我能立救人之功，於該婦有歸正之機；雖風塵僕僕，不爲徒勞。料彼之入左道，未必誠心悅服，不過未加審察，乃一時之昏憤耳。是亡羊也，招而入吾羊棧，乃我之責任，上主所委於余者也；安得不竭我所能，奉行維謹，以邀其福。

寵乎？惟思徒手搏戰，難以制勝，不可不自戒備。遂就正牧師，遍覽聖經。凡經中能排斥天主教而矯正其說者，特行標誌。又凡吾教名人所著辨道之書，莫不搜集翻閱。如此磨礪以須，以爲他日與我異教人舌戰，自能使其理屈詞窮，而捨彼就我也。乃於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孟春，自杜白林起程，向愛汀堡進發。一路將我心身獻托於上主，甘願爲其手臂，懇其不棄卑微，用以救援吾友於迷途之中，則於我爲幸矣。奇哉！如此誠心禱告，本爲救我友之靈者，不久而竟轉以救我自己之靈，洵非吾意料所能及者也。既至友家，居未幾，卽知其確已投名於天主教籍而無疑。當時誰見已友中有入天主教者，必爲之悲憫慨嘆；蓋成見使然也。余時亦然。初接吾兄手札，提及夫人入教事，猶冀其傳聞之誤。至是日覩情真，不復可疑矣。於是私嘆曰：噫！斯人也，而入斯教也，無可救藥矣！雖然，仍冀上主垂憫，與以時機，使予得與之辨，破其

迷津，喚其悔改。彼倘充耳不聞，余則我盡我心，可以自慰矣。況與之宣戰，並非難事；蓋除予所攜帶之多種辨道書外，自想天主教中所有異說，予皆了然於心，果知其爲荒謬不經也。其荒謬不經之處，確有實據，可以証明。又予常見學識超羣，誠實無妄之士大夫，每談及此教，莫不視爲惡不可言，毒害人靈之邪術。杜白林城，乃該教黨之巢穴。余雜居其間，所聞尤爲切實。凡傷風敗俗之舉，到處傳講，已震破吾耳鼓；雖從未親瞻目覩，然街談巷議，大概如此，豈能無因。又吾教中駁辨之書，皆爲有名牧師所作，書中所陳天主教中離經畔道之種種腐敗情形，必係事實，決非臆造。當時余之視天主教也，所有意見蓋如此。然與友相會之初，未便率爾啟齒，姑待之。先與之出遊愛汀堡諸名勝地。一連半月之久，凡崇樓廣廈，山水古跡，飽覽無遺。兩人共處既久，翕然以洽。於是慇懃繼繼，可以隨意談心。

余乃思時機已熟，不可交臂失之矣。遂責其不應入羅馬教會，將該教妄誕荒謬諸端，一一指示之。豈知吾友毅然直應曰：吾姊誤矣。所示各端，誠妄誕，誠荒謬。然皆非吾天主教之道理也。如其不信，我能證之。余驀聞是言，不禁咋舌。初以爲吾友必將余所陳者，斷斷爭辯。待其爭辯，然後予可再進而攻之，必屈之而後已。不意其開口便曰：此皆非天主教之道理，使我無從置喙。交綏伊始，即被挫衄，不覺懼然。然不露聲色，強自抑制。竊疑彼新入教，或於教中所有秘密不可告人之處，尙未深悉乎？抑余自幼所聞該教之各種劣跡，有不盡然乎？然而謂此皆市虎杯蛇，憑空捏造者，諒亦未必然也。如此心中猶豫，不能自決。在愛汀堡城頗多善於宣講之牧師及監督等，有歸長老會者，Presbyteriens 有屬監理會者，Episcopaliens 不論何派演講，予每前去恭聽。有時余一人獨去，有時與吾友之夫若望同去。講者不一，而要皆侃侃而

適值天主堂中講道者爲齊主敬。

談娓娓動聽。不愧爲大演說家，馳名遐邇者也。

第一章 入天主堂聽講有感

一日若望夫人謂余曰：牧師等演講，高談雄辯，果然名震一時。妹於未奉天主教之前，亦屢往而飮聽者也。今則回溯前事，不能不深爲愧悔。旣而懇懇招余曰：敢請至敝教堂中，試聽演講可乎？余以爲該婦先祖，本與吾同教，今其一旦反之，可見信仰之心甚形薄弱。若予則信心深固，決不爲彼教教士所惑。况余前曾參觀極壯麗之天主教堂，頗不少方寸間，從未有何衝動。則此次亦不妨一試，何畏蕙之有？若逡巡退縮，豈不可恥乎？故挺身直應之曰：諾，可也。於是陪吾友入天主教堂內。適是日講道者，爲哀高斯東境副主教齊爾廉博士。Docteur Gillis博士先登臺，宣布講題。余一聞其題，心竊自喜，以爲若按照是題，發揮意見，則無異倒戈自攻，而其教之種種荒謬，將自行暴

露矣。其時博士手執天主及誓反兩教本年曆書各一冊，俱爲愛汀堡城刊行。主教示於眾曰：此誓反教曆書也。此天主教曆書也。茲將二曆書兩兩相比，孰優孰劣，請諸君平心自斷可也。時正二月朔，即將兩教二月份日表，次第朗誦。余因當時不過耳聞，難免有誤，且多遺忘，故於事後，將此二表，從兩教曆本上抄錄，陳列於下，以昭信實，並以資參考。

紀元一千八百四十二年

天主教二月份日表

誓反教二月份日表

一日聖依納爵

一日多依河北漁業開禁

二日童貞聖母行取潔禮

二日竹雞野雞從此封禁

三日封齋前第二主日聖勃拉西

三日封齋前第二主日

四日聖安德肋高西尼

四日童貞聖母行取潔禮或迎燭瞻

禮

五日聖女亞加大

五日瞿倫博士卒〔一七九〇年〕

六日聖女陶老歹

六日潑利斯博士卒〔一八〇四年〕

七日聖勞慕爾亞多

七日甘監督生日〔一七八一年〕

八日聖若翰瑪達

八日哀高斯王后瑪利亞斬頭

九日聖女亞包勞尼

九日額我略博士卒〔一七三三年〕

十日封齋前第一主日聖女斯高拉

十日封齋前第一主日

斯底加

十一聖賴孟多本那福

十一譚加爾脫卒〔一六一五年〕

十二聖女加大利納利濟

十二封齋前日

十三聖灰禮儀聖本篤

十三聖灰禮儀

十四聖瓦郎定

十四聖瓦郎定

十五聖福斯定聖若維德

十五多依河中鈎網開禁

十六聖奧納齊末

十六滿冷東生日〔一四九七年〕

十七封齋後第一主日聖芬當

十七封齋後第一主日

十八聖西默盎

十八路得生日

十九聖巴爾拔

十九太陽進雙魚道

二十聖帝拉爾盎等

二十加大哇肋牧師卒〔一八二三年〕

年

廿一聖瑟物冷

廿一雅各第一被刺〔一四三七年〕

廿二聖伯多祿安底阿座位

廿二亞當弗爾瞿松卒

廿三聖師來納

廿三剛勃利茲城公爵某生日

廿四封齋後第二主日聖瑪弟亞

廿四封齋後第二主日

廿五聖大來西

廿五聖瑪弟亞宗徒

廿六聖亞立山

廿六克拉先生卒

廿七聖雷盎特

廿七亞勃諾博士卒

廿八聖潑老歹爾

廿八蒙歹呢生日

主教將兩表誦畢，即開始演講，按題發揮，洋洋數千言，語皆衷理，間亦證以事實。余於初出版之小本中，因一時倉卒，粗舉崖畧，遺漏良多。又余從未攻讀原神歷史名理等學，故欲將其語言口氣，一一描摹，字字中竅，勢所不能。茲將重印，乃拾遺補缺，以求稍備，而示忠言之不可或忘也。其演詞大旨如下。

今夫書籍之有目錄，所以報告書籍中所論之資料也；地方之有曆本，所以報告地方上所行之習俗也。乃觀吾教之曆本，即知吾教之常例，日行敬禮神工，追念前聖芳表，以昭事上主。聖堂常啟，日召信友肅入，公同祈禱。以耶穌爲贖人罪而犧牲己身之聖祭，獻於至尊大父，以平息其義怒。凡吾奉教同人，無論若何微賤，無日不可進堂。將己之心身性命，及日常事工，附於救世主之功勳，以作馨香之祭於天主臺前也。余聞之，不禁暗喜曰：巧哉！此言適合我志，實獲我心矣。於是耳愈側聽，心愈竦動。惟思此出於天主教人之口，容或蜜中藏毒，我其慎之。至表中所示聖人，余時俱不識，主教將若輩履歷，津津然撮要畧陳。謂此等聖人，亦係受造，資質懦弱與凡人無異。惟因天主之翼助，能竭忠盡瘁，顯揚救世主濺血所產生之信光。甚至赴湯蹈火，粉身碎骨，而亦不辭。此其爲天主爭榮也何如！嗣主教將每聖之克己苦身，守

齋祈禱，樂善好施等種種嘉言懿行，另舉所顯靈奇事功，畧陳梗概，以證聖人爲天主之忠僕。每祈求天主，而天主亦每允其所求，故能行人力所萬不能行之事。旣而向眾曰：吁！可愛神兄。天主耶穌，爲救吾靈，捨生流血，何愛人之深耶！其所立之表，如何成全；所設之法，如何完備？聖人者，兢兢業業，效其表而遵其法，誠不愧爲耶穌之弟子，吾儕之先型。其流芳萬世之言行，汝等已聞之矣。今請反躬自省，於事主救靈之道，何如何？何其心冷如冰耶！何其因循疎懶耶！何其忘恩負義，而徘徊不進耶！何其……言至此，嗒然若喪，嗚咽不成聲，示抱無限愁思，淚涔涔然緣眶而下。余目擊其狀，乃自忖曰：講者言詞如是懇摯，態度如是肫誠，謂之爲矯飾，則其矯飾之工，可謂登峯造極矣。然而豈其然耶！其時主教果心動而出涕，予亦不禁隨之而流淚。然余之流淚非他，蓋予以誓反教友，乃見天主教中人，論天主教之道，竟亦有婆心苦

口通情達理，足以激發人心有如此；實與我當初來堂聽講之本心，大相刺謬。故殊覺心甚懊喪，氣憤填膺也。

主教停頓片時。旋指誓反教月表，畧提數端而言曰：第一日。多依河北，漁業開禁。此豈非廣告之類乎？僅與魚商有關，嗜食鯊濛魚者，見之當甚喜。此爲口腹之計者也；於救靈之道，有何取義？二日竹雞野雞，從此封禁。噫！此非好消息也。凡以禽鳥爲美味，非此不嘗者，聞之當皆寒心焉。四日童貞聖母行取潔禮。查此禮之紀念，誓反堂中，已不復行之矣。佈此空虛之報告，何爲哉？不亦異乎？且更有奇者，吾教自古尊崇童貞聖母，誓反教人每以之而譏評不已，誣譏多端。不料其亦尊崇之，載於曆書，公然承認童貞聖母，此真令人不解也。既而自五日至七日。將瞿倫博士潑利斯博士及甘監督等履歷，約提一二而嘆曰：噫！此等人也。而揚其名於教曆上，有何意味，詎不可哂？後繼

續講下，逐節批駁，口若懸河，語多中肯。惟言多辭繁，難以盡述。

其所論聖灰禮儀一節，尤足令人注意。茲特誌之。齊公演說至此，更振刷精神曰：何謂聖灰禮儀乎？吾教信友，欲明其義，請於封齋首日，即瞻禮四之侵晨，各往聖堂中。必有司祭者，忠言訓導，使之記憶人之肉體，本屬灰土之類；一旦瞑目，仍歸於灰土。且恐空言教人，無濟於事，必更取祝聖之灰，按次擦於在堂諸人額上，使之覺悟；此即聖灰禮儀之取義也。環顧世間人民，熙來攘往，大抵惟好酒食徵逐，利祿薰心，知有生，不知有死。然而生命如泡影，一旦而死，欲悔過，不已晚乎？良可慨也。吾儕熱心教友，則不然。如上所言，屆期必進堂，謙領聖灰。默思世界如逆旅，生命若游絲。自問多愆，死後難逃嚴罰。於是神長又從而教以行補贖之工，冀動上主慈心，乞其寬宥。故聖灰禮儀者，亦寓補過贖罪之意。匪獨此也，吾教真如慈母之顧復其子女，規定信友，

當此封齋時節，按期守齋，勤往教堂恭聆聖訓。又須加工祈禱，恒心不輟。司鐸等不僅善言勸人，且躬自立表，以資鼓勵焉。言甫訖，主教忽遊目四顧，而高呼曰：不知此處有誓反教者乎？如有人焉，我敢請教一語。余聞此言，竦然如霹靂一聲，當頭而下。不禁心驚膽戰，暗想曰：果有人在，余卽是也。至今迴思，乃知此實係仁慈大主，借佈道員齊公之口，報我以真實福音也。言念及之，殊深銘感。惟當時主教果不知有我也，然自「敢請教」一語以後所發之言，余聞之，一若獨對我而言矣。曰：敢問同是日也，貴堂中所講者何事？有解釋聖灰之義者乎？有談及補贖之工者乎？有訓人克己苦身，爲主守齋，定立何種規例乎？須知人常犯罪，撻主聖怒，惟有齋戒及補贖等工，可以平息之。則此工之緊要，概可想見，有全部聖經，可引以爲證。而救世主及歷代聖賢之德表，亦可借以爲鏡也。豈可以爲無足輕重，睥睨而漠視之哉？然而可

惜！我敢直言相告曰：貴堂中無有以此等規誡誨人者；蓋吾救世耶穌，雖曾以身作則，訓迪再三，而貴教牧師等，自己並不奉行，有何面目教人遵守？故鉗口結舌，默然置之。然則請捫心自問：何爲而於月份表上，報此聖灰禮儀之日也？何爲而貴教堂，特於此日猶大啟其門也？何故而禱告經典中，尙載此有名無實之虛典也？奉誓反教諸君乎？或者爾等未詳其中原委；余固知之，願以實告。查貴教中所用禱告經典，原非爲貴教而撰製；亦非由貴教祖師所創造。乃自天主教彌撒經典中抄襲而來。蓋吾教自古以來，每年定有瞻禮之日，值日當倍行神業之工，如祈禱告解補贖齋戒等類是。迨教徒中有不安分者，妄自倨傲，提倡革命，詡詡然侈言改良宗教；以爲教規束縛人心，有碍私欲，嫌其嚴酷，乃將告解齋戒等難守之條，先行拋棄，別立新教，即名誓反。然若將通行之常例，一旦剷除盡淨，不特其心中有所不忍；且更不

能取信於人。於是將向來所習行之瞻禮，留其若干，以爲掩飾之計。童貞聖母行取潔禮，聖灰禮儀等之猶見於月表上，載於經文中者以此也。我知卽此所存真教之殘踪遺蹟，不久亦將冰消霧散，至於湮滅；然後可任所欲爲，不復有所忌憚，雖逾規越範，亦將安之。如長老會派，及梅刀弟斯脫派等，已深入此迷網睡鄉矣。噫！不知何時方能醒悟。所謂何時醒悟，此一問題，有關非淺。望爾等誓反教徒，慎思而熟慮之。欲求醒悟，莫善乎研究告罪齋戒等工，何從而來。試質諸貴教新舊兩約，當知此爲天主所命，証據昭然。又披閱貴教禱告經典，亦見此等善工，其實際雖已廢弛，而其名目猶存。且不乏勸人遵守之訓語。故卽據貴教爲憑，亦足證上言之補贖等工，如何重要。奉勸諸君，從速回頭，復循舊律，而實踐躬行之，不然，誠恐後悔之無及也。又聖灰禮儀之日，不久將至。屆期，務請各位，赴貴堂中再聽牧師演講。夫此禮儀，旣

聽道
從未
有若
此之
動心
者。

詳載於禱告文中，願刻於貴教曆上，負司教之職者，理應釋明其中寓意，指示當守規條。否則試問何必多事，存此具文哉？是日也，貴堂中宣道師，究講何事？所講者，並不浮汎，貼切瞻禮之義，果足以使人洗心革面否？爾等自往聽斷可也云云。餘詞尙多，不及記錄。

竊憶前於禮拜堂中，聆牧師等演說，屢屢矣。然從未有若斯之激動人心也。此次所聞者，發所未發，道所未道。惜出於天主教人之口，私衷終有所不服。然自問良心，確又不能不承認其出言透切，持論周詳，迥非敷衍了事者可比。其教人事主救靈之道，特以言行相符，無時或間爲要。此正與我素志，不約而同。而吾教佈道師，竟未有齒及者，不亦異乎？豈彼教也，人皆視爲僞，而反爲真耶？吾教也，人皆信爲真，而反爲僞耶？兩教之道，既互相徑庭，安得同出一源，而俱爲惟一無二之大主所默示哉？其中勢必一真一僞，詎可憤憤

然妄信哉？豈至今我所信者，竟是魚目而非珠，砒砒而非玉乎？於是寤寐思之，心房忐忑不定。不知二者之中，何者當擇？何以能達到真正之宗教？

第三章 因疑查教立志願書

時余滿腹躊躇，頻深鬱悶；然猶不敢自謂所有之信光，竟被一異端教徒，搖唇鼓舌，霎時撲滅。又思方其獨立大談之際，如遇一博覽旁通之士，與之峙辯，安知其不瞠目結舌，無辭以對乎？況我之信光，自幼奉爲至寶，我愛之護之，毫無二心，豈可於不旋踵間，遞而蠲去之哉？故於我友若望夫人之前，姑含愁忍氣，不露心跡。惟擬按主教之言，至聖灰禮儀日，往登福音堂，再聽吾牧師之演講。冀其能抉幽發隱，析難剖疑，以徵實彼天主教師之說，究屬穿鑿附會之談。如是則諸凡疑竇，不難渙然冰釋矣。

若望夫人之嫂，尙堅信誓反，從長老會派，語余曰：監理會派，有牧師某某，

……學問非常，熱心出眾，不論何派，莫不尊崇。爲吾姊晰疑辨難，諒必此人矣。於是迨至聖灰禮儀日，招余偕往，聽其演講。入堂，余擇一最相宜之坐位。先雙膝跪地，呼號上主，特別援助。懇其藉該牧師之口，指示綦詳。不獨使余能豁然開朗，涇渭分明。且足使日後亦能開導吾友，令其棄謬歸真也。禱畢，乃聚精會神，傾耳靜聽。想如此鼎鼎大名之宣道師，自有一翻偉論，以饜吾志願。不料敬聆之下，憂從中來，愈聆愈憂。卒至心驚肉戰，焦灼萬分。蓋曉曉者，自開首至結尾，談天說地，指空畫無，未聞片言半語之提及聖灰禮儀之義；一若教中從未有此日也者。然則何以證天主教主教之講解爲紕謬乎？如其講解曆本，及聖灰禮儀等義，並不紕謬，則安知其宣講別端教理，亦無所錯誤乎？倘彼教而無所錯誤，則恐吾教反在錯誤之中，豈不殆哉？總之此次來堂，吾聞牧師之講道，不如齊主教之切實。所遇情形，又被其揣測不

既又
請其
另行
指教

爽，自不容諱。際此柔腸寸割之時，見牧師自講臺而下矣。乃思其公地所講，果不愜余意。然倘或另行求教，安知其不以切實相告？

於是奮袂而起，趨赴其前。微聲語之曰：婢有一事請教，懇勿見棄，開導爲幸。婢作客於此，有某某夫人，余之好友也。惜其近入天主教，問我以聖灰禮儀之真詮，婢不能答，殊深愧赧，敢乞賜教言，以便轉告。彼乃攜我手，壯我膽，極形親愛。余時覺心中漸慰，以爲茅塞可以頓開矣。豈知其貽視我而言曰：諸凡瑣屑無足輕重之物件，如灰燭十字等類，吾福音教堂中，概不用也。汝其知之否？余曰：然。彼乃曰：既如是，則此日之名爲聖灰禮儀者，不過空名耳，固不當書於禱告經文中也。此係天主教人之名稱，在吾修正之經典中，應歸於淘汰之列，本無研究之價值云。余聞是答，益覺怏怏。而齊主教之演詞，猶印於腦膜之上，更發生動心之効力，悵然竊嘆曰：吁嗟！吾之信光，久矣奉爲

至寶，而拳拳服膺之者，豈究非真光耶？姑又問之曰：吾師之答，可否轉告吾友？曰：否否，斷乎不可。然僅可謂之曰：灰者謙卑之符號，是日名聖灰禮儀者，蓋係封齋之始，令人記憶當此封齋時期，須行禱守齋，以示謙抑之心耳。余驚駭曰：然則齋戒重要否？昔吾王后曾頒守齋之諭，余果遵守之。然自生至今，不過一次而已，倘以齋戒語吾友，定必爲之非笑。蓋吾教之不守齋期，人誰不知也。牧師自知棘手，難以應對，出一避難之計曰：可愛女士，齋戒一事，倘以之而紛擾汝心，則不提之可也。旣而凝目視我良久，仍握我手，更引至其前甚近。余從未見於教士中，靄然可親有如此者。彼乃進言曰：齋也者，不止一類，諒汝亦必知之。有口齋焉，有心齋焉。吾教中有多數熱心者，固守口齋。尙有無數不守口齋，或不知如何守之者，亦必守心齋。上帝惟心是問，監其誠心，亦收納不棄，然汝旣知不便爲汝友言，則不如畧之，而專告以行禱。

以示謙抑之心足矣。蓋與局外人及局中人交談，固不可相提並論也。當時余竊思牧師之語，頗不爲然，一時心煩意亂，垂頭喪氣，欲言不能成句。然勉力詰問之曰：吾師，卽以此答吾友乎？問時舉首，瞥見牧師亦滿面愁容，諒必以慈善爲懷，憂我之憂也。彼乃雙手捧我之手，惻然囑予曰：余雖非汝之長上，然有一事，敢以實告。當知與天主教人周旋，非獨無益，而有害之。且其害不可勝道，宜避之如蛇蝎，切不可向邇。女士其信我之言！言畢，判袂而去。余於此時，竊思有何面目，見吾友若望夫人乎？倘其問予是日於福音堂聽講如何，余將何辭以對？不勝慚愧憂惶之至。幸吾友頗能見機而作，把袂之下，旣目睹余面有菜色，呈露一種驚疑情狀，不以教理問題，增我煩擾。閱數日，見余神色稍定，必欲將其所得之真實神恩，分潤與我。乃借端問曰：前日與牧師之談道，效果如何？設何問題如何解決？於是余一一爲之縷述。彼又

曰：牧師之解釋滿意否？余曰：頗不滿意。然猶強謂之曰：試有一教，人多崇奉，惟有一人，不知辯護，遽視爲僞，而欲背棄，我非此等人也。雖然予言此，口似堅強，而心殊局促，蓋疑吾教之非真。從此心中益覺急迫異常，意謂此等問題，關係永遠禍福。兩教決不並真，必須選擇其一。如天主教而果僞也，何以吾友自既奉之後，品端表正，改過遷善，先後如出兩人；豈僞道之效果乎？又見其常能心怡神逸，不若從前之惴惴焉，如坐針氈然。如其真也，則吾教爲僞；當捨此而從彼，安得騎牆兩可乎？於此思潮意浪之中，抱定方針，自今以往，殫精竭慮，專以研究教理爲事。因謂之曰：尊夫人之寶車，不知可以借用否？竊擬乘之，再去就正別位牧師，以便裁決。適聞有三位著名牧師，會派不同，而皆宏才卓識，善爲說辭。翌日，輪流拜訪，謙恭問道。然奔走終日，卒當於上主前自認曰：此次三位老師，雖暢談酣論，然終覺強詞奪理，不能解我之

惑。

不得已，乃變守衛之方，爲進攻之計，定與吾友詰辨，則伊教之重重黑幕，容或水落石出，從此深惡痛絕，決不爲所搖惑。倘既經撻伐，與之鏖戰，彼而果能如中流之砥柱，不爲撼頓，使我得見真道之所在，然後降心相從，棄我所信而信之，方不爲無意識之行爲。主見一定，輒與吾友若望夫人宣戰，而礮聲響矣。

教皇不能差誤問題

與吾友辯道

其第一礮爲教皇不能差誤問題，乃從余所攜駁天主教書中摘錄者。畧謂天主教信教皇不能差誤，稱之爲天主。且以聖經所尊耶穌諸多徽號以冒加之，豈不越分至極！夫人從容應之曰：否否，不然，敝教從未有此論調。教皇亦有差誤之處。若望夫人承認教皇亦能差誤，乃謂其對於日常起居動靜晉接往來之際而言也。蓋按天主教定論，教皇在宗座上用已神權爲公衆欽定有關教理及倫理之大端，賴上主所許之特佑，自不能差誤。除此以外，於尋常言行間與他人無異，亦難免失實之處。參觀俞公伯祿辯護真教課本第三冊學題十三。每自謙抑，跪於司鐸前。

告罪。且每次行彌撒聖祭之始，必如其餘平常司祭然，當眾悔罪，誦解罪經，自認爲大罪人，伏求上主恕宥。誰有信其不能差誤哉？又教皇不過爲天主耶穌之代表，未聞敝教中有以天主及耶穌之徽號冒加之者。余聆夫人之答，不獨過尊教皇一端，且於告解聖事，所有成見，一併破除。蓋素聞告解之規，乃司鐸等擅創之苛法；自己不守，強人守之，以箝制鄉愚者耳。今聞夫人之言，始知其不如是也。即教皇亦當告罪，況司鐸等乎？

乃又以禁閱聖經問題，進攻之曰：人皆謂天主教嚴禁世俗人閱覽聖經，諒非謾語。專制若此，其弊可勝道哉？夫人答曰：此確係謾語也。余誠實告汝：如此禁令，未之前聞。況不獨不禁，且亘古以來，敝教會常責人將聖經詳譯各國語言，俾不拘何處，凡見有能誦讀而開卷有益者，靡不准刊傳誦也。又莞爾笑曰：奚必多引別證，卽愚一人，亦可作當頭之捧喝。蓋余旣奉天主教之

後，咀嚙聖經，手不釋卷，從未有阻止者。

余乃謂禁閱聖經，果不可信。然告解一端，必是羅瑪教之行法。故重提而進攻之曰：教皇司鐸等之亦行告解，謹已聞命矣。惟此法也，究屬貴教諸惡例中可謂第一惡例，任何別教，終不出此。屢聞吾熱心出眾之同教信友，談論及此，莫不視爲狡魔所以使人縱惡養奸之詭計。以鄙見觀之，亦以爲抵觸性理，惡不可言。夫司鐸者，非與吾儕同等之罪人乎？聞人之罪，竟能赦之，創是說者，其惟病狂也夫！此一箭也，竊思必中其咽喉，不知吾友將何以抵禦乎？不料夫人始竟似失敗而對曰：予言告罪赦罪原屬羅瑪天主教人之行法，誠是也。其如何根據聖經，如何遵守耶穌聖命，世世弗替，有何裨益等情，茲姑不贅。惟是法也，不獨敝教行之，卽貴教亦有守之者。吾姊其知之否？吾姊豈不在監禮會派乎？查貴派禱告經典中，載明凡牧師巡視病人，當勸伊

告罪而赦之。又監督祝聖牧師時，授以赦罪之權。特囑其善盡上所言對於病人之職。余聞此言，殊出意外。急取禱告經典而翻閱之。冀以證其所言之誣罔。豈知藉以攻人者，反以自攻。一查經典，果有告赦條款；與夫人所言，若合符節。又細察經典，確係吾教之刊本，並非假冒。不禁汗流浹背，愧慙奚似。遂思基利斯督果曾以解罪之權，授之於其代表矣。惟既授之於一時，則揆之於理，應當授之於時時。何以吾教現今不知有此權也？誰其取消乎？又思倘人當病重垂危之候，幾無犯罪之機，而於司教者前行告罪之工，以爲有益；則當其精強血盛之時，最多沉淪之險，而行此等神工，豈不更爲有益，且更爲緊要乎？夫按經典，病人之所以有告解之規條者，諒必以此規爲預備已靈，將赴主前聽審，爲莫善之法耳。然以余度之，此等善法，凡人行之於既病之後，孰若行之於未病之前。誠恐猝然殞命，行之未及，非智也。夫人又將

告解種種神益，叙述詳明。余傾聆之下，如夢驚醒。乃知告解一端，咸相訾議，諸多誣譏者，概未澈查，妄肆簧鼓耳。然則從此即當捐棄與我俱生，與我俱長之道，而入吾友人所入之教乎？竊念此事關係極大，詎可躁急猛進。如至必不得已而行改教，仍當按前所定主見，將一切疑難之處，待得圓滿之解決，而知吾友所奉之教，確係惟一之正教而後可。

然茲尙有一事，令人深疑天主教之乖錯者，卽敬童女瑪利亞及天神聖人是也。因問夫人曰：貴教之於童女瑪利亞及天神聖人，常行敬拜之禮，此非異端之行爲乎？又非僭竊之罪乎？蓋敬拜之禮，惟造物者，足以當之。其於受造之物，天主果禁用之也。又試問聖人者，何能傾聽，更何能俯允人之祈求乎？倘有信之者，何愚之甚也！夫人怡顏悅色，而應之曰：敬拜之禮，等類不一。有敬拜造物者之禮，有敬拜受造者之禮，固不可一例而論也。敬拜造物者

之禮，敝教從未准用以敬童女瑪利亞及天神聖人也，何異端之有？何僭竊之有？至於敬拜受造者之禮，用以敬受造者，何爲而不可？譬如按吾大英婚禮，當結婚之時，令夫授汝戒指曰：我以此戒指配汝，以我此身敬拜汝云云。況立德立功，已邀上主之賞報，而在天享福之童女瑪利亞及諸天神聖人，反不可敬拜之乎？又設或汝有求於大英王后維多利亞 Victoria 也，恐不敢逕自去求。因汝無特別名望，懼王后不之納耳。必轉托親王亞爾伯 Albert，或別一王公大人，懇其代爲陳說，藉其面情勢力，可望易得所求。敝教之敬禮神聖，而祈求之者，亦類乎是。天主至尊也，吾人至卑也。欲有所求，自愧鄙陋罪人，安敢與至尊者直接。乃天神聖人不啻忠臣義士，有功受賞，與上主最形親密；正如朝廷上之王公大人。至於童女瑪利亞，曾生養顧復救世真主，實爲其聖母，其功更大，其位尤高。吾人既不敢與至尊者直接，故奔赴神

聖，或聖母臺前。懇伊等轉禱，望天主易允所求，我未見有何不合理之處。否則何以雅各伯求天神祝福於其子孫乎？見創世志四十八章十六節又何故耶穌訓人曰：

慎勿慢小子之一。因予語汝，小子之天神，恒在天上，見在天我父之容。瑪竇第十章第十節

又曰：一罪人悔改，天主之天神亦喜悅云云。路加第十章第十節按耶穌之訓，足見

即人中之幼弱者，亦有天神護守。如有欺侮之者，伊等之天神，常在主前爲之代抱不平，求主降罰。故切不可因伊等之幼弱，而輕視之。又若在天之神與居世之人，善惡禍福，漠不相關者，何以見一罪人悔改，而亦喜悅乎？可知天神灼見吾人神形諸苦，暗中扶持。倘見有骯法亂紀者，更爲提撕警覺，求主賜佑，助其改遷。故一旦見其悔悟，自覺喜悅逾常云。天神如此，聖人與吾同類，當更有同情也。然則爲何不能俯聽吾人之呼號而爲之代求乎？故敝教敬求神聖之舉，並非新創，乃根據聖經歷代遵行。貴教既不贊成此舉。然

因疑而求，王且就，擬止天主，主教可
釋。

確查貴堂經典，何以尙載有求聖彌額爾及諸天神之祝文乎？

余聞夫人之答覆，愈聞愈愁。愁其言之恐未盡真實。然質諸聖經及考吾經典，又愁其言之未必舛謬。且據其陳述，知天主教人將聖經訓囑，務必施諸實行。而觀吾教習慣，則徒以供口頭禪，或以虛飾經典而已。噫！向之所謂邪者，偏似乎正，向之所謂正者，反似乎邪，究竟如何，難以定斷。憤憤憧憧，莫知所從。乃思必有一日，將至至公至義之大主前，聽其絲毫無爽之審判，爰設想余已身臨其境，姑將兩教並置局外，屏除一切私意成見，暫置身於中立之地，坦白於日後審判我之大主前，曰：我無所欲，惟欲奉行爾旨而已，惟欲求得與永遠大事有關之正道而已，何教之道真，即從何教。時心中宛有聲謂余曰：汝友所告一切，汝其熟思審慮之。併當切求全能天主燭照。汝既抱奉行主旨之誠意，天主必不汝棄，而引汝履正道也。於是查教之心油然而

某牧師余之舊相識也，忽來問

生，甚形猛烈，急不能待。惟余憶念誓反教規誠，雖勤勤懇懇，奉行維謹，然終覺心虛氣餒，夙夜徬徨，不得真樂。而吾友所論天主教之教理，熟思而審慮之，覺近情合理如此，高尚純美又如此。信仰之者，諒必心怡神樂，不復愁慮矣。惜尚未澈底深究，得其真相爲恨。然則何從而就正乎？若望之妻，不過於天主教中一尋常婦女耳，本無訓人之職權。故其論說，自不可視爲金科玉律，而唯唯信從也。至於吾教牧師，前曾將吾自己教中疑難之端，屢經質問，尙不能示以滿意之解決。現若以素所嫉惡之天主教中道理，而考問之，豈能以實情相告乎？如折獄也，欲知被告之曲直，而問其仇人，可得真情乎？然則欲明天主教之真相，鄙意以爲擇一該教中司鐸而就正之，最爲適宜。正擬至天主堂求教之時，忽有牧師某，（即）余之舊友也，叩門而入。憶昔余之自杜白林至愛汀堡也，啟程之前，曾言先就正牧師。所謂牧師，卽此人也。

候，且
助我
辨道。

渠曾指示一切方法，策勉多端；冀余借愛汀堡城之遊，得勸化吾友若望夫人，棄邪歸正。故事後彼亦自杜白林特來此間，探聽消息。相會之下，喜出望外。蓋時正與吾友對壘鏖戰，幾已矢窮力竭矣。今見吾大教師來，無異援軍忽至。於是將就正天主教司鐸之意，且擱不提。先請牧師揮發偉論，與吾友駁辯；以爲我所不能者，吾師必能之，而使之降旗敗北也。不料兩相舌戰之下，事與心違。當見夫人語語進逼，而牧師則支吾遁飾，自衛不暇；如此者，不止二三次。真令人捶胸頓足，喪然若失也。卒夫人謂余曰：貴牧師究任宗教師之職，予不過一庸俗女子，已承塵教，愧不敢當。惟地位既相懸絕，互相辯道，似覺不宜。且何持以定是非，而分勝負哉？依我愚見，不如請鄰近天主堂中某司鐸來此；則雙方同爲宗教師，旗鼓相當，乃可舉一二重要教理，爲兩相辯論之題；然後孰是孰非，不難判決也。惟不知貴牧師贊成否？煩爲介紹。

吾友去請天主敎某司鐸余靜待片刻與某牧師相談。

余本有就正天主教司鐸之意，一聞是言，適中余意見，喜不自勝，遂將夫人之意，轉告牧師，問其贊成與否。牧師極口贊成，欣然曰：祇要余手中有聖經在，不拘何人，前來問道，皆所歡迎。况汝素懷救此婦人之志，我自當助汝一臂。汝之能成功而償夙願，其在此一舉乎？所謂某司鐸者，速令往請可也。夫人得悉牧師已表同情，遂分襟而去，往請司鐸。余乃與牧師二人，相對無言，心中各有所感想。牧師所感想者何事，余自不便顧問。而余心中則此時頓如風雲緊逼，波浪掀天；以爲不旋踵司鐸將至，兩教真偽，當於是乎判，守舊維新，當於是乎決。而余之永福永禍，亦在此關頭；其間不容以髮。如此時機，非上主冥中措置，安能偶然而得？倘此次於所提之疑難問題，吾教牧師而能圓滿解決，則我可服從其說，固守我教，不必再生貳心，上主諒亦不我罪矣。設或不幸，仍如前我所屢遇之牧師，態度游移，語言尙雜，不能如天主

教師之詞詳理直，則我爲得良心之安平，必於真神前矢願曰：夫真道基於

磐石，

參觀瑪竇第七章廿四節
路加第六章四十八節

風雨不能動搖。吾教既不如是，則余當求之別處，

不獲不止。忽想如此深思默念，一無聲息，不將啟牧師之疑乎？因乘某司鐸

未至之前，姑借問難以作交談之始。爰啟口曰：牧師先生乎？耶穌死後三日

間，其肉身埋葬墳墓，而其靈魂果安在哉？牧師立應曰：耶穌靈魂在靈薄獄。

余卽憶前曾聞別一牧師，謂靈薄獄者，乃不容升天堂之靈魂所居之所。因

續問曰：靈薄獄究在何處？彼對曰：嘻！此確無人知之。如吾人堅信天堂地獄

之必有，然亦不知其在何處。既而曰：提及天堂地獄之道，我有一特別意見；

蓋除此二處外，我意必別有一第三境焉。然我既爲誓反教牧師，與天主教

司鐸爭辯時，自當表我並未信此第三境之說也。

牧師所謂之第三境，恐即
天主教中所信之煉獄也。

余聞之甚覺詫異。此時某司鐸適至，與牧師初會，畧叙寒暄。不久，互相談道，

某司鐸來與某牧師論道，乃見兩人同爲教士，而品格懸絕。

各抒意見。牧師果穎悟超羣，惜性情躁急。俄頃之間，即忿然作色，眉橫色厲，語多支離。然僅顯其不平之氣，確不能揭透切真理，以示其敵。余在旁，目擊此情，頗爲忸怩，且殊惋惜。而司鐸則反是。面呈一種溫良氣象，出言有禮，道理純熟，一如背誦天主經者然。余見此兩人形狀，不禁私自忖曰：斯二人者，均稱爲基利斯督教士，行爲大不相同。一則爲人激烈，草率從事。將聖經聖訓，無關於所論之題者，竟東撫西拾，拉雜割裂，強引爲証。屢見其理屈辭窮，難以自衛，則轉而攻斥天主教理。惟其所持以攻斥者，毫無價值。即牧豎竈婢，下賤之人，亦恥言之。又見其兩次心不自主，怒發雷霆，甚至出言侮辱；其無禮之狀，有尋常教徒，及良家子弟，所不宜出者。一則大異於是。不苟發言，所言者靡不中綮。聲調溫重，本有可以持敵所言，以反攻其敵者，竟不壓迫，大示寬容，心神鎮靜。余於是暗歎曰：此其得真道者乎？蓋得真道之人，所寶

於是游移，不決，然必欲求真教，乃立志願書。

惟道而無他念。故能謙冲自持，溫厚待人耳。夫天主教士既如此從容中節，和藹可親。余見之，不能不直認曰：是真耶穌之肖徒矣！我見司鐸，如見耶穌矣！至吾教牧師，余愛之果肫誠懇摯。然於其聲音笑貌之中，求其所以相似耶穌之踪跡者，實不可得，可慨也已！夫兩人雖同負教士美名，而其品格之懸絕有如此者。

余此時，誠頭昏心亂，而自問曰：予究當何爲？將踐行我於真神前所矢之願乎？則不幸者我也！蓋一經改教，余所有資財產業，勢必剝奪無遺。而一切困苦艱難，將如風起潮湧而至，則不堪命矣！所最令我心酸痛者，丈夫將不復以我爲妻矣！翁姑將不復以我爲媳矣！凡至親骨肉，皆將鄙我而棄我矣！改教一事，不其難哉？既而自思曰：雖然，亦安可以此而灰心；蓋質諸聖經，人力所不能者，賴上主翼輔，亦能成之。今余之求其道也，雖爲人力有所不能，然

使賴上主寵佑，未始不能。乃將吾主諭聖保祿之言，「賴我寵佑足矣」

見保

祿致哥林多教友第二封書信第十二章第九節

之句，堅信於心，而求實行。雖至於粉身碎骨，亦所不辭。

此時兩教士辯道已畢。余心中所懷之意見，不敢稍形於外，乃默無一言，索然趨入房中，跪伏於地，誓於真主之前曰：我今決意追本尋源，細核天主教之內容，非明澈其真相，矢志不休。遂將我之志願，於大主監臨之下，援筆直書，并簽我名，以示真誠。

志願書

我所立之志願書如下：今有吾教牧師，Fr. J. G.及天主教司鐸，Fr. G.在余面前，互相辯道。我自認自幼至今，不愧為誓反教中一熱心信友，遵行聖經真旨，勉為基利斯督之忠婢者。故自問良心，根據聖經以為我已屬於基利斯督所立之教會中，至今信其道，守其訓，不敢爽德。至於天主教人亦常自稱為基利斯督之弟子者，我素聞其蹂躪聖經輕棄主訓，名不副實，殊覺可

恥。及至此次論道，而教士均以聖經爲依據。不料吾教牧師辭雜意浮，悉憑私見臆造，不事照章取義。言既出口，余亦聞之矣。及見不合於理，則又食之曰：我未嘗言之云云。形同狡賴，如是者二三次。司鐸難以問題若干，彼既不能援聖經以言其非，又不能援聖經以證其是，性情暴急，多顯忿懣。動輒曰：此乃我之意見，他人之意見如何，不與我干。余雖爲誓反教信徒，然見其言行如此，亦當於上主前發誓而反對之矣。吁！救靈之神火，究於何處可覓乎？余初以爲必於吾教教士處覓也。詎知出人意外，言之愧怍。蓋所謂救靈神火者，竟於向所蔑視之天主教司鐸見之。昔我以爲司鐸者，皆不明聖經之人。豈知不然，通玄達妙，學識超羣，且其立言顯豁，伸說周詳，如數家珍。其質疑辨難也，莫不取經訓爲依據，從未臆造。爲人和平，舉止莊重，足爲信友之標準。且泰然曰：我爲辯護真道而來，倘牧師能證明其教真爲耶穌所立，我

必立棄吾教，而從牧師之教云云。余聽司鐸之言，察司鐸之色，推司鐸之心，敢曰：耶穌所立之教，非牧師之教，而爲司鐸之教，彰彰明矣。故今筆繕此篇，以宣布我之志願曰：據今日之所見所聞，余理應改入天主教，一刻不容稍緩。然亦不能因牧師中一人之不明教理，無以自保，遽將吾鄉素所共沾之信光，一旦撲滅。惟從茲以後，余當鄭重將事，再三審擇矣。倘吾教果係與聖經默示之道相符，而爲耶穌基利斯督所創立者，求上主輔佑，堅我信心，使我終身持守。凡用詭言邪說以誘惑我者，不被其惑，而能毅然堅拒之也。然若羅瑪天主教，雖人皆非之，而確爲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獨一真教，則亦求上主扶助，使我捐去一切成見，掃除一切障翳，毋再誤信人言，致大寶當前而不識。併懇賜我決心毅力，能棄謬而歸真；卽或爲此，而須離棄骨肉，犧牲財物，甚至糜軀流血，亦所不辭。吁！耶穌乎！爾爲萬物之主，倘爾不我遐棄，

牧師
臨別
贈言
不意
余不
意。

使我能得爾真道，則我心已足，不復他求矣。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二月十號。

畢大爾法納瑪利亞書。（押）

書畢，頓覺胸懷寬大，似不復有所偏執矣。乃回至客廳，見牧師尚在，續與晤談，將余心事及志願書等，暫隱不提，以俟他日查明真教後，再行報告。

不久，牧師別我而去。臨別贈言曰：據今日辨道之結果，天主教之道理實屬荒謬，諒汝必洞明之矣。故我勸汝，自後不論何故，切勿再入天主教堂；因與該教人往來酬酢，即不提吾儕頃所論之諸問題，亦必有害而無益；蓋使汝心昏神亂，日甚一日也。畢夫人其聽我言，此爲至囑，此爲至囑！余謝而問之曰：汝謂不入天主教堂，何爲也？蓋我意與該教人晉接，始可得其真相，而取兩教以參觀之，邪正自別矣。如吾教之道，果基於磐石，則彼教之堂，何害於吾儕之有？牧師曰：否否，求真道不當求之於盡屬妄誕不經之處。余曰：倘不

讀聖經前未悟而今則悟遂斷一語。

入天主教堂，而聽該教教士之論說，何從知其盡屬妄誕不經乎？言訖，遂相辭而別。

第四章 重讀聖經得辨真偽

從此余專心致志，自朝至夕，遍覽教中名人史傳，參考歷代禱告禮規。卒見有許多重要之點，與吾向所從之誓反教，多有牴觸，而與天主教正相脗合。然我所最喜讀者，聖經一書；經中真神之預許，先知之寓言，昔者按誓反教理，無從索解。故雖勞心焦思，揣摩咀嚙，終覺其中暗昧而不知其所指；余亦以是而時疑於教理上有所虧缺。每慘然向主而哀禱曰：吾主吾主！余良心中，覺我所信仰者，必有所缺之處。惟不知其缺在何處，懇祈燭照，使我認識爾完美之正道也。及至今日，考查天主教教理以後，而重讀聖經，則覺大非昔比。向之未悟者，今則悟之矣。向之不知其所指者，今則知之矣。細覈聖經

按耶
蘇預
言必
有異
端出
現。

之言，覺耶穌所立之教會，惟天主教可以當之。然則其即耶穌所立之真教也乎？遂不禁下一斷語，以自策曰：我或當不懼驚濤駭浪，順從良心，改奉天主教，以救至寶之靈魂。或背逆天良，執迷不改，以避現世暫苦，而甘招身後永殃。萬苦萬福，在此二者；二者之中，須擇其一，不可盤桓矣。此余當時之斷語也。

夫自耶穌基利斯督

耶穌譯言救世主字基利斯督基督省文也譯言其如古時之帝王司教先知傅油祝聖表其位之尊高也

立教以後，各

種異端，層見叠出，擢髮難數。此於耶穌立教之初，已預言之。然碣碣不能亂玉，魚目豈可混珠；質諸聖經，真假自不難晰辨。耶穌於瑪竇經上曰：宜防偽先知親汝，其外貌如羊，內則似貪攫之狼。第七章十五節又曰：有多偽先知出，愚惑

稠人，

第二十四章十一節

又曰：因有偽基利斯督與偽先知出，行大奇舉，雖見選之人，亦

將被惑。

上章二十四節

彼知此等偽基利斯督及偽先知，其外容與真者相似。爲此

聖若望宗徒亦曰：可愛神兄，望勿盡信學士。當驗察其果從天主而來否？因已有冒充先知者出世，其數不少。

若望書信第一封第四第一節

此類証據，於聖經上，屈指難

計，不能盡述也。按以上所引，足證除耶穌真教，及其所遣之宣講員與傳教士以外，別有從旁門左道，自稱教師牧師等輩，熙來攘往，到處口講指劃，淆惑聽聞，令人不寒而自慄也。凡誠心求道之人，雖遇異端滋蔓，不當心灰志餒，蓋蒙上主賜以信光，終期有得見青天之一日。然亦極宜小心謹防。耶穌曰：宜防偽先知，若望令人驗察，即此意也。博士牛孟 *Newman* 曰：假基利斯督之來，必仿摹真基利斯督之行爲，使庸眾指鹿爲馬，誤假爲真。如外教術士，必假仁假義，粉飾一番德容道貌，儼然不啻爲真教之聖賢，然後能取信於人也云云。

由此以觀，吾人涉世，對於宗教也，各有當盡之天職。盡與不盡，永遠之禍福

不可盡信學說。

人奉真教乃得真正安泰。

有關。其職維何？即不可盡信學說，先當細察其效果，與天主之真道相符與否，然後從之。不可貿貿然，徒恃祖傳爲真教之標準。蓋祖傳者，能以誤傳誤也。譬之前世有遺我鍍金之錶，鍍銀之杓者，曰：此真金者也，曰：此真銀者也。設予不察，受而藏之，以傳後世，豈不轉輾相誤乎？

又須知人奉真教，心必安泰，如影隨響應也。惟宗教既不無假者，則所謂安泰，亦未必盡是真者。真正安泰，乃天主所賜。聖保祿所謂天主之平安，其忻愉之情，不可以言語形容者。致斐律賓書信第四章七節非親嘗試之，莫明其妙也。第聖保

祿亦曰：「彼惡魔亦扮裝光明之天神，」

致哥林多教友書信第二封第十一章十四節

俾易於迷惑人

心。惜墮其術者，不止千萬計。概以忘耶穌宜防僞先知之聖訓，及若望當驗察學士之囑言，昏昏昧昧，妄信異端耳。雖然，彼等人亦未嘗不作善舉，如慈善事業之類。因此趾高氣揚，自鳴得意。此驕矜之念，誤爲安泰之心，非真實

眞正耶穌所立之教，不過有一考諸聖經，証據分五類。

耶教畢大爾夫人歸正自述……第四章 重讀聖經得辨眞僞

五〇

之天主所賜之平安，確係扮裝之天神所施之釣餌也。於是愈嘗其味，愈受其愚，難乎其醒悟矣。

然而天主至公無私，其以耶穌而立教會焉，則自必地不分遐邇文蠻，人無論智愚貴賤，無一非天主之人，卽無一不當奉天主之教。然教多有假冒者矣，而天主之眞教不過一焉耳。

假冒者，卽如誓反教是也，始於路得，其教中傳教士，見天主教已傳入中國，因乘機亦相效傳來，冒稱耶穌，或基督教，使吾華人，未讀西文信史者，大抵誤爲眞教焉。然天主之眞教，不過有一，天主教是也，天主教原創自天地萬物之大主宰，共分三期，前二期作第三期之先聲，第三期爲前二期之大成，遙遙相對，一本同原，果屬一教，第一期自太初至梅瑟，或譯摩西，教理教規，書籍未備，概率性而行，特名性教，第二期自梅瑟至耶穌，梅瑟奉天主聖命，特行著書頒佈教律，遂名書教，第三期自耶穌至世界末日，因耶穌基利斯督降生塵世，樹表遺訓，將書教又補足而成全之，增定聖事，另立教會，錫寵特隆，因名寵教，今之所謂天主教者，卽指寵教而言，寵教確係耶穌基督所立，故惟天主教，眞可名爲耶穌教，或基督教，乃誓反教人，既在中國，僭用耶穌基督之聖名，天主教人懼其混雜，特在中國，避此稱呼云，又性教書教，統名古教，寵教對古教而言，亦名新教，惟誓反教人自路得改教

以後，間亦自詡爲新教，而視天主教爲舊教矣。故天主教人概不用此新教之名。又天主教亦稱聖教會，且因其大公無私，不分畛域，故在外洋，概稱加刀立克 *Catholique* 譯言公教。或有因其元首教皇常駐羅馬，故亦稱羅馬公教。總之，惟此羅馬公教，即第三時期之天主教，最爲完美，實爲耶穌基督所立，而爲耶穌基督之真教。除此別無所謂耶穌教，或基督教者。有則冒名耳。凡研究宗教者，亦不可不知也。（譯者附註，以正名義。）

何者爲真，何者爲假，究何從而知之乎？祖傳之信仰，既不足恃，五衷之情操，又頗可疑。然則其賴各人研究之工夫乎？願徒憑意匠，各人各見，則研究之人愈眾，而工愈深，則荒謬之說愈多，而傳愈廣，勢必然也。幸全能之大主，哀憐吾人至寶至貴不死不滅之靈魂，特遣聖子降世爲人，取名耶穌，犧牲性命，代人贖罪。其於升天之前，授施寵之良方，示救靈之正軌，另立一教會。

即第三期之天主教也，見上附註。

凡誠心欲救己靈者，莫不入此教會，

而得救焉。夫此教會，即吾人當澈底研究，切勿誤認也。研究之法，莫善乎翻閱聖經。聖經分古新兩集。

記耶穌降生以前之言行者，名古經；記耶穌降生以後之言行者，名

新經、古經、新經、或譯舊約、新約、或於古經上、或於新經中、查得耶穌所立真教之證據、不計其數、而統核有五：曰至一。曰至聖。曰至公。曰從宗徒傳下。曰不能錯誤。如有一教、具此證據、不止一二、竟五者全備焉、則此教也、如鶴立雞羣、判然大異乎其餘一切教門、而爲耶穌所立之真教、自不容疑矣。然試問此教也、果何教歟？其誓反教乎？抑天主教乎？余敢斷言之曰：天主教是也。蓋余幾經閱歷遍察之下、得見真教之證據、惟天主教無一不備。而誓反教則無一有之、或有其一二而不全也。惟既知真教之所在、而欲深信無疑、又須賴信光之寵照。所謂信光者、乃天主至大之神恩。凡謙抑虛冲、居心正直、誠切以求之者、求無不得。反是雖博學鴻儒、夜郎自大者、求必不獲也。又上所言之證據、猶如一種標識、或符號、所以分別宗教之真偽也。並非徒托空言、實散見於聖經、茲特掇拾、分誌於下、藉資參究。

第五章 真教証據統分五類

一曰真教宜至一也。真教非他人可臆造，惟天主能創立而成全之。故真教非人立之教，乃天主親立之教。夫天主者，乃天地萬物之大主，獨一無二，至恒不變。故其教之大綱要道，亦必古今一轍。宇宙同軌。耶穌曰：「尙有他羊，未歸此棧，我當引之。」遂成一棧一牧。耶穌以棧比教會，以牧比自己。以羊比教友。若望第十章十六節。又曰：「俾眾人合一。」若望第十七章廿一節。宗徒大事錄記，信教者羣集：「同心且久，日往殿中，當獲救者，主日益集之。」曰羣集曰同心曰主日益集之云云，皆顯當初信友一心一意，猶如一家足證耶穌之教會祇有一也。見第二章第四十四四十六節。聖保祿致書於羅瑪教友，第十二章四及五節。曰：「譬如一人之身，有多肢體焉；各體各有其用。吾儕彼此相爲肢體，然同信基利斯督猶如一身。」又第十六章十七節。曰：「諸位弟兄，除汝曹所學之真道外，倘有佈異說而行邪僻者，宜慎防之。」又致書於哥林多教友，第一封第一章十節。曰：「諸位弟兄，我因吾主耶穌基利斯督

之名，敢懇汝曹言論一致，勿任爾等中有何分裂。然宜一心一意，互相聯絡。『所謂言論者，即講論教理也。試問吾教牧師，果能於此一致乎？又果無紛爭衝突之處乎？嗚呼！即此三四年間，伊等討論洗禮，及其餘多端根本要理，意見紛紜，莫衷壹是。所謂一心一意，互相聯絡者，果何在耶？又請聽聖保祿致書於加拉脫教友之言。第一章八節九節欲證明耶穌所傳之福音，不過有一斷不可改變而生異議。嚴辭戒之曰：『耶穌真正福音，吾儕已宣佈於爾等矣。倘或吾儕即或有一天上之神，再來宣講別有所謂福音者，逐出教會可也。我之訓囑如此，我今又再告之。倘有人再來宣講任何福音，異於爾等已聞之福音者，當開除之。』保祿之言，章章乎其明矣。然則何以至十六世紀，路得起而別講所謂新道也耶！更何以自謂獨能信此新道，而擅立一新教也耶！則按保祿之言，路得豈不已被棄於真正耶穌所立之教會也乎？耶穌之眞教

會，惟天主教是也。見前附註。誓反教人，極尊重保祿，既尊重之，自當敬聆其訓，然細玩其訓，即知路得已自絕於耶穌之真教會，故其反對天主教，而別立之新教，假冒可知，謂之誓反教可，謂之耶穌教，或基督教，斷乎不可。畢夫人能揭破其黑幕，而出谷遷喬，可謂眼光敏銳矣。望吾中華同胞，閱是書者，於宗教一道，亦知所分辨，而不扣盤爲日也。譯者不勝翹盼之至。

聖保祿又致書於厄弗蘇教友

第四

章四至六節

曰：「爾等諸位，既被招來，使有同一之希望。故已結成惟一團體，具

有惟一心思，服從獨一上主，信仰不二真道，領受同樣洗禮。總之，天主爲萬

民之大父，惟一無二」云云。

本章十三及十四節

曰：「直至造到同信惟一之真道：

如壯年之人，能堅持不屈。：毋若孩童然，搖搖不定，被眾學說之風所轉，中人猶計，墮入迷途」云云。於此聖保祿之如何願教友信仰統一，謹防異端，更可見一班矣。然試問如此統一之信仰，究在何處見之乎？余今確悉其惟在天主教中見之也。

（果然天主教，從古以來教理教律，及管理職權，至爲統一，如有不信畢

夫人之言者，親自調查可也。）

至於吾誓反教，支派錯雜，意見紛更，余敢直言之

曰：各人各見，凡與吾同教之人，諒必亦有同樣之評論也。夫耶穌之立教，非爲一朝一夕之故，欲其傳至世界末日。然欲其世世常存，心同意合，其緊要之點，乃爲信仰之統一。蓋耶穌曾言曰：「國自析必亡，城或家自析不立。」

瑪竇第十二章廿五節

乃按吾教牛津大學 Oxford 所譯之舊約，先知依撒以 *Isaie* 第五

十四章第十七節，預示基利斯督將立之教會曰：「卽盡天下之堅甲利兵，

備以攻爾，亦不克與爾交鋒也。」（爾者我之對，一人之稱謂也，卽指基利斯督所立之惟

一教會，夫人引先知之言，以証眞教之因統一，故能天下無敵，天主教眞是如此，否則據耶穌之言，雖無外敵，必因自析而久已亡矣，安能常存至世界末日哉。

二曰眞教宜至聖也。夫天主乃聖中之至聖者，故其教會必然亦宜至聖。而

入此教會者，當以成聖成賢爲要素。如欲引聖經爲証據，則繁不勝舉。如達

味聖王之聖咏一卷，撒落滿智王之歌中歌 *Cantique des Cantiques* 一篇，奇

辭奧旨，趣味濃深。要皆頌揚或描寫天主教會之敦品潔行，德輝炳燦也。又

眞教
宜至
聖。

先知依撒以預指耶穌之真教曰：第三十五章第八節「將見一徑，是謂聖道，污者不能

由此，亦爲正路，癡者不能行此。」又曰：第五十四章第十七節「是乃天主忠僕之產業。

主曰：伊等在我臺前，將覓獲公義矣。」公義卽聖德也聖保祿之言，更爲明顯。其致

書於厄弗蘇教友第五章第廿五至廿七節曰：「基利斯督爲己所立之教會，犧牲性命，發

生活之言，行水洗之禮，濯而聖之；使其於己目前，極顯榮光，聖善而純粹，毫

無瑕疵綳紋之類。」云。致書哥林多教友第一封第三章第十七節曰：「天主之堂聖者也，

汝曹卽是此堂。」云。致書於厄弗蘇教友第一章第四節曰：「彼（耶穌）選拔吾

儕，使成爲聖善無玷之人。」致書於哥林多教友第二封第十三章第十三節曰：「望汝眾皆

得耶穌基利斯督之聖寵，而與聖神相通。」聖伯多祿或譯彼得書信第一章第十五節曰：

「天主選舉爾等。然天主聖者也，故爾等一生之操守，亦當爲聖人。」耶穌

曰：「以故爾等須務爲成全之人，如爾等全善之天父。」瑪竇第五章第四十八節又曰：「

然則爾等亦宜仁良，如爾等父

天主聖父也

之仁良。

路加第六章第二十六節

又據吾誓反教之

舊約先知預指耶穌基利斯督將立之眞教，每稱爲聖山。如依撒以

第五十六章第七節

曰：「主云：我將引伊等至我聖山之上。」又

第五十七章第十三節

曰：「凡依恃我者，：能

得我之聖山也。」大尼厄爾

第九章十六節

求主曰：「主懇將：爾之威怒，脫離爾之

聖山。」匝加利

第八章第三節

曰：「督軍大主之山，將名爲聖山。」按以上從新舊

兩約所引數語，及尙有多多未能殫述之典故，足証眞正耶穌或基利斯督

之教會，斷非世俗所謂之社會，團體黨派等，可以並駕齊驅。當扶持正道，修

養實德，宗旨高尙，規模嚴謹，無非導人敬主救靈，積功樹德，能外形骸，優入

聖域，不愧爲至聖之天主之教會也。如此教會，余敢宣言曰：惟天主教，足以

當之。

倘該教中人有爲盜爲匪者必因其不守教規耳是此人之罪非教之罪也

查該教誠心信友，莫不兢兢業業，激勵精

神，務以聖經遺訓，施諸實行。甚至有無數熱心出眾者，守身潔行，棄俗離家，

銳意精修，專心神業。以爲不如是，不足爲天主之聖民，難期升天得救，而享見其聖容也。余屢聞吾教中人，多有以彼教抱如此志願，目爲太高，而咄咄嘲訕者。曷不返躬自省，將至審判之日，誠恐因徒負奉教之名，確無奉教之實，而被上主之吐棄乎？總之欲爲基利斯督教會之份子，其所懷志願，自當以基利斯督之聖爲聖，何太高之有？吾教同人，不知自勉，而反藉口譏人，安得爲基利斯督之份子乎？

三曰眞教宜至公也。

所謂至公者，以地而言，當普遍四海瀰漫六合以時而言，當自肇建至天地末日常存不滅，畢夫人下所引証據或指地之公，或指時之公，閱者一覽之

下自不難分辨

先知依撒以預言耶穌所立之教會曰：「後世將築天主聖殿之山，

基於眾山之嶺，遠超諸岡陵之上，萬方百姓湧集於此。」

第二章第二節築天主聖殿之山名西婉zion

或名莫利亞Moriah以表後世耶穌所立之眞教會

又曰：「其國愈開愈廣，而其所立之和約，終無盡期。」

第九章第七節其指將來之救世主卽耶穌也，本章第六節稱之爲和平之首領國表其所立之教會賜人和平者先知大尼厄爾曰：「小石一塊，變

成高山，遍及普世。」

第二章卅五節小石預指耶穌基利斯督之神國卽其所立之教會也

先知瑪拉基代天主而預言

曰：「自日出至日沒處，我名將顯揚於萬國，徧地將行祭禮，而獻我以純潔

之祭品。」

第一章十一節此明言天主之教會將傳揚於普世也

又耶穌曾於瑪竇經上

第十八章十七節

定一當報告

教會之規，萬世萬民，俱當遵守之公規也。乃耶穌之教會不過有一，倘其私

於一地，私於一時，則萬世萬民，安得一律遵守。故耶穌既定此規之爲公規，

卽不能不定此教之爲公教明矣。瑪竇經上

第二十八章十九及二十節

耶穌命宗徒傳教

曰：「汝曹往訓萬民。：我日日與汝曹偕，迄於世末。」聖保祿已明知耶穌

所立之教，無疆域之分，其致書於哥林多教友

第一封信第一章第二節

曰：「我今問候哥

林多分堂之已賴耶穌基利斯督而潔聖者，得寵召爲聖人者，及不拘在何

處，呼吾主耶穌基利斯督之名者。」又致書厄弗蘇教友

第三章第八節

曰：「余爲

諸聖中

卽奉教人也

之至微小者，蒙天主寵眷，委任余將基利斯督無量之恩德，

宣布於外方百姓。又以造物主初始所定隱秘之秩序，啟牖眾人。」試以上所引古新聖經証據，與天主教兩兩相比，要皆若合符節。言時言地，莫不至公，稱之爲加刀立克者，以此也。惟考核上引瑪拉基之預言，更見有特別之價值。蓋其所謂純潔之祭品，按諸聖師之詮解，乃指彌撒聖祭也。而此祭禮，惟天主教自古通行，而吾教則無之。則先知所指將因之而顯揚天主之名於萬國者，必是天主教，而非吾誓反教，不已瞭如指掌乎？

據畢夫人所引聖經之言，足証真教之爲天主教固也。試姑不言其地之公，而僅以時之公言之。天主教自生民以來，亘古常存，即自耶穌降生，改書教爲寵教後，較前更爲成全，然仍是天主之教。至今亦從未間斷。至於誓反教，始於一千五百餘年，則請問此一千五百餘年之間，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教會，果安在哉？其命宗徒所傳之教，果何教歟？聖保祿所指之教友，果何教之友乎？查當時祇有天主教，而尙未有所謂誓反教者，則誓反教之不得爲公教，斷非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教，而不可稱爲耶穌教，或基督教。此又一明証也。況誓反教意見紛歧，各派各信，各方各教，既不統一，故卽以地而論，亦不得爲公，非如天之首世，尚氏一道同風也。

四曰眞教宜自宗徒傳下也。蓋宗徒非他，乃蒙耶穌選召委以傳教之任者。

故自宗徒傳下之教，方爲眞是耶穌所立之教。耶穌謂宗徒曰：「非爾等選

我，我實選爾等。」若望第十五章十六節又曰：「我遣伊等，即宗徒入世。」即傳教若望第十七章第十八節

又謂宗徒曰：「我賜爾等和平。：我遣爾等。：凡爾等赦人罪，罪必赦，爾等

留人罪，罪則留。」若望第二十章廿一至廿三節又命之曰：「汝曹往訓萬民。：我日日與汝

曹偕，迄於末世。」瑪竇第二十八章十九及二十節又另簡七十二人謂之曰：「往哉！我遣汝曹，

如羔羊之入狼羣。：凡聽爾等者，即聽我。輕爾等者，即輕我。」路加第十章第三第十六節

聖保祿致書於厄弗蘇教友第四章十一及十二節曰：「彼（耶穌）自人中有選爲宗

徒者，有選爲先知者。有選爲傳佈福音者，有選爲司牧而爲師傅者，俾各盡

其職，以造就信友之德，理治傳教之工，長養基利斯督之身。」即指其所立之教

會，言基利斯督爲首領，與其所任各等職司及諸信友，結爲團體，共成一會，猶如人首之與四肢百骸，合

成一身也。其致書於哥林多教友

第一封十二章二十八節

曰：「天主於其教會中，第一有任

之爲宗徒者。」綜觀以上實據，顯見耶穌立教，托人傳授。然非任人可濫竽充數，惟被選而得正式委任者，方可膺此重任。顧當時親自被耶穌選任之宗徒等，不久當瞑目而逝。然耶穌令伊等往訓萬民，且許與之共處，迄於末世等情。是耶穌之諭令，不僅對當時之宗徒等而發，且對於後世繼續宗徒等之職位者，亦必一律有效。言外見之，無容疑義。從此欲辨當今所傳之教，是否爲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教，先須確查傳教者，是否爲繼續宗徒職位之人，亦甚緊要矣。乃質諸教史，見天主教中，教皇、主教、司鐸等輩，與宗徒等一脉相承，世世弗替，實爲耶穌間接委任之代表。惟彼等皆輕棄世俗，故概爲世俗所輕棄；而吾誓反教人輕棄之爲尤甚。然而恭維耶穌所言「輕爾等者，卽輕我」之句，吾今輕視耶穌之代表，不啻輕視耶穌之本身，深恐大

于上主義怒，處以永刑，後悔無及；靜言思之，不禁令人心驚股慄也。

溯十六世紀中，天主教不良份子，卽路得、賈爾文、恩利格等革命之徒，厭舊喜新，逸出正軌，別立誓反教，其教中牧師、傳教士等，業已與繼續宗徒職位之人，兩相隔絕，故若輩膺此職位，並無有正式委任之據，因此伊等所傳之教，卽非傳自宗徒，而非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教，不亦昭如日月乎？故凡誠心欲知耶穌之眞教者，須先查教之傳自何人，其傳教之職權，何從而來可也。

眞教
不能
錯悞。

五曰眞教不能錯悞也。先知依撒以曰：「將見一徑……是爲正路，卽愚蒙者由之，亦不迷離失所。」第三十五章第八節又曰：「吾儕天主之言語，萬世常存。」第四十章

第八節又謂天主特選之民曰：「大主惻然告汝曰：山嶽能震動，丘陵能搖撼，然予之慈愛，終不爾棄，與爾所結和約，亦至終不變……爾以公理爲基……卽盡天下之堅甲利兵，備以攻爾，亦不克與爾交鋒。竭衆人之口舌，妄肆讒害，爾自能理直之。此乃天主忠僕之遺產。」第五十四章第十節及第十七節按吾教牛津 Oxford

三城之舊約譯本，以上預言，所謂一徑，天主之言語，特選之民，遺產等，俱預指耶穌所立之教會。其所傳之道，堅定不移，斷無舛謬云。然如此教會，非他教會也，其惟羅馬公教也夫。蓋其自肇建以來，至今歷十九世紀，雖迭出桀驁狡獪之徒，陰謀鬼蜮，力圖破壞。然竟如中流砥柱，兀然挺立，果如先知所言。吁！聖而有福之教會，其恃此等之預言爲屏障也。凡能卓然不惑，當衆自認，爲此至公而不能錯悞之教會中人，余當再三賀之曰：此人也，誠有福之人也！先知大尼厄爾亦預示此教會曰：天主將興起一終不滅亡之國，「此國也，萬世常存。」

第二章，四十四節，國指耶穌之真教，教賴教理以存，若教理錯誤，教無存在之

餘地，安得云終不滅亡，萬世常存哉。

至於新約中之証據，更爲明顯。如瑪竇經

十六章十八節

耶穌謂宗徒若納子西滿曰：「我語爾，爾爲伯多祿。」

譯言磐石

在斯石上，余將建

我教會，冥府之門，不能勝之。」

冥府地獄也，門者權力之意，言邪魔之力，不能制勝聖教，蓋

教理之的確，如基於磐石，堅不可破也。又於是經，第二十八章第十耶穌遣宗徒傳教曰：「

汝曹往訓萬民……我日與汝曹偕，迄於末世。」言耶穌在教會中，常施默佑，維持教

道，終不任其有何紕謬之處，否則何以往訓萬民，且耶穌所許常居教會中，迄於末世等語，有何着落，宗

徒大事錄，第五章卅九節教律師伽瑪利厄語眾曰：「倘此謀此舉，指宗徒傳教事出於人

意，行將自敗；若出於天主，爾曹不能破壞也。」聖保祿致書於弟茂德第一封第

三章十五節曰：「天主之宮者，乃生活天主之教會，作真道之砥柱，及根基也。」

砥柱根基，言天主教會之道，至為真切，自不游移不定也。

第六章 天主教道根據聖經

夫新舊約書，詎非吾教唯一欽遵之聖經乎？前章所引之確據，足證真教之固不能錯悞矣。惟尙當考核天主教所信各端要道，果亦能藉聖經以證實否？如其能也，則余既信聖經，即不能不信天主教之為真教，而不能錯悞。如

其不信，是自相矛盾矣。茲故將天主教中要理，特被誓反教徒駁斥諸問題，另行揭出，逐端研究。卒見莫不以聖經爲根據。故自不能不承認所謂不能錯悞之真教，必是天主教也已。問題目錄，開列於下。

一伯多祿爲教首

二僅恃聖經不足爲信道之準繩

三原罪

四聖洗

五堅振

六告罪

七赦罪之權

八聖體

九彌撒聖祭

十神品

十一終傅

十二煉獄

十三大赦

十四人之自主權

十五齋戒

十六守貞守節

十七善工

十八修院

十九敬聖像

二十敬聖母

廿一敬天神

廿二敬聖人

廿三敬聖骨

一 伯多祿爲教首証據

瑪竇經

第十章第二節

耶穌召十二徒：第一西滿，又名伯多祿。

譯言磐石

又

第十六章第十八節

耶

穌謂西滿曰：「爾爲伯多祿，在斯石上，我將建我教會。」

路加經三十一章三十一

二節耶穌曰：「西滿西滿，我爲爾禱：堅定爾昆弟。」

若望經第二十一章五十六十七節

耶穌獨謂西滿伯多祿曰：「汝牧我羔。」：又謂曰：「汝牧我羔。」：卒乃曰：

「汝牧我羊。」夫羔喻眾信友，羊喻諸神爵班也。故耶穌三次授伯多祿以

特權，使其位超其餘宗徒，統治各等信友，而爲教會之元首也明矣。伯多祿

亦奉行耶穌之托命。每遇疑難事端，當眾斷決。如宗徒大事錄云。第一章十五節

於斯時也，伯多祿於眾昆弟中，起立而宣言。又第十五章第六節第七節宗徒及長老

輩會議此事，割損之禮甚形激烈。伯多祿起立，發言曰：眾弟兄云云。由是觀之，若

伯多祿非為宗徒長，安能使諸宗徒服從之哉？

二 僅恃聖經不足為信道之準繩證據

瑪竇經第二十八章十九二十節耶穌遣宗徒傳教曰：「汝曹往訓萬民。：我諭爾等者，宜

教伊等遵守。」路加經第十章十六節耶穌謂七十二門弟子曰：「凡聽爾等者，

即聽我，輕爾等者即輕我。」宗徒大事錄。第二十章二十八三十節聖保祿訓諭厄弗蘇長

老曰：「：聖神既立爾等為合羣監牧，故對於爾等自己，對於合羣，俱宜謹

慎，治理天主之教會。：我知：將有講悖謬之說，以煽惑門徒也。」又致書

哥林多教友，第一封十一節章第二節曰：「眾弟兄，爾等於諸事中，記憶我，且持守我所傳

授諸規誡，殊堪嘉尚。」又致書德撒洛尼教友，第二封第二章十五節曰：「諸位弟兄，爾

等宜卓立堅定。又凡自我等信札上，或談論中所學得一切遺訓，宜持守之。

「又第三章第六節曰：「諸位弟兄，我等因吾主耶穌基利斯督之名義，特諭爾等。

凡昆弟中，如有舉動邪僻，而不遵吾儕之遺訓者，須拒絕之。」其致弟茂德

書第二封第一章十三節曰：「爾從余口所聞正道，當奉為模範。」又第二章第二節曰：「凡爾

於多數証人之前，所聞於我之訓詞，當委托於忠信及能擔任訓人之職之

人。」瑪竇經第十八章十七節耶穌曰：「爾昆弟得罪於爾。：爾其報告教會。設其不

聽教會，則待之如教外人。」伯多祿致書教友第二封第三章十六節曰：「彼指保在其

一切書信中，亦講論此事。其中有難以領悟之處，凡無學識及輕薄之徒，任

意誤解，一如誤解其餘聖經此乃自取喪亡者也。」又第一章第二十節曰：「所極宜

明曉者，即凡一切聖經預言，未能憑私意解釋之也。」按以上所引聖經各

証足見耶穌所立之真教會，僅恃聖經一書，不足爲信道之準繩。尙當持守其餘耶穌門徒等口授遺訓。且須有治理之權，解經之職，宣講之師。遇有疑難之端，宜取決於明哲及負職之教長。果非人人可以臆斷，豈不明如觀火乎？余查天主教制度，果與以上所言相符。返問誓反教徒，動輒曰：聖經以爲聖經所未載者，概不可信。何不思耶穌遣宗徒等傳教，未聞命伊等編輯聖經也。然曰：往訓萬民。：又曰：聽爾等者，卽聽我云云。且當時尙未有論耶穌言行等聖經，將何所恃乎？又按上聖經之言，不可任意誤解。聖經乃按誓反教規，竟准箇人各憑意匠，自由讀解，豈不與聖經大相刺謬乎？伯多祿所云：自取喪亡者，卽自失己靈之謂。噫！若此爲靈魂得失有關之大事，豈可漠視。吾教同人，其三復思之！最妥者，莫如急尋依撒以所言之正路，卽愚蒙者由之，亦不迷離失所云。

依撒以第三十章
第五章第八節

三 原罪証據

達味聖咏第五十首第六節曰：「蓋予自胎有罪，而予母連罪孕之。」聖保祿致書羅

瑪教友第五章第十二節曰：「蓋因一人之故，而世有罪惡。又因罪惡之故，而世有死

亡。死亡傳及眾人，因一人犯罪，而眾人皆有罪也。」一人明指原祖亞當，原祖亞當

犯罪，而其世世子孫，俱有此罪，所謂原罪是也。又致書厄弗蘇教友。第二章第二節曰：「我等

出性，生為義怒之子，與他人無異。」言我等教友，以本性而論，從誕生時，即染原罪，曾為天

主義怒之子，與其餘世上之人無異也。

四 聖洗証據

瑪竇經，第三章第六節時：如德亞及若爾當鄰境人，咸出至若翰前，認己罪，受其

洗。又第二十八章第十九節耶穌遣宗徒傳教曰：「汝曹往訓萬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洗之。」瑪爾谷經。第十六章第十六節「凡人信而受洗，得救。」若望經。第三章第五節耶穌曰：

「我確語汝，非藉水與聖神重生，不能入天主國。」路加經。第七章二十九節「民眾

與稅吏聞之，皆受洗於若翰。」聖保祿致書厄弗蘇教友，第四章第五節曰：「服從

獨一上主，信仰不二真道，領受同樣洗禮，」致書赫伯來教友，第六章第一節及第二節曰：

「爲此，茲將初信基利斯督人之要理，姑置不論：如悔恨惡行，信向天主，

及洗禮云云。」伯多祿書。第一封第三章二十一節曰：「此指諾厄時之洪水乃聖洗之預像，爾等藉

此而得救。非洗滌肉體之污穢，然清潔人之良心，使對於天主，自問無愧云

云。」宗徒大事錄。第十九章第五節「伊等指若翰門徒一聞此言，即保祿訓言遂因吾主耶穌

之名，而領洗焉。」

五 堅振証據

宗徒大事錄。第十九章第六節「保祿爲之指若翰門徒覆手，即堅振禮聖神即降臨於伊等心

中。」保祿致書哥林多教友，第二封第一章二十二節曰：「堅固我等偕爾等同歸基利

斯督，而以油傅我等者天主也。彼又以神璽印我等，並賜聖神於我等心中，作為預約。」
傅油印璽，皆譬喻之詞，統指聖洗，堅振之禮，言吾人所以堅信聖道，有得救之希望，確

藉此二禮，蒙領天主聖神恩寵故也。又致書赫伯來教友，第六章第一及第二節曰：「為此，茲將初

信基利斯督人之要理，姑置不論。：如悔恨惡行，信向天主，及洗禮覆手禮

指堅振禮云云。」宗徒大事錄。第十五章四十一節「保祿巡視西里亞及西里濟亞堅振各

堂信友，諭令遵守宗徒及長老輩之規誡。」

六 告罪証據

瑪竇經。第三章第六節「認告己罪云云。」若望經。第二十章二十三節耶穌謂宗徒曰：「凡爾

等赦人罪，罪必赦。爾等留人罪，罪則留。」
據是，則倘人不自認告己罪，即宗徒何以知人

有罪而赦之，或留之乎，然則告罪亦甚緊要也，明矣。宗徒大事錄。第十九章十八節「且已信教者，

亦有多人，前來認告所行諸事。」
即所犯過惡也雅各伯致書教友，第五章十六節曰：「爾

等宜彼此認罪云云。」若望致書教友，第一封第一章第九節曰：「若我等自認告己罪，

即告於下文所言耶穌授赦罪權之門徒及繼續其職位之人前，忠信及公義之天主，必將赦

免我等之罪，洗滌我等於諸惡孽。」克呂滕 Cruden 者，誓反教中出類拔萃

之著作家也。其所編有名之典故彙錄 Concordance 內，論告罪而言曰：「吾

儕應當認己罪過，第一當認於吾得罪之大主前，蓋其知吾罪過，能寬赦之；

然倘吾不肯承認，亦必懲罰也。次當自訟於吾侵犯之人前；蓋其能訟訴於

主，求其代為報復也。卒當認告於大主之代表前，使其憐視罪人苦境，於救

靈事業上，為之誘掖提撕，助其遷改，且為之祈禱也云云。」

七 赦罪權證據

教會而無赦罪之權，則告罪之規，徒增煩惱，確無實益。然此權也，耶穌已委

之於其代表矣。如瑪竇經。第九章第六節耶穌曰：「使汝曹知人子在世有赦罪權

也，遂謂癱者曰：「起，云云。」又若望經。

第十七章第十八節

耶穌曰：「我遣伊等。」

指宗徒

入世，

猶爾

指天主聖父

遣我入世云云。」

按赦罪起癱二者皆天主獨操之權據上瑪竇經耶穌既能

立起癱者自足証其亦有赦罪之權其依人性而論每自稱為人子依天主性而言亦即為天主聖父所遣之聖子也據後若望經猶言耶穌之遣宗徒猶如天主聖父之遣耶穌然天主聖父之遣耶穌既授以赦罪等權故耶穌之遣宗徒亦必授以赦罪等權自不言而喻矣況另有別証如下若望經

第二十章二十

一至二

耶穌謂徒曰：「賜汝等安好，我遣汝曹，猶如父。」

天主聖父

之遣我言畢，噓

氣謂之曰：「爾等領受聖神。凡爾等赦人罪，罪必赦，爾等留人罪，罪則留。」於

此數語耶穌以赦罪之權委託於其代表豈不瞭若指掌乎而其所授教首伯多祿之權較為更大其証

見下

瑪竇經

第十六章第十九節

耶穌謂伯多祿曰：「予將與爾天國鑰。凡爾繫於地，在

天亦繫。凡爾釋於地，在天亦釋。」

凡耶穌委託諸職權世代相續與教會同永久理所當然

何庸多贅此天主教中教皇主教司鐸輩之所以自當初至於今日代表耶穌操赦罪之權與上節所言告罪之律合為告解聖事也

八 聖體証據

瑪竇經 第二十六章二十一至二十八節 一耶穌取餅祝而剖之，授其徒曰：「受而食之，此乃我體。」

復取爵謝主，授徒曰：「飲之，蓋此乃我新約之血。」瑪爾谷經 第十四章二十一至二十四節 語

同上。路加經 第二十二章十九至二十節 一又攜餅致謝，謝天主剖而授徒曰：「此乃我體，為爾等

付授者；爾等其行此以憶我。」攜爵曰：「此爵乃新約之血，我將為汝曹傾流

者。」若望經 第六章五十一至五十九節 耶穌曰：「予即活糧，自天降下者；食此糧必永活。」

予將錫之糧，即是我體，為世人之生命。超性生命如德亞人互詰曰：「此人安能以

己體與我等食乎？」耶穌曰：「我實告汝等，汝等不食人子體，不飲其血，必無生

命。食我體，飲我血，乃得常生。」蓋我體真為糧，我血真為飲也云云，「保祿

致書哥林多教友 第一封第十章十六節 曰：「吾儕祝福之爵，豈非用以共領基利斯督

之血乎？吾儕剖分之餅，豈非共領吾主之體乎？」又 第十一章二十至二十九節 曰：「故不

論何人冒食此餅，冒飲吾主之爵，是冒犯吾主體血之罪人也。：是不辨吾主之體，即不以吾主之體與平常食品分辨，而如飲食己之罪案也。」

九 彌撒聖祭証據

彌撒聖祭，上古之世，已有其預像。如古經創世志第十四章第十八節「撒冷國王名墨

耳基塞得克獻餅酒爲祭，蓋其爲至尊天主之司鐸也。：先知瑪拉基第一章十

節一代天主而預言曰：「遍地行祭而獻於我名，以純潔之祭品。」按聖師詮譯

上所言餅酒之祭，純潔之祭品等，俱爲日後彌撒聖祭之先聲云。後新經路加經，第二十二章十九二十節耶

穌立聖體以後，即謂徒曰：「爾等其行此以憶我。」保祿致書於哥林多教

友。第一封第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五節述耶穌以餅變已聖體後，謂徒曰：「爾等其行此以憶我。」

「繼取爵變酒爲己聖血後，謂徒曰：「爾等每飲時，行此以憶我。」耶穌命

宗徒行此以記憶者，按上下文觀之，明指其所行之變餅酒爲體血之事也。

今彌撒中司祭所行者，無非代表耶穌奉其聖旨，藉其全能神力，以餅酒變其體血，作為祭品耳。若是祭品，純潔之至矣。天主教既為至公之教，業已傳於普世。故此祭禮，亦隨而行於遍地。則瑪拉基之預言，豈不驗如響應乎？保祿致書赫伯來教友

第五章第一至五節

曰：「凡大司祭，咸自人間選擢，曾奉委派在天

主前，為人供職，獻禮物，及贖罪之祭。因其自己極形軟弱，故對於愚蒙錯謬之人，必能體恤之。因而為贖百姓及本身之罪過，應當獻祭。然不可有人僭竊此榮位，宜如亞郎

古教大司祭也

之應天主聖召而後可云。」保祿謂獻禮物及

贖罪之祭，為贖百姓及自己之罪過者，即天主教中司鐸輩所獻之彌撒聖祭也。保祿又謂不可有人僭竊此榮位，宜有天主聖召。為此按天主教定律，凡有志為司鐸者，宜先入修院肄業。經十餘年之考驗，察其性格，呈示一種聖召之証據，方蒙主教准授神品，晉升司鐸。果大非吾誓反教中謀牧師之

缺，概爲金銀主義者之所可同日語也。

十 神品証據

路加經。第二十二耶耶穌謂徒曰：「爾等其行此以憶我。」此字指上祝聖餅酒

變耶穌體血之事。事最神聖，豈盡人之手，可以冒瀆妄行？耶穌命徒行之者，

其必授以神品，容何疑乎？若望經。第二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三節耶耶穌謂徒曰：「賜汝等安好，

我遣汝曹，猶如父天主之遣我。」言畢，噓氣謂之曰：爾等領受聖神。凡爾等赦

人罪，罪必赦，爾等留人罪，罪則留。」解罪之權，亦神品之一職也，既授此職，即列入其品。

宗徒大事錄。第六章第五至七節「於是選舉斯德望，充滿信德，及聖神之人，及菲律伯

：等，令其侍宗徒前。求宗徒宗徒爲之祈禱，行覆手禮。」即祝聖之而及第三

第二節「正值伊等指上操司守齋公行敬主禮指彌撒之時，聖神謂之曰：將

掃祿及巴爾納伯須分出交我，以行余所委派之事。傳教外伊等乃齋戒而

又祈禱，爲之行覆手禮。」

查掃巴二人，時已爲司鐸，故此次覆手禮，乃祝聖爲主教，而授以較

大之神權也。保祿致書弟茂德主教

第一封第四章十四節

曰：「毋輕忽所領神恩。」

指神權及

善盡神品諸職之寵光，即當司祭者，按先知之默啟，行覆手禮之時，所賦畀於爾者也。」

十一 終傳証據

瑪爾谷經

第六章十三節

「宗徒遇多患病者，傳之以油，而治愈之。」

雅各伯書

第五章

章十四及十五節

曰：「爾等中如有患病者，宜請教會司鐸前來，爲之祈禱。因主之名，

而傳之以油。有信德之祈禱，能救病人，而天主亦扶慰之。若其有罪，亦將赦免。」此即終傳之來歷，宗徒雅各伯令人遵守，其受教之於耶穌無疑。粵稽聖教信史，知終傳之禮，果自宗徒時迄於今日，歷代通行。而聖師學士，眾口一詞，稱爲耶穌所定，良有以也。

十二 煉獄証據

古經先知依撒以

第四十二章第六及七節

預言救世主之職務曰：「余維主宰，

即造物主

立爾

指將來之救世主耶穌

爲：援救鎖鍊囚禁處於幽暗之囹圄中人。」又

第四十九章第八及九節

曰：「

余立爾

指救世主與上同

使爾：謂囚禁者曰：可出矣。謂處幽暗中者曰：可見光天矣。

「又

第五十一章第十四節

曰：「來開牢獄之禁者，速將至矣。」又

第六十一章第一節

曰：「主宰

指造物主

遣我

救世主自謂

使我：於被擄者，報知以恩赦，於縲縶中者，報知以開釋。」先

知匝加利預言救世主

第九章第十一節

亦曰：「爾

指救世主

藉血結盟約，自無水之湖中，

援救拘禁者。」按吾教凹斯福爾城所出版之舊約，上所引二先知之言俱

預指救世耶穌基利斯督將行之事業。然徧讀新約，考耶穌實行，從未見其

稍存干涉地方行政之主意；並從未聞其曾釋放罪犯等情事。則所謂鎖鍊

囚禁幽暗囹圄縲縶無水之湖等名詞，定非指世上有形之牢獄，及生活之

囚犯。必是表明人死後靈魂受罰之苦境。確又非地獄，蓋既入地獄，則永無拯救之望矣。則二先知之所言苦境，而救世主將來救援者，必是天主教中所信之煉獄乎？特於瑪加白阿傳，卷二第十二章四十二及四十六節更見顯明之証據曰：「如達斯」號瑪加白阿猶言英雄無敵也捐集銀兩，送至日路撒冷聖殿中，爲亡者之罪過獻祭。

故爲亡者祈禱，以致赦免其罪，誠聖善有益之思也。一此處所謂亡者，明指亡者之靈魂，因其與肉軀分離之前，有小過未赦，或未行贖罪之工，或行之未足。是以監禁冥域，暫行補贖，煉淨罪過，卽所謂煉獄。否則爲之獻祭祈禱，何益之有。須知瑪加白阿傳，乃古經之一部份。誓反教人，正以其含天主教煉獄之道，妄行刪汰。然該教學識較優之士，仍有奉爲聖經，或至少視爲信史而珍重之者。讀傳中上引典故，知耶穌未降前之猶太人，天主特選之民也，守爲亡者之靈禱祭之規，果已信有煉獄。俟後耶穌降來，其宣道之時，則

曰：「勿意我來廢律，或廢先知。」律與先知，謂古經上所定規律及諸先知之預言等是也。我

不來廢之，實以守之。瑪竇第五章第十七節然檢閱新經，知救世耶穌及其門徒於傳教

之際，每見猶太人狃守祖遺有弊無利之習慣，必然苦心孤詣，力行矯正。乃

倘無煉罪之獄，則爲亡者禱祭，豈非有弊無利之舉乎？何未聞耶穌或其弟

子，一言之禁阻也？且不獨不行禁阻，反又進言煉獄之可懼。如瑪竇經第五章二

十五二十六節 耶穌曰：「爾與仇在途中，即在生時速行和好。恐其送爾於讞官，讞官發

爾於隸，遂下爾獄焉。我實告汝，非償盡毫末，弗克出此。」所謂獄者，必非世

上之牢獄，乃死後之煉獄。言非償盡毫末，不克出此，意謂在煉獄贖罪，非補

盡細微之愆尤過失，不得出升天國也。保祿致書哥林多教友第一封第三章十三及十五節

曰：「各人之工行，必將顯露。蓋大主之日，即人死後天主審判之時日也將揭曉之，因有火以

燭照之也。凡各人之工行如何，一經火驗而分晰。：倘有人焉，其所作之工，

被火焚燃，必受損失。然此人尙能得救，惟當如經火之試驗者然。」保祿所謂之火，非世上之火，乃後世天主用以罰罪之火，其又謂所作之工，被火焚燃，而其人尙能得救云云，可知此火並非永苦地獄之火，乃煉獄之火，蓋其人雖有小過，然未有重罪，故暫居煉獄，受奇火之煅煉，煉畢，可以升天，故曰尙能得救，惟如經火之試驗者然云。

十三 大赦証據

瑪竇經

第十六章
第十九節

耶穌謂伯多祿曰：「予將與爾天國鑰。凡爾繫於地，在天亦

繫，凡爾釋於地，在天亦釋。」

此謂耶穌委托教中元首即教皇以赦罪、迷絕、立法、施恩及行教

政等權也。夫耶穌以天主無限之尊位，即其一滴聖血亦有無窮價值之功，足以贖萬世萬民之罪。況其一生言行，卒至犧牲性命，盡流聖血者乎？故其功勳更當綽乎有餘。且加以在天諸聖人聖女贖罪之功，一併儲蓄於聖教神庫中，如汪洋大海，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伯多祿及接位之教皇，既秉天國之

鑰，自必操掌此神庫之權，可將庫中神惠，頒賜人靈。惟先定立各種善工，誰能誠心遵而行之，乃可得沾所賜。此等恩賜，究有何裨益，茲特畧爲陳說。凡人犯罪，苟真心悔改，至天主教中負有赦罪權之神長前，認告己罪，必蒙赦宥，見前告罪赦罪證據固也。然罪過既赦，罪罰非卽盡免。如昔聖王達味，一時昏昧，大犯

主誠。幸能悔過自新，天主卽遣先知那丹謂之曰：「汝罪已赦，然汝子不得

壽終。」列王傳卷二第十
二篇三十四節王子之不得壽終，此卽其父王之罪罰也。蓋據天主教

中，自古以來之定論，所謂罪者，分輕重二等。各罪又兼具罪惡及罪罰二者，罪惡云者，指人犯罪時，所加於天主之凌辱也。罪罰云者，指人犯罪後，應受之痛苦也。罪罰又分永暫二種，無盡期之痛苦，謂之永罰，地獄是也。有盡期之痛苦，謂之暫罰，慣言補贖是也。補贖之工，如在世時未行，死後靈魂必下煉獄行之。行畢，方克升天。人犯重罪，其凌辱無窮，聖善之造物主也，甚至與

之適相背馳，無異絕交。其罪惡無量，理應受地獄無盡之永罰。然倘能痛改，按律告解，其罪惡必蒙慈恕，與造物主重修和好。於是永罰遂變爲暫罰矣。苟所犯之罪，本屬輕微，其凌辱造物主也，未至於絕交之地步。不過與之不甚相親耳，則其罪惡小，姑用暫罰以補贖之足矣。從知或犯輕罪，或犯重罪，而其罪惡業已悔告，冀蒙赦宥，俱有補贖之工當行，作爲暫時之罪罰，以昭公義也。而此暫罰，或在生時，或至死後，理所難免。其輕重大小，短期長期，不一其等，要皆按罪過之多寡而殊。惟死後煉獄之刑，至爲劇烈，悽慘難當。避之之法，莫如在生時，先多行贖罪之工，如祈禱，齋戒，哀矜，及各種慈善事業。除此以外，尙有一至便易，而至有價值之妙法，卽勤行教會所定善工，俾沾潤神庫中所蓄耶穌及諸聖之宏績，藉以全免，或減輕煉苦之刑，此即所謂之大赦也。故大赦也者，非赦人之罪惡，亦非赦人之永罰，然其罪惡永罰，已

藉悔過告解等工業經蒙赦而暫罰尙未一併赦去，得大赦以補償之也。暫罰中至苦者，莫如煉獄。歷代教皇，憐恤煉靈茹苦之慘狀，推念救主博愛之慈心，隨時用天國之鑰，開神庫之門，頒賜大赦。立定勉善戒惡，輕而易守之條件，使信友守之，能得大赦。如是以各人細微之善工，合併於耶穌及諸聖無限之功勳，足以補償天主之公義，救拔亡人之靈魂。則天主之至仁至義，同時顯著，一舉兩得，法良意美，莫踰於此。此天主教中所以自古迄今，有大赦之信道也。以上謂大赦之大畧，至於詳解，另有專書，如耶穌會神父 R. P. Beringet 所著大赦真

詮一書，至爲充足，顯明精確，原著係德文，已有譯爲法文者，惜尙未見譯成華文，爲憾事耳。

此等信

道，誓反教徒，攻擊最甚。原其故，因彼等存心仇教，不知察訪，市虎杯蛇，穿鑿誤會。往往謂人曰：教皇借大赦之名，妄自尊大，僭權越分，擅赦人已犯之罪孽；而又准人重新再犯云云。如此縱惡養奸之邪說，肆無忌憚之驕狂，搜閱

羅瑪教中歷史，遍覽該教信友行爲，從未之聞，併從未之見。噫！誣罔之甚矣！此無非是妖魔惡鬼，見於真教會中，有此引人立功，援助煉靈，早升天國絕妙之方。乃肆其伎倆，慫恿教中桀驁之徒，捏詞誣陷，藉端背教。而信道未篤者，附和同聲，以誤傳誤。於是捨良方而不用，棄正道而不由，不獨煉獄之苦，不能早免，即地獄之刑，恐終亦難逃矣。墮中狡魔詭計，貽害無數人靈，殊深痛惜。噫！

十四 人有自主權証據

所謂人之自主權者，卽人見善惡當前，從違取捨，各自作主，無有能強迫之者；此功過刑賞之所由來也。人有此權，聖經全集，可以爲証。茲特畧提一二足矣。如古經創世志。第三章記造物主，出食菓之禁命，從違任原祖自決，以定賞罰。嗣邪魔雖誘原祖摘菓嘗試，然並不強勉。卒以原祖自己欲食而食。

之故違主命。於是被逐出於地堂云；此顯見原祖之有自主權也。否則造物主何必出命，從違安可任原祖自決？又邪魔何必引誘原祖違命，既不自主，即無過惡，安可受罰？又申命篇梅瑟代表上主對義撒厄爾民，即天主特選之民也，重申誠命，其第三十章第十九節，有言曰：「我梅瑟代主之口氣，將生死禍福之道，陳列於爾。」指義民也。目前，爾宜選擇生道云云。」天主以生死禍福之道，陳列於

義民之目前，任其選擇，並不強迫其必擇生道，惟訓囑之耳，足見義民操選擇之權，究擇何道，能自己作

主也。新經瑪竇第二十三章三十七節又路加第十三章三十四節耶穌責日路撒冷曰：「日路撒冷，日

路撒冷，日路撒冷如德亞國京城，耶穌呼城名而責其人民也。予欲集爾子民，似母雞之集

雛翼下，不知已幾次矣。而汝偏不欲也云云。」宗徒大事錄第七章五十一節斯德望

致命前責如德亞人，有言曰：「爾等頑固及心與耳不克治之人，往往拂逆

天主聖神，一如爾等之先祖云云。」保祿致書赫伯來教友第十二章十五節曰：「慎

勿辜負天主之恩寵云云。」伯多祿書

第二封第三章第九節

曰：「主所許之事，指降來審

判，尙未踐行。有人想其遲延，然彼並非遲延，惟因爾等之故，示以容忍，毋使有人滅亡；然願人人改悔耳。」

細玩以上耶穌及斯德望斥責之詞，保祿戒策之語，伯多祿

申明之說，自不難悟人之行善作惡，固能各自主張，非然者，無異定規之機械器具，安見主欲集之，而人偏不欲之有，又焉得拂逆天主之聖神，及辜負其恩寵乎？且天主又何必容忍吾人，而望其改悔乎？凡聖經所記訓囑規勸懲責等語，皆足以證明人之有自主權，多不勝述，畢夫人略提一二，作爲舉隅之助耳。

十五 齋戒証據

齋戒有二，曰節食，曰禁食。

節食俗稱小齋，非餓而不食也，惟於食品中，有所限止耳。如不食某

種酒肉之類，又如逢瞻禮六，不准食禽獸之肉等是，禁食俗稱大齋，或名嚴齋，雖覺饑餓，非至限定之時不食，如終日不食，或日中僅准飽食一次等是，無論節食禁食，俱爲修身克己，遏慾補過緊要之法，此事根據聖經，天主教人奉行不怠，誓反教徒自詡爲最尊重聖經者，每因此而非笑之，如畢夫人之所述者，曷不思非笑信友之齋戒，即所以非笑聖經之訓諭乎？將來至審判之日，上主按聖經而責問之，其將何辭以對，可不懼哉？

節食証據。如古經創世志。

第二章第十七節

主命原祖曰：「知善惡樹之

菓勿食，食必死。」出谷記。第十二章十五節 七日中當食無酵之餅……誰有食發酵

之餅者，宜逐出於義撒厄爾民之外。」勒未記。第十一章第八節 一爾等勿食此種獸

肉。」大尼厄爾。第一章第八節 一然大尼厄爾定志不食御饌。當時巴彼鸞國王所備筵席，

以汚身。」又。第十章第三節 大尼厄爾曰：「余不食甘味之餅；一連三主日，且酒肉亦

不入我口。」時先知大尼厄爾見義撒厄爾民被擄遭難，故節食克苦，俯求上主之憐恤也。 宗徒

大事錄。第十五章二十八二十九節 宗徒致書安弟約基新奉教人曰：「天主聖神及吾儕

視爲宜行者，卽令爾等，祇戒祭偶像之物，戒血，戒悶死之禽獸，戒姦淫足矣。

倘能守此緊要規例，深堪嘉尚，除此以外，別無重任當加也。」此處所謂之重任，

指割損等古禮也，因當時外邦奉教者日衆，而如德亞人中有狃於習慣，倡言凡外邦奉新教者，仍當遵守割損等古禮，故宗徒等議定以上規例守之足矣云。 嗚呼！彼天主教信友，每謙躬屈節，

悉遵教規，守齋素食，而吾誓反教人見之，必揶揄竊笑曰：愚哉此等人也！以

爲於酒食之中，可修德立功也者。如此諷語，詎不屢屢聞之乎？唉！吾原來同教之友，諸君諷人之愚，何不思適所以披露諸君自己之愚也。試問君等非昔出於土，而仍將入於土者乎？然諸君豈不知厥初生民，未犯罪以前，人本不死。故但有出土之時，並無入土之日乎？請問何故造物大主，以疾病死亡及無數災難，降罰人類，而卒使吾人之肉軀，無不朽爛，而化爲塵埃耶？詎非人之罪惡有以招至之哉？諸君不忘乎此，乃可與言不逞口腹，而於飲食之中，有所節止，以爲補贖之工，洵非無益之舉；見人之行此，諒不復有譏刺者矣。至於禁食之律，尤爲重要，天主教與誓反教之一大區別，亦在乎是。蓋兩教皆知此律之當守，惟天主教人能躬行實踐，而吾教同人不過紙上談兵，未見有奉行之者。且竟有自己不守，反笑人之守。言念及此，不禁汗流浹背。夫禁食一律之根據於聖經，而吾教中人亦知其當守也，並非余箇人臆度。

之詞確有吾教名人克呂滕所著之典故彙錄一書，可以爲証。茲將其論及

禁食問題一節，抄錄於下，以昭信實。克氏曰：「禁食之舉，萬世萬國皆有行

之者，特逢凶喪憂感災難時期爲尤甚。古經勒未記第二十三章二十梅瑟定律，

謂此七月十日，乃是公行補贖，最爲有名之日。：誰屆期不行贖罪之工，必

逐出於義撒厄爾民之外。所謂贖罪之工非他，即於大主前，各自謙卑俯伏，

內而自訟自責，痛悔前愆。外則枵腹不食，且戒絕諸凡優游嬉戲之舉動，此

等齋戒，義民一律嚴守之。又出谷記第三十四章二十八節梅瑟於赫勃隆之山上，四十

晝夜，連守嚴齋。自梅瑟以後，義民禁食克己之表，相率仿效，難以屈指計。若

蘇峻傳第七章第六節若蘇峻及義民之前輩，伏拜於結約聖櫃前，自朝至暮，終日

不食。民長傳第二十章二十六節義民中十一族，披堅執銳，共起兵聲討本雅明族。奈既

不克攻破此族之加巴哈城，乃屈膝稽首於結約聖櫃前，忍飢至暮不食。列

王傳卷三第十九章第八節先知厄里亞四十日四十夜並不飲食。新經瑪竇第四章第二節耶穌守

齋四十晝夜。即教外人亦有守嚴齋者。如古時外教尼尼物國王聞先知若

納之諫懼而出令命通國人民以至畜牲一律戒食戒飲云。一克氏又曰：

查耶穌頒布於己徒之誠命中未見定有大齋特別之條款。然當法利叟法

利叟譯言不同羣者此等人好文過飾非假仁假義貌似聖賢黨人責問耶穌路加第五章三十至三十五節

謂其門徒不若伊等及若翰之弟子往往嚴齋久禱也。耶穌語之曰新婿在

安能使新婿之友嚴齋乎他日新婿被害斯時則嚴齋矣。耶穌以新婿喻己

以新婿之友喻其門徒猶言嚴齋特宜於悲痛之時吾徒猶未至其時也。蓋

尚有子在何悲痛之有必有一日我將遇害而與之離別乃見吾徒亦將禁

食而守齋矣。讀保祿致哥林多教友書。第二封第六章第四及五節又第十一章二十七節藉悉宗徒及始

初信友果然畢生勞碌艱苦備嘗加以忍飢耐渴多守大齋又大齋之工耶

蘇於山中宣講時，亦曾耳提面命之也。」克氏因古新兩經載關於禁食之事實，不勝枚舉。爰僅叙禁食目錄，另列一表，以省篇幅，且便檢查。

茲余除以上克氏所引證據外，又按其所列之表，查得若干條，尤爲彰明較著者，另行揭出。更以證大齋之裨益之緊要，又確爲人所通行之常法也。如

一列王傳。

卷第二十二
章第十六節

達味爲子求主嚴守大齋。又

卷三十一
章第九節

爲公守大齋，出

示佈告。列王傳補遺錄。

卷二十三
章第三節

茹達國王若撒法驚惶無措，全心倚恃上主，

頒諭通國，禁食守齋。愛斯忒拉斯傳。

卷一第八章
第二十一節

司祭愛斯忒拉斯集眾至亞

哈瓦河畔，出示諭令，克己苦身，公守嚴齋，籲懇大主垂佑，事事照顧，世世指

引。先知日肋米亞傳。

卷三十六
章第九節

茹達國王若亞敬在位五年九月降旨，諭令日

路撒冷城民，及自本國各城之來集於日城者，一律於上主臺前，嚴守大齋。

瑪爾谷

第九章第
二十八節

耶穌入室，其徒密問曰：吾儕不克祛此類之魔，何歟？耶穌曰：

此類之魔，非祈禱與嚴齋不祛。宗徒大事錄。第十三章第二及三節當伊等指上文所言之先

知及博學士禁食守齋，昭事上主之時，天主聖神謂之曰云云。」於是嚴齋祈

禱，爲之行覆手禮，而遣之去。又第十四章第二十二節「二徒指保祿及巴爾納伯爲之在各分

堂選立長老，司鐸也多守大齋，而托付伊等於所信仰之天主焉。」其餘證據

尙多，如欲盡述，太覺繁絮，畧之可也。總之古教人民，遵梅瑟之律，而守大齋。

耶穌基利斯督降生於世，首先立表，嚴守齋戒，宗徒等及奉真正耶穌基利

斯督所立之新教者，莫不則效教祖，而克己守齋。卽余之昔在印度時，目見

佛教及該教之人虔忱戒食，欽佩異常。而此補贖之苦工，守齋之教律，奉行

與否，吾誓反教人，亦不能不負其責，克氏已言之詳矣。然而怪矣哉！人皆有

齋戒之期，而吾教則獨無。吾教人於談論中，每鄭重其辭曰，舊約曰，新約。豈

知所行者，與約章適相反背，何言行不顧之如此也耶？不聞新約瑪竇第七章二十一至二

十三節 耶穌之誥誡乎？其言曰：「非呼予名曰：主乎主乎者，將盡入天國也。然

惟奉行在天我父之旨者，斯克入天國耳。他日，即審判日，有多人謂予曰：主乎

主乎：予將明告之曰：予不識汝曹，汝曹行不義之人，其離我可也。」夫誓

反教徒，動輒曰：皮勃兒 Bible。譯言聖經或約書而不奉行在天大父以皮勃兒所

傳之聖旨，深恐被耶穌所棄者，即是此等之人，禍莫大焉。誓反教徒之情形

如此，余尚敢安厠其間乎？竊觀天主教人大異於是。不以聖經爲口頭禪，確

尊爲修身大本，故論齋戒一端，悉按經訓，不恃高談闊論，徒以宣講爲畢事。

且定立嚴規，總以實踐爲主要。卽以此而每爲異教者誣譏訕辱，皆所不顧

也。竊尙有一疑問，敢以質諸高明，祈解吾惑。卽按典故彙錄一書，賴以審查

經典，最爲便捷。凡任牧師之職者，莫不手此一冊。編輯之者，果爲本教中鼎

鼎大名之著作家克呂滕君也。然愚見吾教教師等，第知珍重其傑作，而不

思服從其宏議。蓋克氏據上所引，顯然贊成齋戒之工。而讀其書者，未聞有嘉尚之，謹守之，且竟有反對之者。夫如此精通教理之明人言論，筆之於吾教如此通行之書本，猶以爲不足恃，而不可信。余是以不得不以近今英國牧師之對若輩監督同樣之疑問，而請問吾諸位宣教師曰：「然則何從而可得爲信教人言行之準則乎？」必將曰：「有新舊約在，閱之可也。」然克氏所引爲證實者，非自新舊約者乎？何猶以爲不足恃而不可信也。況誓反教人之閱約書也，講解不同，支離龐雜，各人各見。伯多祿書第二封第三章十六節所謂「其中指保祿於其書信中所講之道有難於會悟之處，凡無學識，併無定見之徒，擅自妄解，與妄解別處聖經無異，乃是自取喪亡也」等語。恐其爲誓反教之講約書者言之矣。然則徒恃約書，尙有未足也。余故再問曰：「然則何從而可得爲信教人言行之準則乎？諸位高明，尙祈有以教我。」

十六 守貞守節証據

瑪竇經

第十九章十一節

門徒曰：「一人之於妻，因緣乃爾，則不如不婚娶之爲愈。」

因上節耶穌解婚姻爲終身大事，卽婦人有時犯姦，夫可與之分房異居，然不准離婚另娶，故門徒出此言也。耶穌曰：「斯言非盡人能悟，惟蒙寵者悟之。」猶言不婚娶者，卽守貞守貞比婚娶更爲高上，非蒙天主神光寵照，自不能領悟。公教自古迄今，修士修女，歷代挺生，另有神爵班，如司牧司鐸等，實繁有徒，莫不清心寡慾，矢志守貞，皆蒙上主特賜恩寵，有以致之，所謂聖召是也。又按耶穌此言，天主果畀人以守貞之殊恩，然確不强人以守貞之難事，故言守貞之不常有則是，言守貞之不可能則非，言無聖召而不可冒昧守貞則是，言既得聖召而亦不能勉力守貞則非。人有胎生閹者，有

被人閹者，有爲天國自閹者。」

自閹卽自願守貞之意，爲天國云者，猶言守貞並非爲世俗便

宜起見，然爲神形清潔，師法耶穌，對越主宰，屏除家室俗冗之紛擾，可使凝神專志，淑己淑人，總以廣揚天主之神國爲宗旨，誓反教祖路得，本係天主教中之司鐸，亦曾矢誓守貞，惜無恒德，卒致任情縱慾，勾引某修院女士，與之苟合，背誓敗法，莫此爲甚，乃猶欲掩護淫淫之大惡，竟侈言守貞之非是，存心狡詐，至於斯極，曷不思耶穌之聖訓煌煌，並不以守貞爲非是，况猶親自立表也乎，且在新約上，不僅有耶穌

之言行而已也。尚有誓反教人最所器重之保祿在。請觀下文可也。保祿致哥林多教友書第一封第

七章第七至九節曰：「我固願眾人法余所行。即潔身不娶也。然人各有天主之恩寵，此

人如此，彼人如彼。所謂聖召不同，不可強人一律守貞也。故我謂未婚娶及寡居者曰：

倘能似余之終身守此，頗屬可嘉，然若不自能守，則婚娶之可也。蓋與其慾

火攻心，不如嫁娶之爲妙。」又本章第三十二至三十三節論守貞之益曰：「我願爾等心無

憂戚也。凡無家室者，專務事主之事，惟想如何使天主喜悅。若有家室者，愁

慮世俗之事，常想如何使其妻歡樂，而心分焉。」又第四十節曰：「倘其指上所言之寡婦

終身守此，依我愚見，更爲有福云云。」由此觀之，守貞守節，爲天主教所嘉

許，有聖經証據在焉。

十七 善工証據

古經創世志第四章第七節天主謂加音曰：「汝若行善，不將受賞乎？若作惡，豈不

速罪之罰乎？」又

第二十二章十六至十八節

天主祝福亞巴郎曰：「因汝遵行此事，且爲

順余之命，竟不姑息爾之獨子。茲我誓將祝爾以遐福，賜爾子孫如星宿之衆，海沙之多。又因汝能從我所言，我務使普世人民，亦將賴爾之後嗣而納福焉。」
所云後嗣，即指將來之救世主耶穌也。天主因亞巴郎聽命之善工，特賜所許之救世主，即從

其子孫中產出云。

達味聖咏

第十七篇二十一節

曰：「主將按我之義德，而報我。」又

第十八篇第十二節

曰：「爾

天主也。

僕守此，

指主之誠命。

必有厚報焉。」

新經

瑪竇第十章四十二節

耶穌曰：「此小

子中之一，誰能以其爲我徒，而僅以凉水一杯飲之者，我實告爾等，彼將不失其報也。」又

瑪竇第十六章二十七節

曰：「緣人子藉己父之榮，將與天神同降；至其時，

酬報各人，依其實行。」保祿與羅瑪人書

第二章第六節

曰：「天主將按各人之工

行，而酬報之。」其與哥林多人書

第一封第三章第八節

曰：「每人按其勤勞而將各得

其賞報。」又致弟茂德人書

第二封第四章第七及第八節

曰：「余爲公理爭戰，業已奮鬪，馳

驅跋涉，費盡筋力；當信之道，全行保守；自茲以往，必有公義之榮冠爲我存留焉。屆期，大主公義之判官也，必以之賜我；不特將以賜我，凡歡迎其降臨之人，亦必將以賜之。」又與弟鐸書 第三章第八節 曰：「此乃真實之語，我亦願爾將此切實講明，使凡信天主之人，專務善工，蓋此種工行，既爲美善，且有益於人也。」雅各伯書 第二章十四至二十六節 曰：「吾神昆弟，如有人矜己之有信德，而無行爲，何益之有？徒恃信德，卽能得救乎？汝信天主爲一，固屬不謬，然魔鬼亦信也。可知信德與其 指亞巴郎也 行爲，互相輔助；且賴行爲，信德方爲成全。足見人之所以成義人而得救也，行爲是要；非僅恃信德，猶人身無靈魂，卽爲死軀，無異有信德而無行爲，亦是死信。」保祿與羅瑪人書第三章第二十八節曾言：須知人之所以成義人而得救也，信德是賴，非恃法律之行爲云云。凡聖教一切要道，皆蒙天主默示，不能錯誤，因而深信無疑，謂之信德。保祿所謂之信德，非僅存信道之心，此乃死信，然兼望德、愛德，及從此而發生之各種善工而言，謂之活信可也。又其所謂之法律行爲，乃內無信道之心，而外僅守古教梅瑟所定

節文禮儀，是謂虛文耳，故不足恃。雅各伯所謂之行爲，乃指善工而言，善工之範圍甚廣，凡聽命守誠，克己復禮，修德立功，祈禱守齋，又一切因愛主愛人而所行之事業，皆在其內。推兩聖之意，保祿猶言，徒守古教之法律，而無信道之心，是乃虛文，不足救靈。雅各伯猶言，徒恃信道之心，而不行善工，是乃死信，亦不足以救靈。可見二人之言，雖不同，而其意本無二致。總以信德及善工，當相爲表裏，不可偏廢也。迨至路得出而叛教，不問天良，臆造似是而非之說，罄竹難書，其爲煽惑鄉愚，最得意之新道理，莫如謬解上所引保祿與羅瑪人書第三章第二十八節之言，不顧上下文意義，強以法律行爲，作不拘何種善工解。因妄言曰：人之所以得救已靈也，惟信仰耶穌足矣，無須行善立功，甚至於一千五百二十一年八月一日，致書於心腹友梅郎東曰：汝爲罪人乎？罪儘可多犯，惟信仰耶穌，益當懇切，即日殺千人，日淫千女，除非失信仰之心，亦不能使人下墮云云。此等論調，誨盜誨淫，傷風敗俗，莫此爲甚。諸凡浮囂輕薄之流，聞之大喜，以爲新教祖獨得救靈最便宜最穩妥之秘訣，於是同聲附和，流傳至速且廣。畢氏祖先，亦沾染其毒而不自覺。及至夫人體味聖經，始知路說與古新全部兩經，大相刺謬，其上所引經典，不過畧提萬一耳。雖然，近今誓反教徒，亦以路說太屬荒謬，概不以此宣講矣。

十八 修道証據

凡熱心信友，特蒙主聖召，拋棄世俗，矢志守貞，相聚一院，結成團體，定有規則，專以修德立功，事主救靈。

爲務，謂之修道，男者爲男修道，女者爲女修道，所居之院，彼此各別，不相混雜，修道行爲，誓反教頗不贊成，抑不知其確根據於聖經也乎。如瑪竇經第十九章二十一、二十二及二十九節耶穌謂少者曰：「欲爲

完人，往售資蓄，施捨貧人，積寶藏於天，然後來從我。」伯多祿問曰：「吾儕棄所有而從汝，將焉報之？」耶穌曰：「汝亦坐於十二座，判義臘厄爾十二族人，凡人因予名，棄其屋宇，或兄弟，或姊妹，或父或母，或妻或子，或田產，得百倍賞，又獲常生。」路加經第十四章三十三節耶穌曰：「爾中不拘誰何，不棄所有，不得爲我徒。」宗徒大事錄第二章十四節一時篤信之人，聚首一堂，一切所有，悉充公賬。一作後世修道人之模範。

十九 敬聖像證據

立像而敬禮之，不獨天主所不禁，且諭令當行，如古經出谷記

第二十五章十八及十九節

「天主命梅瑟製結約櫃，後又命其於櫃蓋上，以純金鑄克路賓天神像二，

對侍兩旁。」列王傳

第二卷第六章
十一二十三節

「有人傳報達味王謂：天主以結約櫃之

故，降福阿勃歹同

勒未族
人名

及家中諸事。王遂駕臨其家，將櫃歡迎至達味王

城路中肩櫃者，每行六步，必殺牛羊以祭。」

戶籍記

第二十一章
第八及九節

天主命梅瑟

曰：「汝其鑄一銅蛇，高舉之，作為表記，被蛇傷者，瞻仰之必愈。」梅瑟果奉

命而行。夫銅蛇高舉，預示將來之救世耶穌高懸十字架上也。視之如蛇，而

究係銅質，猶如耶穌之似罪人，而究係真主也。被傷而瞻仰之必愈，預表罪

人凡真誠痛悔，而信仰耶穌救贖之功，必獲改過之恩。故蛇像之可立而瞻

仰之者，非敬蛇像，乃別有寓意焉。凡天主教中之敬禮聖像，概有類於是。新

經保祿與菲利賓人書

第二章第
九及十節

曰：「為此天主高舉之，

指耶
穌也

賜以名號，遠超

諸眾名之上；使天上人間地下，一聞其名，莫不屈膝致敬焉。」夫耶穌之名，

究非真正耶穌。不過借此二字以記憶之，稱呼之而已。尙當如此跪拜，乃耶

耶穌之聖像，苦架等，所以表呈耶穌之德容道貌，且記念其愛人至極，甘願灑血捨生者，何反不可尊敬之耶？不見乎上等社會中人，每有不惜鉅資，覓善畫者，繪其親友恩人之像，以供諸廳堂之中，此果何爲哉？豈不欲一見其像，如見其人乎？因卽想望其爲人之如何慈愛，施德澤之何其大且深，而念茲在茲，不可一日或忘乎？且何以屢見有在此等像前，觀瞻之下，不禁流淚太息者乎？何以竟有與之接吻者乎？此斷非像之頑然質料，有以感動之；必是像所呈之人，有以動觀瞻者之心，而使然也。然則吾人之對於救世耶穌，及在天諸聖，何以不可用相似之法，繪刻其像，以示愛戴景仰之誠懇哉？余知誓反教人，所以反對聖像之敬禮者，以爲姑不言他聖，僅舉救世主而言之曰：救世主之像，不論如何完美，較之真正救世主，奚啻天壤；以爲像而不像，是侮辱之耳，安得謂之敬禮，此所以不取也。余曰：然，茲姑據此論調，而質問

之曰：吾儕之禮拜救世主，不論如何成全，不稱救世主應當禮拜之身分，亦奚啻天壤；然則禮拜而不稱，是侮辱之耳，安得謂之禮拜？既如是，吾誓反教友乎，何以不將禮拜，一併取消之耶？總之排除聖像及苦架等之舉動，乃墮入詭魔之狡計，蓋伊等明知此等聖物，最足以引人發生憶主愛主之心，悔過自新之念，是以藉端設法，務使滅其踪跡之爲快耳。

二十 敬聖母証據

創世志

第三章
十五節

原祖逆命犯罪後，天主仁慈，預許救世主將來代贖人罪，而

謂蛇

借蛇而指所附之邪魔也

曰：「予將使一女出而與汝爲仇，其種與汝種，亦互相爲仇，

汝將謀害女之足跟，反被女踏破汝之頭顱。」

女預指救世主之母，卽聖母也，其種指

聖母子，救世主耶穌也，彼種指地獄衆魔，及諸從魔之惡人也，該女踏破蛇之頭顱，預示聖母得勝邪魔，

獨得無原罪之特恩，蓋其將爲救世主之母，蒙天主破格福寵，亦所宜也，然則吾人從而敬之，誰曰不宜，

先知依撒以第九章第六節亦預言將來之救世主曰：「有一嬰孩，爲吾人而誕生，

是即所賜於吾人之子也；彼將肩負御世重任，而稱之爲神奇睿知，真神永世之父，和平之王云。」此子，卽爲救世耶穌，而自天主於始初所許之女產生者也，然則此女，確

爲此救世主之母，可不敬哉。瑪竇經第一章十三節據天神報若瑟之言，瑪利亞不由人

道而生耶穌。正以應先知依撒以所謂依撒以第七章十四節「惟茲貞女，將懷妊產子

」之句云，可知聖母眞爲卒世童貞，非尋常爲母者可比。路加經第一章二十六至三十六節天神嘉俾

額爾詣一貞女名瑪利亞謂之曰：「汝獲寵主前，將懷胎生子，宜名耶穌。稱

上尊之子，其國無終盡。」又曰：「聖神臨汝，上尊之力庇汝，是以聖者由爾

生，稱天主子焉。」又四十八至四十九節聖母自覺受主恩之浩大，而感頌之曰：「因其

指天主也垂顧己婢之微弱，婢聖母自稱謙辭也今而後萬世將稱予爲有福之人矣；蓋全能

者行大舉於我身云云。」按敬聖母之道，畢夫人於第二章內已言其梗概矣，且知天主教中

論此問題之書，汗牛充棟，不勝枚舉，故此處不過略提一二經據足矣。

廿一 敬天神証據

創世志第四十八章十六節雅各伯求天神降福若瑟子曰：「惟天神既救我於諸患之

中，尚祈祝福斯童也。」出谷記第二十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二節梅瑟代天主告義臘額爾民曰：

「余將遣令天神，作爾前導，衛護爾於路，引進爾至余所備之地。汝其敬之，

聽其言，慎勿輕視之。因汝倘犯罪，必不汝赦。彼因我名而發言，若聽其言，而

踐行余所命之一切，則汝仇即爲我仇，難爾者我將難之矣。」達味聖咏第九章

十章第十一節「因其指天主也諭令天神。一路護守汝，」先知匝加利第二章十二節主之

天神對曰：「大軍之主，將待至何時，而憐恤此日路撒冷乎？」瑪竇經第八章

第十節耶穌曰：「慎勿慢是童子中之一；因子語汝，童子之天神，恒在天上見

在天我父之容。」路加經第十五章第十節耶穌曰：「予乃語汝，一罪人悔改，天主之

天神亦喜悅。」保祿與赫伯來書第一章十四節曰：「諸凡天神，豈非在天主前供

役，而被遣爲扶助將得天上產業之人者乎？」將得天上產業者，指奉教信主之人，由

是觀之，天神爲天主之使者，常輔翼吾人，敬而感其恩，賴其佑，不亦宜乎？

廿二 敬聖人證據

凡信主守誠，善生福終，死後靈魂直升天國，或暫拘煉獄，贖罪後亦得升天享福者，概謂之聖人。所以可敬之者，以其相似天神，相似天主，能扶助吾人，

而爲之代禱故也。瑪竇經第二十二章第三十節耶穌曰：「一人至復活時，不娶不嫁，然將

似在天天主之天神。」路加經第二十章三十六節耶穌曰：「一人既得復活之恩，不能復

死矣；蓋與天神相等。」若望書第一封第三章第二節曰：「極可愛之諸位，吾儕現今爲

天主之子女，後世如何，尙未顯露。及至顯露時，乃知吾儕與天主有所相似，

蓋將洞悉其性體也。」路加經第十六章第九節耶穌曰：「我語汝，宜以不義財結友，

俾至困頓時，納汝於永居。」凡錢財往往求之不以義，用之亦不以義，故統稱之爲不義財云。

此節聖經，觀上文所設喻言，可有一意，其一，謂慷慨解囊，多行施捨，哀矜貧窮，如是至困頓時期，卽至死亡之日，以哀矜之功，得入永居，卽升天國而享永福，宛若受哀矜之人，無異良朋好友，前來歡迎之也者。足見用財行善者，可謂真有見識，其二，卽畢夫人以下所解者，以見經煉獄之聖人，亦能扶助吾人，故亦不無可敬之處，其詞曰：

之數言者，按天主教人疏解，頗足快慰人心。余素奉誓反教，雖覆讀再三，終不得領其意味，諒與我同教者，亦必同此難也。幸今方研究天主教之教理，信有煉獄，乃知此節聖經，可解之曰：汝能好行施捨，爲救助煉獄靈魂，則他日汝至困頓之時，卽汝自己降下煉獄，當此至爲困苦，一無所能之境，彼等被汝拯救之靈魂，必竭其轉禱之力，咸來設法扶助，使汝出獄升天，愈早愈妙也。此豈非爲天主教人之一大快慰乎？

默示錄二

章二十
六節

一誰能戰勝而守我之事業，至終弗替者，余將賜以統治萬邦之大

權。」列王傳

卷三第十七章二十一及二十二節

有寡婦之子，倏染病而死，先知厄利亞伏其屍上，

呼號求主曰：「天主我大主，懇爾賜此兒之靈，復附於其身也。」天主果俯

允其求，死者復生矣。雅各伯書

第五章十六節

曰：「義人恒心之所禱，大有効力。」

夫所謂義人及能戰勝云云者，亦列入聖人之內，則聖人如先知厄利亞者，

當其在世時，藉一言之禱告，竟能起死回生，其所禱之効力，已如此其大；況

在天之聖人乎？據上論敬天神證據，引先知匝加利

第一章十二節

之言，知天神爲

目路撒冷城民，代求上主憐恤等情。乃在天之聖人，既與天神互相彷彿，則

其爲世上人民代禱，何庸疑義。又按上默示錄，天主既賜之以統治萬邦之

大權，則伊等在天代禱之効力，更當如何其大哉！夫聖人者，猶如天主之忠

僕也。吾儕罪人，不敢直向主前，冒瀆聖聽，孰若趨赴其忠僕之下，賴其神權，

托其轉禱，而加以敬禮，何不可之有？

廿三 敬聖骨証據

敬聖骨者，非敬聖人頑然之枯骨，惟視之如聖人遺下之紀念品，故敬之即所以敬聖人也。所謂之骨，非僅指聖人本身之枯骨而言，聖人在世時所用之衣服器具，所居之宮室，及諸凡零星雜件，與之切近接觸者，皆統括在內。天主有時欲示聖人功德之實據，併証聖人轉禱之効力，藉以行奇顯異，以施惠於人。此等事實，天主教歷史所載，擢髮難計，茲姑不贅，惟將見於聖經者，畧提一二。古經列王傳卷四第十三章二十一節 一有瘞尸者，突遇盜，亟將尸棄置厄利叟。先知聖人也墓中，猶太人古墓，掘地爲窟室，室中又穿鑿多數窰窰，人死惟以布裹尸，而葬於此，室口封以巨石云。尸觸叟枯骨，頓時復生，兩足起立。新經 瑪竇第九章二十一節 一婦患血漏，已二十二年矣，踵耶穌後，捫其衣裾，意謂觸其衣，則必愈，果於是時全瘳。一宗徒大事錄 第五章十一節 一竟至有將患病者，放出於街道，而置諸牀榻之

上冀待伯多祿路過時，其中任何誰，即得其人影之蔭庇，而救脫於疾病也。又自日路撒冷鄰近諸城，伴送患病，及被污魔纏擾之人；來者肩摩腫接，而皆得痊愈」云。又第十九章第十一節「天主借保祿之手，行非常之奇事，甚至即以其曾用之手帕衣裾，加諸病人身上，百病消除，惡魔離去。」聖人在世時，其人影手帕等類，不啻耶穌之衣裾，天主已用以顯如此之神奇，況其升入天國，益蒙天主之榮寵，則其遺下之聖骨等念紀品，詎不更有效力乎？據是以觀，天主教人之尊敬聖骨聖物等類，珍如拱璧者，洵非無因也。

閱者倘得直隸耶穌會士柯德烈司鐸所著耶穌真教一書，而與本章參觀之，則天主教之爲耶穌真教，更形明瞭。該書上海徐家匯土山灣亦有代售。

第七章 求道誠心得主所許

研究經據之工甫畢，父母親友紛紛書札，遞次接到，悉眾口一詞，勸余讀聖

經行祈禱爲要。意謂余之所以有今日之顛覆者，無非因自信太深之故。余定志從勸，除照常讀聖經外，倍切祈禱，而謂上主曰：若天主教果屬荒謬，懇主助我，雖死弗入。斯禱實從心所出，可以爲誠意之鐵案；并表示予之改教，惟求真道而救靈耳。余素以救靈大事，全賴大主萬能，茲又如是正心誠意，以呼籲之，以認真識僞爲惟一之目的。上主德能無量，仁愛無涯，諒必憐錫神恩，得償所願也。蓋禱而謂：若天主教果屬荒謬，雖死弗入云云，無異謂主曰：任何宗教，無可取亦無可棄，惟主聖意是從。主而不欲，予必不棄誓反教，主而不欲，予亦不入天主教。天主教予素深惡痛恨者也；一旦投入，必犯眾怒；然若上主之意，必欲予之改我所奉而奉之也，足見此是真教，余不得不惟命是聽，雖大難當前，亦所不問。余之如此禱告，實出至誠，安得不悅樂主心乎？吾願同教諸君，效而行之，則不勝幸甚。

前聖未得心且所得之恩
經有不得主許

凡閱前兩章所引經據，當知予之注重聖經可謂極矣。然憶當余一心歸向誓反教時，亦曾捧而讀之，自首至尾，終而復始，不止一二次，卒未有所心得，足以解我之惑，慰我之憂。今者大異於是，所讀者仍是此經，而於逐字逐句之中，得見天主教之踪跡，前不知真諦之所在，而今則瞭若指掌，疑竇自消，寸衷欣慰，莫可言宣。

蓋昔者每思上主，倘與我以聖經作爲主臬，當必使余能貫澈其中意味而後可。乃偏覽聖經，見上主許於救世主所立真教會之寵恩，幾乎滿紙皆是，以爲上主至爲信實，既許必踐，乃回顧吾誓反教友，驚悉如此寵恩，無一沾及；且上主所許於信徒之寵恩，亦未見何人領受。如古經達味聖咏第三十三首第九節曰：「一依賴上主者，福人哉。」余自問一心謹行主旨，萬事全托主手，然而察予心境，自覺尙未得爲福人也。又第三十五首第九節曰：「主將傾爾宮室之富，喻天上神

樂以醉之，將酌極樂湧泉之水，以飲之。」之指善人也又第四十首曰：「江河潮

流，悅樂主城，」

江河潮流，喻艱難逆境，主城，喻上主所立之教會，猶言雖遇艱難逆境，而在上主之

教會中人，仍得心怡神樂也，又

第一百十八首

曰：「誰愛爾」

指天主也

之聖律者，心殊安寧云，

「方余恭讀以上經訓，及無數相似之言，每返求諸己，則覺所謂悅樂安寧等寵恩，雖寤寐求之，而終屬徒勞；固知爲得此恩，定有章程當守，而余自問亦已守之，兢兢業業，無敢稍忽。然而心中之憂惶鬱悶，依然故我。且愈欲激勵精神，恭順主命，愈覺胸懷躊躇，輾轉不安；其中原因，難以索解。當哀痛昏瞶之際，幾乎灰心失望；不知不覺，有所怨怪，愾然竊嘆曰：何以吾主對於教會，對於我個人，徒出空言之許，確無實惠之施，言行之不符有如此者耶？然一轉念間，頓覺此種怨思，凜犯至尊，罪莫大焉，斷乎不可。遂毅然拒之，而仍返躬以思曰：余之所以憂苦而不得吾主所許之快慰者，決非真實之主有

所失信，實因我罪人之心，有所未備，不當得此洪恩耳。雖然，曾聞向善之誠心，可以補力之所不及；而余之求真道也，即須割我之手，抉我之目，亦所不辭，可以証我之誠心矣。念造物主之仁慈無限，望其必有一日鑒我愚誠，憐我柔弱，允錫所許，救脫我於愁城之中也。於是往往厭讀聖經，捨置几上，淚珠潸潸，痛哭我之罪孽深重，阻塞主之恩寵源流，以手撫膺，宛若欲出示肺腑，坦白誠意；又舉日向天，希望吾主實行所許之日早臨。思念及之，果覺稍慰；乃灑淚歛泣，奮袂而起，出而與世周旋，應對如常，蓋不欲人之觀我心舞台上所獨演之悲劇也。當時余之所以閱聖書，行祈禱，晨夕不遑者，則無他求，祇求與造物主心神締契耳。不料其中有何阻阨，而確不明其阻阨究竟之緣由，懃懃謹守教規，終覺有願莫償。私衷鬱結，無以能解。然有諸內必形諸外，滿腔懊惱，不禁有時洩露於面。家慈雙目最明，瞥見余之愁眉蹙額，輒

以爲必因予之不肯安於祖傳之教，好奇喜異，偏欲別求詭僻之說，以致心煩意亂，所謂庸人自擾，何苦若此乃耳。故婆心苦口，諄諄訓責我者，不知幾何次矣。以上皆余從前熱心信仰誓反教之情形也。

自埋頭苦志，研究天主教以來，方得解我至今不解之鬱結；蓋所謂聖經者，乃救世耶穌所立真教之金科玉律也。而余尚未列於此真教之中，似一門外漢，何怪乎聖經玄旨，莫明其妙。今已幸而稽悉救世耶穌所立之真教非他，卽此天主教是也。真教既明，猶如升堂入室，其中內容之如何豐富，如何華美，乃得瀏覽賞識，洞見周詳。於是心境大變，如出兩人，明前所未明，覺前所未覺。聖經奧義，從天主教聖師之訓詁，頗能澈悟，上主藉以所許之諸恩，其對於天主教會，及該教會善信諸人，無一不見應驗；所謂心怡神樂等福寵，余亦起始親嘗之。吁！聖經一書，洵如寶藏，無善不備，無恩不具，激發我無

惟造物主能變化人心

窮之希望，從此拳拳服膺，倍切珍重矣。

曩日如深入睡鄉，曠曠惘惘，幾作一生長夢，恐至死而不覺，一旦驚醒，何幸如之。或見予於此極短時間，倏忽相變，前後判若天淵，異而問其所以然。余曰：我心之驟變，果自認不諱，我之幸福，卽造端於此。若問其所以然，則我亦不知也。如若望經章第九記一胎警者，蒙耶穌治得明，人問其故，答曰：我徒知

予本瞽目，茲得見矣，其他非我所知也。余今有類於是，我第知同是聖經，並未修改，字句與前無絲毫之殊，而其意義，一若大非昔比。昔者百讀不悟，今則一目了然。此果事實也，欲究其所以如此者，則確非我之所能解。雖然，夫所謂意義一若大非昔比云者，非聖經真有所改易，乃閱者之心君，實有所變化耳。顧變化人心，豈人力之可能。故以人力而論，果不可解，然須知上有造物之大主，其德能無限，行此奇工，何難之有。然則我心之變化，其所以然

之故，亦得知之矣。蓋造物者，慈祥愷惻，矜愍愚誠，伸全能之手，賦超性之光，啟牖覺迷，務使我罪人之愛讀聖經也，不復如往日之僅粗知文字，暗中摸索，任意臆解而已；然能洞悉底蘊，認明眞諦。乃知眞教諸道，由眞神默示而來，斷無錯誤之理，是以深信無疑。

第八章 聖體奧跡幸悟眞詮

至於聖體奧跡一端，尤爲我福樂之所在；故欽信益堅，茲特伸說之。夫余之領聖體也，自實行歸正以後所見者餅之形，所嘗者餅之味；然我信其中爲耶穌全體。蓋耶穌者，原爲造物主而降於塵世，人而天主，其言必確實。彼曾宣告之曰。見第六章 聖體証據「此乃我體，：此乃我血，：汝等不食我體必無生命云云。」可知耶穌之意，立此奧跡，特作吾人靈魂上神奇之飲食，是謂神糧。而余每恭領之下，果沾得此神糧之效，覺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既如是，吾安得不

信。夫耶穌之所以降世，犧牲性命，代人贖罪者，欲與人以生命也。所謂生命，非

肉體上本性之生命，乃靈魂上超性之生命，因此而口後可以常生於天國，永享無窮之福樂者也。此等生命，人之原祖犯罪後，業已失落，故耶穌來代行補贖，以復還之。耶穌所謂之生命，即指此類。彼既謂

不食其體，必無生命；可知耶穌既欲與人以生命，則必與人以食其體之能。

否則徒托空言，無濟於事。耶穌定立聖體聖事，特顯愛人至極，而吾乃冷然

輕棄之，是何情理。保祿與哥林多人書第一封十一章第二十九節曰：「誰不辨吾主之體，

而冒食冒飲者，猶言不以聖體為耶穌之體血，食之如與平常食品，無所分辨，是冒食冒飲也，是

無異飲食己之罪案也。」乃誓反教教師謂我曰：所謂聖體者，與平常食品，

無所分辨；耶穌之體血，並不真在其內。若余從其說，而不辨所當辨，則按保

祿之言，豈非飲食我之罪案乎？飲食我之罪案者，猶言我自取上主判定罪

罰之案也。言念及此，毛髮竦然。倘余至死拘守我祖傳之教，既違分辨聖餅

凡餅之遺訓，終無恭領吾主聖體之一日，是絕靈魂之糧，斷常生之路，將來之罪案難逃，安得不怵然而懼。然則余將何爲？必也其尋求能與我生命之耶穌基利斯督乎？不獲不止。然當於何處尋求，方能如願？必也於天主教中乎？蓋惟此教會，有聖體焉。聖體所在，即耶穌基利斯督所在，亦即生命所在，及保我生命之神糧所在。因此而我甘棄誓反，願奉天主，而得嘗此天糧之神味矣。倘必須當如水災火災之大艱難，乃得沾此洪恩，則當此如水災火災之大艱難，余亦甘心也。蓋爲避上主之罪案，而趨赴常生之福界，夫何艱難之有？

聖體
之道
從衆
爲妥

故此問題，事關重大，余願善與人同，望閱是書者，俱明此道，均沾其益，不憚繁瑣，再進而討論之。耶穌及保祿等之言曰：聖餅中耶穌真在，與尋常食品，大有分別。牧師等之言曰：聖餅中耶穌並非真在，與尋常食品毫無分別。兩

食體
飲血
之語
不可
作寓
意解

方之言，大相徑庭，故不得二者皆是，二者皆非，其中必有一是一非。或問：倘不知其中孰是孰非，則誰將適從？余曰：誓反教人有此特色之定論，謂人爲己本身之事，可以自由決選。茲姑不問此說之合理與否，余即據此而任意選擇以決之曰：我從耶穌及保祿。誓反教諸舊友，其無怪我，因余見從牧師，不如從耶穌及保祿之爲妥；故即按誓反教之定論，用我之自由權，以決選之也。我謂從牧師不如從耶穌及保祿之爲妥者，蓋牧師也，惟誓反教人從之；至於耶穌及保祿也，天主教人從之，誓反教人亦從之；我從衆，不亦更妥乎？

或恐有疑耶穌之言食我體飲我血之語，不可作真正食體飲血之解，乃別有寓意在。余曰：否，不然，耶穌爲救世主，亦爲造物主，其言真實無妄，如果別有寓意，必當說明，勿使天下萬世人民，盡被其惑。如若望經第三章第三至五節耶穌曾

言曰：「人不再生，不得見天主國。」厄各德莫疑而問曰：「人既老，曷克誕生，詎可再入母腹而生耶？」耶穌懼其誤會，乃爲之申明。謂余所謂再生，不可拘字面解，非真入母腹而再生之謂，乃論靈魂上超性之生命。人因罪過，超性生命，業已失去，然藉聖洗之禮，而領聖神恩寵，即可復得。至死保存此生命者，方克升天。故復謂之曰：「我確語汝，非藉水與聖神而再生，不能入天主國云。」足見耶穌之言再生，實屬靈魂由聖神而重獲超性生命。倘彼既聞尼之間，而不爲之詳解，勢必令人誤會，貽害靡窮。耶穌有先見之明，當必事前豫防，故立將所寓之意，明以告之，以破其惑，併以破萬世萬民之惑也。乃若望經第六章五十三節如德亞人聞耶穌講聖體之道，亦羣相詰問曰：「此人安能以己體與我等食乎？」倘聖體別有寓意，此時耶穌亦宜直言不諱，使如民及後世萬民皆知其有所寓意，且知所寓者何意，庶不致萌生迷信之

心何以竟無片言之齒及？且又申命本章五十四節之曰：「我實告汝等，汝等不食

人子體，不飲其血，必無生命，食我體，飲我血，乃得常生云。」耶穌之門徒聞

之，詫異之曰：六十一至六十九節「是言逆耳，誰能聽之。」耶穌見彼等之嘖有煩言，按

當時耶穌在世，與人周旋，其聖身平日所呈狀況，與凡人無異，門徒以爲食其體，飲其血，須刀割齒嚙，如

食禽獸之肉，或如人之相食，殘忍至極，故曰：是言逆耳，又誹議多端，卒至叛師離去，然仍未聞耶穌有何

寓意等情之表白，惟謂之曰：「汝等以此而怪異乎？則將來見人子，升至先在之

所，當何如？」人子耶穌自稱，猶言汝等將來見我升天，我身別取異景，自有神妙之法，供人飲食，及至此

時，仍將不信乎？我所言者神也，生命也，此言隱藏於聖體中之耶穌，雖同是此耶穌，血肉俱備，

但其聖身，非如昔日在世之狀況，然如復活升天以後之景象，無聲無臭，彷彿神體，可謂妙身，非人肉目

所能睹，食之者，無須刀割齒嚙，不若尋常食物者然，惟領經司祭按禮祝聖之餅酒之形，而此具妙身之

耶穌，輒全然入於其心中，與之心心相印，遽然神契，作爲神糧，錫以神惠，保養其靈魂超然之生命，俾死

後得升天國，而常生於福樂中也，所謂餅酒之形者，蓋餅酒一經司祭祝聖，其體質已變成耶穌之妙身，

故不可以餅酒稱之，然其外容與前無異，故稱之謂餅形或酒形云。但爾等中有不信者：至是弟子多退去，不復從行。——伯多祿 十二宗徒之長，不願離叛，曰：「主，惟爾有

常生語，如果離爾，我將誰歸？」

據上所言，及別處多多確証，足見耶穌潛居聖體中，無庸疑義，惟

其處身之法，神妙難測耳。至於誓反教，擅謂行聖餐時，所用餅酒，不過借以寓信仰及紀念耶穌之意，耶穌不真在其內，此說顯與耶穌立此奧跡之本旨，大相刺謬。蓋如果有此寓意，何難早發一言之申明，何竟任弟子之怪異，而卒至離叛有如此耶？弟子之離叛耶穌，洵非弟子之福，蓋耶穌之立此奧跡，所以賜人天上之生命也。今弟子不獨不信，且反而叛之，何以得此生命，即何以得常生於天上而救靈，乃誓反教人之離叛耶穌所立之真教，有類於是，是豈亦該教人之福哉？尙祈將伯多祿所云，主，惟爾有常生語，我將誰歸之句，三復思之可也。吁！吾主乎，我信爾全能之主，既能自太空而化成天地萬物，必能行此奇工，使耶穌聖身，隱於爾所欲之處，以作吾神糧，保吾天真，余望之久矣。余自信光洞燭之下觀之，願同伯多祿堅信其有常生之語也。

及主降天
道生之
道爲同
信

引誓
反教
要理
問答
爲証

惟此信心，曾遇素所熟識之牧師而告之。彼愕然驚訝曰：噫！事甚奇怪，爲人如爾者，何於此極短時間，忽而昏迷至於斯極，竟信此等瀆神逆理之囁語？耶？余乃謂之曰：吾師，竊有一疑難事，敢以請教。聖體之道，非人悟司所能推測其究竟，吾師以爲瀆神逆理之囁語，試問真主降生之道，人之悟司能推測其究竟否？何吾師不以爲瀆神逆理，而深信不疑耶？二者皆出於聖經，何一是而一非耶？以愚見觀之，二者同載於聖經，同出一源。同是無所不能大主之妙工，遠超吾人蛙見鼠智之上，自不容管窺蠡測，余故誠心篤信，此即爲我之榮幸也。

又論此聖體聖事之道，除以上所引聖經証據外，茲特將誓反教要理書上問答詞，摘錄於下：問曰：吾主聖餐聖事之內容爲何？答曰：是基利斯督之體血，行聖餐時，被信徒真正實在取而領者。試有一高明之誓反教人，胸無成

見而不拘泥於黨派之說者在此，將上所引答詞，問其當作何解，而聖體究爲何物。如曰：聖體不過爲基利斯督之紀念品，而該教要理書，則曰基利斯督之體血，真正實在，被信徒取而領者，豈不自相矛盾乎？故諒其必不僅以爲紀念品，而作基利斯督之體血真隱在聖體中解也。果如是，則與至今共十八世紀之天主教，同一信仰，而余今亦從之。然誓反教徒，概謂天主教於此聖體一端，業已舛謬；但按該教要理書，即於此一端，既與天主教有同一之信仰，則勢必與之一同舛謬矣。然而上主曾借先知依撒以之口而默示之曰：將見一徑，：是爲正路；即愚蒙者由之，亦不迷離失所。見第五章真教不能錯誤。是預指耶穌基利斯督將立之教會，不能錯悞也。乃者天主與誓反兩教，既一同舛謬矣，則試問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真教，果安在哉？

第九章 除聖經外旁求別證

余自研究聖經以來，教之孰真孰偽，果已大有把握。惟此事關係綦重，獨特聖經私心猶爲未足；尙欲旁搜博採，鉤稽無遺，更以示求道之肫誠，而上邀真神之福佑。且使同教諸友，閱此拙作，藉資考鏡，幸而亦得翻然感悟，是所切望。爰擬追考宗教歷史，詳察自古迄今，凡宗耶穌基利斯督者，其信道大綱，究屬如何。然此考察之工，言之非難，行之維艱；竊念年華逾半，精神有限，而史乘之卷帙紛繁，茫無頭緒，安得盡數寓目，不禁望洋而嘆，踟躕不進。幸自幼習聞諺語曰：蓄志有爲者，必得妙法。

與中國古語：「有志者事竟成，」一意畧同。

問讀史之主意既定，曷不設法一試？一轉念間，果得一極簡便之法，即將記事目錄，先行遍覽；見與我討論問題，不相干者，隨時畧過，有關係者，特爲留意，誦其事實，如是行之，殊覺便捷。不久深喜達到目的，而知自耶穌立教以

來，凡信奉之者，其大經大法，世代相傳，一律遵守，與天主教現行之道，確然同軌共轍。其間果不少異端謬說，乘機雲起，然隨起隨滅，不足掛齒也。查十六世紀以前，未見有誓反教之踪跡，而此現世之新教律，與前世之舊教律相衡之下，唐突之處，更僕難數；則耶穌原立之教，當推何教，不又明如觀火乎。

雖然，猶有一事，使余心尙覺惴惴不安，且將引起人之嘲笑。蓋飾己之長，責人之短，人之通病。乃余所閱各種教史，除少數外，餘概爲天主教人所編輯，則其措詞達意，果能一秉大公乎？果無私見之參入乎？頗可懷疑。倘偏聽一面，勢必受其煽惑；況該教中人，素爲吾教之仇敵，貿貿然信之，不啻自屈投誠，不將貽笑大方乎？但人之非笑，不足掛懷，而我之救靈，極當注重。遂思偏聽則暗，兼聽則明，惟明者乃能救靈；爰不憚筆墨之勞，特將吾仇人所引路

得及其門徒等之謬說，另行抄錄，彙集一小冊，以便與所從而引之之原著，兩相讐校，觀其果無臆造竄易等情，方爲可信。冊旣成，輒袖之獨往愛汀堡（Edinburgh）城大學，誓反教之一大機關也。以爲於此，必得路得等之原著，可以對証，而明真相矣。故含垢忍辱，再四請求，卒得進入藏書大樓，訝見書架櫛比鱗連，存儲極形豐富。中有若干部，置在高處，遠望塵積寸厚，一若自創辦之日起，莫有人顧問也者。當時卽思此種冷貨，其孰肯爲我出一臂之力，而移下哉？旁有青年學子一小班，均顯露出一種潛心勤學狀態，似無暇涉及閒事，曷敢強之。際此束手無策之時，頓覺心灰志餒，巽懦無能，有意退回；幾將前功盡棄。正逡巡間，忽憶及公義之主，至審判日，赫赫威嚴，將視我此次毅力圖成，或畏難苟安而定刑賞，則如之何？此念一起，如受鞭策，精神復振，百難全消。旣見有讀書公子在，擬與之通姓氏，乞贊助，諒必有慨然允諾者。

卽或出人意料之外，竟有目爲顛狂，嗤之以鼻，則余仍不失我之爲我，亦屬無妨，可不必懼。於此奮袂直前，擇一臉上特顯一幅和靄之態度者，就而近之。低聲問姓道名，旣而語之曰：竊有一要事相商，特來煩擾，望先生原宥；余爲宗教問題，須查閱某種書籍，如荷鼎力，爲我搜尋，不勝銘感。彼問以開有書目清單否？余卽以所備小冊授呈，彼畧視之曰：所開書籍，此地確有藏本，不難一找卽到。遂呼書僮來，令其升梯，將路得及其弟子等所著某某書卷，一併取下。余伸手接受，則見宿舊不堪，滿紙塵垢。倘此時路得前來，當必使合座覷顏，愧汗浹背也。該書生如此慇懃指助，益壯我膽。懇其再費清神，按予冊誌引証，檢查書本，依次互相校勘；彼讀書中原文，余視冊上抄句，兩相比對之下，藉悉教史所引各証，百不一爽，毫無失誤之可尋。從此天主教徒爲何許人，誓反教徒爲何許人，如涇清渭濁，相形益顯。余來此地之本意，原

期糾察仇教史家所引談論，或有失實之處，可以證彼等誣罔之罪，而伸吾布道祖師不白之冤。若果如是，則可執守吾教，尚有一線之希望，今其休矣！即此一線之希望，亦已成泡影矣！惟幸此次頗費苦心，足證余之改教，並非出於盲從偏聽，可以仰而不愧，俯而不忤耳。校訂既畢，即道謝少年之隆情盛意，與之話別。查該少年與我同教，迨二年後，亦得毅然歸正，是殆其行此愛德之功，而特蒙慈主之寵錫也夫。如此奇遇，不容埋沒，爰附誌於此。

除聖經及宗教歷史以外，尚有禱告經典一書，前第二章中，曾言及之。讀此經典，更足以證明誓反教之定非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真教也。蓋是書爲該教信道及禮規之撮要；吾英國教會最所通用，余亦素頗珍重，拳拳服膺，不忍須臾捨去，一若聖經然。曩者，余雖時常呶唔口誦，然不加深察，未明其中原委；今則一經玩索，如夢驚醒，乃見紙上美談，與教中實際，兩相牴觸之

處，幾乎通篇皆是。茲特陳其梗概，使閱者欲知誓反教之真偽，究屬如何。尤望吾教諸友，因之而亦得覺悟，同出迷津也。

試先提齋戒律論之；此律之宜守與否，前第六章齋戒証據內，言之詳矣，故不贅。惟因有異而不得已於言者，即誓反教人，無不以齋戒之工，目爲羅馬教人之獨創，司牧司鐸等輩設此苛法，以示尊威，而壓制屬下愚魯之教民者也。不料誓反教人經典中，亦有此等規例。匪獨此也，論領聖體禮儀之章，言誦信經後，本堂牧師，當宣佈下主日內宜行之瞻禮，或宜守之齋戒云。然余自幼勤往堂中禮拜，從未聞有此宣佈之舉，原其故，豈非懼聞道者之羣起而詰問曰：吾師之欲人守規，曷不先自守之以爲矜式？故不如先緘默之爲愈乎？又封齋內第一主日禱文中，有求全能大主，賜以守齋之寵恩云。我不知吾誓反教友，究以守齋爲善事歟？抑爲惡事歟？如爲善事，何見人行此

而誹議多端；如爲惡事，何視爲寵恩，而求主俯賜，是誠不可解也。又論婚姻之禮，牧師當出令曰：凡欲結婚者，須禁食戒葷，以預備善領婚配之聖事云。余亦從未聞此令之通告。且更異者，卽余在堂躬行結婚時，亦無片言之提及。言及婚姻之禮，誓反教所定之律亦自相矛盾。律云：凡欲行結婚禮者，須一連三主日，每次於聖祭中，獻餅酒禮前，當衆揭曉。孰不知聖祭中獻餅酒禮，係天主教彌撒大禮之一節，誓反教久已痛絕之矣，何以於經典中，仍設有此具文，豈不可怪？是非以攻人之矛以自攻乎？

第十章 誓反信辭辭不符實

按禱告經典定律，誓反教徒，每逢主日行禮拜時，當誦信辭曰：我信仰聖而公，及自宗徒傳下之惟一教會云。此信辭也，余素循規而誦，而與我同誦者，實繁有徒，概皆不願意義，不求事實，不思其何所指，徒然人誦亦誦，隨口附

和而已。夫真教之當是至一，至聖，至公，及自宗徒傳下，誠是也。然此真教指天主教而言，果似水乳之交融，不容疑義，前第五章已反覆證明之矣。若指吾誓反教而論，則張冠李戴，洵如枘鑿之不相入也。故此信辭，前因懵然失察，喃喃而誦，有口無心，不自知恥。茲蒙上主神光啟牖，加以審核澈究之功，乃見辭不符實，當眾宣誦，適以蹈自欺欺人之罪。吾同教諸友乎，須知人可欺，己可欺，而至公至義之主，則不可欺也。日後其將審判，據此信辭以質問吾儕，所奉之教，是否與信辭合同，吾儕將何辭以對主之判決，悉憑真實，而信辭之語，無一不虛，將受其判，誰能堪之？與其因循坐誤，待至判日，始知爲虛言而已太晚，孰若及早辨明，急圖挽救之爲愈。爰不揣綿薄，直言不諱，掬誠奉告諸君曰：吾禱告經典中，所載如此堂皇雄壯，正大光明之信辭，對於天主教會誦之果可，對於吾誓反教會誦之則千萬不可，蓋吾教至爲不一，

非聖非公，又非自宗徒傳下。此非信口雌黃，敢竭我心得，縷陳確據，藉以證實。所言是否有當，尙望諸君於大主監臨之下，各自平心而度量之可也。

一、誓反教至爲不一也。蓋其名雖一教，實則五花八門，支派繁多。如監理會，路得派，賈爾文派，長老會，浸禮會，美以美會等，尙有不止六七十派。其名目難以記憶，各派各講其道，意見紛歧，莫衷壹是。或曰：誓反教派雖各有不同，然其不同之點，祇在小節，未及大體，何害乎教之一致？余曰：請問教之大體，果安在哉？誓反教會，豈不信仰耶穌基利斯督乎？試問能否設想此耶穌基利斯督謂甲曰：爲得常生，領洗必要。又謂乙曰：爲得常生，無需領洗。謂甲曰：其體血真隱在餅酒形內。又謂乙曰：非真隱在餅酒形內，不過借餅酒以作紀念品耳。謂甲曰：爲養存超性性命，須領其聖體。又謂乙曰：此舉可以不。謂甲曰：其所立之教會，如聖經所謂之高山，或山巔之城，自古迄今，顯然

昭著，有目可以共睹。又謂乙曰：其所立之教會，純係神國，歷一千數百年，毫無形跡之可見。謂甲曰：其初原爲造物真神，及降生塵世，而爲耶穌，仍不失爲神，惟又兼而爲人矣。又謂乙曰：誕生塵世之耶穌，不過爲人耳，並非神也。謂甲曰：婦女不宜在堂中講道。又謂乙曰：婦女在堂中講道可也。謂甲曰：聖事爲救靈必要之方。又謂乙曰：無聖事亦得救靈，故聖事可以取消。謂甲曰：人犯罪過，在生時尙有蒙赦之法。又謂乙曰：人犯罪過，無法可蒙赦免云。以上種種畧提梗概，要皆爲耶穌立教之基礎，吾人救靈之關鍵，而可謂之小節乎？耶穌爲救世主，其來救世也，特示人以真道；既爲真道，當是古今一轍，宇宙同軌，豈有朝秦暮楚，東是西非之理？乃見誓反教派，妄恃聖經，擅自臆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互相排斥，靡所底止。溯自十六世紀，該教出現之初，僅據英吉利一國而論，當亨利第八時代，已分有六派。嗣至厄都亞兒第六

誓反
教不
得爲
聖

Edouard VI 時代，驟增至四十有二。至於今日，其間千變萬化，似加滿來翁

Canéleon

如壁虎之類其皮
隨時漲縮而變色

者然，自可想見。設盡舉現今各國誓反教派而言之，

更不計其數。孰不知諸凡異端邪說，無非是妖魔所以哄人之詭訣，故務必
標新立異，使易於煽惑人心；此其故智也。夫教之統一，全賴道之一貫，乃道
既端萬緒矣，則教之門戶，無異一盤散沙，而曰我信仰惟一之教會，何大
言之不慚耶？

二 誓反教非聖也，夫真主獨一無二，故其所立之真教，不過有一真主又
爲至聖，故其所立之教，不能不聖。凡真者未必是聖，而聖者必須是真。真教

既不過有一，故聖教亦不能有二。瑪竇經

第二十四
章第五節

耶穌曰：「將有多人，冒我

名而來，自稱基利斯督，其惑人也，甚衆。」又

第七章二十
二二十三節

曰：「他日有多人，謂

予曰：主乎主乎，我非藉爾名驅魔者乎？非藉爾名多行靈異者乎？予將明告

之曰：予不識汝，汝行不義者，亟離我。」保祿致哥林多教友書

第二封第十一章三十四節

曰：「此等人

指上妄思
自誇之人

乃偽宗徒也，舉措狡黠，粉飾基利斯督宗徒之模樣。此

亦不足爲異，蓋即彼撒殫

猶言
邪魔

亦常扮裝光明之天神也。」由是以觀，天下

不免似聖非聖之人，即必有似聖非聖之教。真正聖教，一而已矣。似聖非聖之教，更僕難數；如誓反教，確亦列在似聖非聖之教中。念其敬天地大主，信耶穌基利斯督，重聖經，勤禮拜，設病院，開學校，辦教育，慈善等事業，自表面粗觀，與天主聖教似無分軒輊；苟非切實審核，鮮有不爲炫惑者。此余之所以往昔生活其中，如居聖域，而不自覺其非也。亦即撒殫之所以慣用此種詭計，以釣餌人靈也。然則爲務救靈大事，揭破邪魔之詭計，認明該教之真相，不容稍緩。故亟將其道理法則，及從此產生之效果，條分縷晰，澈底而根究之，則教之內容，果屬聖善與否，自不難評品也。然論誓反教道理，無庸多

教理
非聖

二因
無人聖
法之作

無彌
撒聖
祭

贅；蓋其教徒，一味恃呆板新舊約書，任人自由釋解，勢必失其真詮，自多穿鑿誤會之說，不得謂道，更不得謂聖道。夫宗教依道而存立，教之聖，賴道之聖；今道之不聖也如此，則其教何從而聖乎？總之，誓反教之論說，質諸聖經，不符又不全，前論之詳矣。茲欲檢查者，乃該教所以陶冶聖德之法則如何？竊見天主教中，有彌撒聖祭，聖事七件，其中告解聖體，至爲注重。避囂就靜，守齋克己，爲病人輔助善終，爲亡人代爲贖罪，尚有別種善工，屈指難計；所以引人改過悔尤，行善作聖之方，可謂周且備矣。乃返觀吾教，首及彌撒聖祭，問有之乎？曰無有也。然保祿與赫伯來人書第五章第一至三節曰：「諸凡大司祭，必選自人中，由主旨委派，在天主前，爲人供職，獻禮物，以爲贖罪之祭。且使能體恤愚蒙錯謬之人，併因其自身亦頗萎弱，故當爲人民又當爲自己，獻祭以贖罪焉。」此所以天主教中，自宗徒時起始，以至今日，常有棄家修道之

人被選爲司祭；而日行彌撒聖祭也。先知瑪拉基代天主而預言曰：「遍地行祭，而獻於我名以純潔之祭品，」見上第六章彌撒聖祭證據亦即指彌撒也。彼誓反教人，

果亦承認耶穌於十字架上，捨生致命，流血爲祭。此祭足以贖萬民之罪；故遂謂其餘祭祀，均在淘汰之列。殊不知耶穌之祭，足以贖萬民之罪，此一問題；而萬民之罪，果即以之而得贖否？此又一問題。譬如有一明醫，配製百病百愈之靈丹，貯藏豐裕，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因即遽而語人曰：「從此百病必然百愈，可乎？」蓋誰欲病愈，又須取而用之，方能有效。耶穌獨一之血祭，有類於是。其功無量，藉以贖萬民之罪，綽乎有餘；然非即因之而盡人之罪已贖，尙須取而用之，乃可沾其實益。天主教中簡擢爲司祭者，按時循規，行彌撒大禮，並非添設新祭，然每次卽以耶穌血祭之功價，重複奉獻於天主聖父，求賜爲罪人悔改之恩寵，使實獲贖罪之神效。總之，現今司鐸，代表耶穌，行

告解聖人爲聖人良方之助事
聖人爲聖人良方之助事
聖人爲聖人良方之助事
聖人爲聖人良方之助事

彌撒之祭，與耶穌往昔在十字架上躬行之祭，其外面形式雖不同，而其內蘊功勳則無異。蓋於彌撒中，耶穌並不另立新功，惟其以血祭之全功，須經見第六章神品証據司祭者之手，得以廣佈流傳。庶幾天下萬世罪人，均能取用，藉以補

過滌愆，洗心革面，此非成聖成賢之一大妙法乎？吾教剷除彌撒祭禮，卽拋棄如此妙法，則雖有耶穌無限之功，然不知取用，何益之有？恃以成聖成賢，洵如僅有靈藥，而不使病人服用，藥雖靈，病不愈也。

天主教除彌撒聖祭外，尙有告解聖事，乃耶穌所定，

說見第六章告罪及赦罪証據

爲助人改

惡從善，至有效力之良方。法名人奧斯定尼閣老，

M. Auguste Nicolas

曾充

地方官長，著有基督主義之憑哲學眼光觀

Étud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chris-

tianisme

一書，其中論告解一節，簡明精確，頗足啟豁人心，茲特摭錄於下。

尼君曰：「誰不見此病入膏肓之社會，仗告解之神工，覺得浩大之扶助乎？」

反亦用
教不棄

耶教畢大爾夫人歸正自述… 第十章 誓反信辭辭不符實

一四六

辦神工之所，可謂人心之審判廳；其職權不若地方審判廳之僅能判決顯著之不法行爲，且能治理人心中最秘密最複雜之意念之願欲；不獨殺身害命，姦淫讐報等罪，施行處罰；卽一言之訕謊，一目之邪視，一言之恚恨，一念之疎忽，莫不從嚴懲責。不待有人控告於外，各自認罪於一己之內，良心內之法庭也。任何法官，其維持法律，從未有若此之嚴密者；凡有違理之處，雖極細微，亦必糾察，時常警醒；務使吾人內先習守對於神，對於己之職分，然後外自能盡對於國，對於人之義務。又使吾人先於閒居獨處之餘，努力內修，敦品勵行，然後可望於與世周旋之際，爲人矜式，易俗移風。有某誓反教人，負盛名之著作家也，其論此告解之舉，不禁愕然而嘆曰：告解之法，使人各盡社會上之義務，修廉潔，仁厚，慈愛，及其餘諸德，何其穩妥，何其誠確哉！雖天下之大，何處能覓一類是之法乎？必無有也。行此告解，不在地方官

廳之內；而在大主監臨之下。犯罪者，自爲原告而自訟，不敢擅然妄斷，繩愆糾謬，悉憑天良。每見別教信徒，或犯罪過，責己從寬，不務內省，多所掩飾，任意姑容。獨天主教徒則不然，責己極嚴。其審察已過也，必吹毛求疵，不敢自信，好聽人之忠告；其定自己言行之是非也，惟恭順大造公義之判決；其希望赦罪之恩也，殊形熱切，果得與否，或容稍緩，姑服從代表天父者之主見，而備以待之。未得之前，意煩慮亂，既得之後，心慰神怡。奇哉此法也！能令人與人提撕警覺，互相補助，使各盡其職。故準此而行，王公不致作福作威，庶民不致骫法亂紀，元老爲國盡忠，官吏爲民造福，軍人竭力保境安民，教士熱心救靈佈道，治人者專尙公理，治於人者不憚勤勞云。」

又有一誓反教人，大哲學家也，名雷你 Leibnitz 曰：「告解一端，乃天主最顯有智識之創舉，而於天主教中，又爲至可奇異，至可揄揚之神工，無人能否

認之者也。卽中國及日本人民，亦莫不稱賞不置。每見越理犯分之徒，尙未至怙惡不悛之極點，藉此神工，而痛改前非，從此心中得嘗莫大之快慰者，不知凡幾。故凡遇熱心謹慎，胸具卓識之聽告神師，余必視爲上主所選爲救靈之大機關焉。蓋其婆心苦口，教導有方，使吾人得以認識愆尤，抑制偏情，脫離罪惡之媒介，治愈心靈之疾病。有所欠者，乃思償還，有所疑者，可以明曉；倘覺心灰氣餒也，必承其策勉，而精神又爲之振作矣。倘因一時蕩檢踰閑，而引人效尤也，必受其剴切勸戒，而能改絃易轍，勵志勤修，作爲表率矣。今夫忠心之友，如鳳毛麟角，一時難逢；偶而逢之，必與之交善，不勝欣幸之至。倘或此友，又加以操赦罪之神權，以一心輔翼吾人爲天職，而誓守神聖，不可侵犯之秘密律者，更當如何信賴之，而與之肺肝相示乎？當如何喜慶乎？

尼君尙引古時梅瑟之定律，及教外哲學士等論說，以証告罪之舉合人性理，自上古之世，

天下萬國，已有行之者，後耶穌採而圓滿之，原爲率性之法，使變成超性之方，作爲聖律，俾教中人，藉以獲悔過自新之實益云云，盡譯太長，故畧之，以後復爲畢夫人之口氣。茲據余之經驗所得，敢斷言之曰：如有誠心行此告解之工者，其自能悟此工之功效如何，快慰如何，神聖如何，有超乎通儒博士之偉論，及意料所及者，必然也。且誓反教祖路得於其原著上 *Lutheri opera; Edit. Wittenb. tom. I, pag. 84.* 亦曾言之曰：「告解之法，爲人所不可免，而爲上主所定，無庸疑義。然嚴守秘密之告解，卽如現今所通行者，更愜余心，不獨有益，且甚緊要，望其能常存留於世，是所切禱。余幸得之於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教會中，無任欣愉。蓋有行失常規，而捫心紛擾，如波浪掀天者，惟有此獨一之策，能平服人心之內亂，而復還其安和之福也云。」異哉路得先生乎！何墨瀋未乾，而忽以汝極贊成之舉，一旦剷除盡淨，是誠何心也？後其徒竟有謂此乃羅瑪教司鐸輩之製造品，

藉以爲營私舞弊之計者；噫，誣罔之甚矣！惟三人成虎，衆口鑠金，余前習聞此種蜚語，素亦信以爲真，殊深慙汗。凡與我陷入同一之迷途者，諒不免同一之誤信，故不忍坐視，願大聲疾呼，謂之曰：君等欲知告解之究屬如何，切勿輕聽人言，當親至實地審查，方可得其真相。請於耶穌聖誕前四主日中，封齋期內，行年神工時，或逢一大瞻禮之前日，駕往不拘何處天主堂中，必見信友熙熙攘攘，於告解處所，肩摩踵接，簇擁環集，一心冀得赦罪之恩，卽待三、四、五、六小時之久，亦所不辭。必見其中多數頭童鬚白之老人，椎胸頓足，悲傷往昔蹉跎歲月，痛恨一生罪過；必又見不少英華髦士，莫不低首降心，含悲灑淚，自愧年幼無知，舉措乖戾，屢犯教中規則。總見滿堂各色人等，皆肅靜謙恭，反求諸己，自問有何逾規越範之處，以備至耶穌代表前，掬誠訴告，矢志改悛，倘君等能忍待至終，則必見諸位司鐸，各自端坐於告解木

架之後，或蟄居於甚形湫隘之轎形室中，隔簾聽告，不能自由舉動，不論何人近前告罪，當傾耳以聽；又須按各人心境，釋疑解惑，誘掖提撕，不容瞬息之分心，須與之休憩，當勉全副精神，撫慰耶穌寄托之羊羣。羊羣表信友也如是者，

非片刻即可了事，須隨人數之多寡，歷七八或九十句鐘之久，不遑飲食，且於此眾目昭彰之地，何營私舞弊之可能乎？果有營私舞弊之處，人非盡至愚，誰肯以不足爲外人道之醜行，不恥吐露真情而告乎？何來告者之若此其擁擠乎？又况常年如此，歷代如此乎？夫聽告之職，據上所述，至爲勞苦，至爲繁頤，羅瑪司鐸輩，苟如吾教所播流言，專恃狡謀，從中牟利，則似應組織一便易之方，敷衍之法，詎不更爲得計？何必終日如坐囹圄，不啻蠶之自縛，加以來者不拒，實有應接不暇之勢，忍苦若此，而從未見有何毫末之酬謝，何計之左也！余經明察細訪之後，確知伊等盡此義務，並不圖現世之酬報，

實因告解聖事，乃救世耶穌所傳授，爲吾人滌慮洗心，行善作聖，不可少之方法；故壹志凝神，膺此重任，無怠無荒，非若吾教牧師之賦閒無事，玩日愒歲也。雖於禱告經典中，載有牧師宜趨赴患病垂危之人前，爲之辦理告解神工之規定；然亦不過視爲具文，從未見有實行之者。然此余亦不以爲怪。蓋牧師既非耶穌宗徒之繼承人，即未嘗領受赦罪神權，能聽人罪之告，不能解人告之罪，行此神工，徒增煩惱，無裨於人；故不守此規，本無可怪之理。惟所深惜者，乃誓反教信徒，一生難保不犯罪過，雖原備得赦免最可靠之妙訣，奈何無從得而享用，即至易簣之時，所存一線悔過自新之希望，殆亦將絕，詎不深可惜乎？

無修
道之
院

修院見第六章
修道証據者，天主教自古以來所創立造就聖德之門徑也。凡有志修道者，或男或女，甘願棄家到院潛居，同守公規，互相策勉，不問俗務，專事精修；

犧牲箇人之利益，但求天主之榮光，遏制肉體之慾情，仰法天神之高標，以吾人率性之禽獸性命，漸化爲超性之耶穌性命，雖寓濁世，無異登天；此該教中產出聖人聖女之所以如此其眾多也。猗歟休哉！不料人心不古，彝德淪喪，竟有不好修成，且生猜忌，將修成之機關，亦多方訕毀，力圖破壞者；此誓反教徒之所以廢除修道之院也。既無修道之院，必無修道之人，因而從未見有聖人聖女之出乎其間者，自無足異矣。

尙有一修成之法，誓反教人絕不知悉；而天主教人，極爲注重者，避靜是也。避靜者，乃避囂守靜之意。蓋按天主教理，人生在世，修德救靈，至爲緊要。爲辦理此事，須有時摒絕諸凡俗務，凝神壹志，辨明真僞，久暫，庶不致有失毫謬千之嘆。爲此特於教務發達之地，設立男女避靜所；每年至規定之時，無論貴顯者，貧賤者，凡男女教友，均得各就其所，緘默閉居。自三日至八日或

無助終舉不亡
扶善之及爲人
告

半月不等，專心致志，除祈禱外，聽講或默思對於神對於人對於己之責任，今世後世世界之大相不同，何以邀天堂之永賞，何以免地獄之永刑。又人必有一死，死乃無窮禍福之樞紐，故急宜先事預防，有過當改，無功當立等，重大問題。如此專誠修省，恭默聖道，雖數日之間，未有不刷新更始，如出兩人者。至於所得寵光寵照，神怡神樂之如何濃厚，非親嘗試之者，自不能道其萬一。如此善工，余昔者亦從未夢想及之。夫人當病勢垂危之際，惡魔每盡其陰謀詭計，作末次之攻擊。此時也，一髮千鈞，萬分焦急，極宜有人在旁援助。觀天主教中司鐸，凡屬下有病入膏肓而來報告者，無不應聲而起，不避風塵之苦，不辭跋涉之勞，馳至病人居處，侍其牀側，爲之聽告解罪，恭送聖體，擦油誦經，行終傳聖禮，以去其罪累，解其憂苦，增其神力，俾至終克勝魔誘，不致死於惡行之中，得入聖人之域。同時親戚友朋咸來輔佐，爲之哀

禱，是謂扶助善終。及至一命嗚呼，司鐸同亡人合家及諸信眾爲亡者之靈，獻祭祈求，望其早脫煉火之獄。煉獄見第六章 章煉獄証據速登天國之鄉。嘻！瞑目於天主教人之家，何其幸哉！茲返觀誓反教人或有一病不起，日薄西山者，試問牧師輩有來而爲之禱告者乎？無有也。信徒中有來而扶助善終者乎？無有也。迨病人長辭之後，有爲之代求上主，速賜其靈升天者乎？更無有也。嗟乎！孤立無援，爲人共棄，同教人之心腸果可如此乎？天主教之所以玉成信友，尙設別種善工不及縷陳外，特有自古遵行之聖事奧蹟，共核七件，皆爲耶穌定立，所以賦畀聖寵神恩，助人敦品勵行，活聖潔之性命，而不愧爲聖教之份子者也。故七件聖事，殊屬緊要，豈有能任意改削之哉？不料誓反教中聖事竟已剔除殆盡。所存者不過有二，洗禮及聖餐是也。且卽此二者，或亦業已廢止，或僅留聖事之形，而無聖事之實。蓋聖洗之禮，昔者公認爲聖事，能發

生効力，今者牧師團，意見紛紜，其中多數已目爲贅疣而屏斥之矣。至於聖餐之禮，僅以餅酒爲耶穌基利斯督之記念品，大背其立聖體之本意。見第六章

聖體證據又第八章論聖體奧蹟

故形同聖事，而實則非可謂聖事也。從知天主教使人善生福

終。引入聖域諸法，靡不俱備。而誓反教則無一有之，所恃者，惟信仰耶穌之

心耳。不知雅各伯書

第二章第十九節

曰：「魔鬼亦信而顛慄」乎？而耶穌亦曾言曰：

瑪竇第七章第二十一節

「主，主者，盡入天國。惟行在天我父之旨者，斯入天國

一乎？」

夫誓反教也，論其道理，及其規則，皆不可爲聖，旣已證實之矣。試又問其效

果如何，換言之，卽觀其信徒之人品如何。試先將吾英王亨利第八 Henry

八言之。初亨利王本與羅馬教廷甚形親善，嗣欲離婚納寵，請求教皇，教皇

以爲此乃天主所嚴禁，不得從權擅免，故不准所請。亨利王視爲奇恥大辱，憤

憤不平。遂與決裂，歸附誓反教，僭稱英吉利之教主。於是以爲惟我獨尊，不復有所顧忌。乃將十九年之賢后加大利納，一旦驅逐，而娶亞納寶玲 Anne Boleyn 焉。未幾厭舊喜新，日益淫暴。將寶玲無辜處死，重娶所愛。不旋踵間，竟連易五后。其中三人不幸，俱被殘戮。其草菅人命，有如此者。不獨此也，尙欲雪恥復讐。故對於羅馬教會中人，夷滅殺戮，搶劫侵佔，無所不用其極。餘姑不論，卽凡游客至我英邦，每遍處所觸目而奇異者，非此規模壯麗，工程古舊之建築物乎？而此等建築物，觀其形式，又考諸歷史，非証明俱係疇昔羅馬教會之公產乎？而何以今在誓反教貴顯者之手中，作爲私家邸舍者乎？此非吾英國誓反教祖強暴手段，有目共睹之紀念碑乎？查亨王之世，天主教公產之被其吞霸者，約計男女修院六百四十五處，公學九十處，會口及公所二千三百七十四處，病院百有一十處。凡此崇樓廣廈，原來無非是

慈善事業之機關也。從此賤賣或竟分贈於與英教主最親信之王公大人輩而變爲藏垢納污之淵藪矣，豈不可惜！

嗣亨王女依沙白登位，其跋扈專橫，不讓於父王，且殆有甚焉。天主教人之虐殺者，不計其數。凡以上所述，欲得其詳，須閱國史及教史。茲畧提一二，蓋欲聊以稍示吾英教會祖師之人品如何耳。

路得之醜史

依沙白之醜史

然誓反教之始作俑者，當首推德人馬丁路得也。路君世奉天主教，自幼修道，進聖奧斯定會，誓願從命，矢志守貞，膺司鐸品位，以宣道救靈爲職務。時教皇良第十，頒賜大赦特典。按例當有司鐸輩奉派出發，至各堂演講大赦之實義宗旨，及種種神益，鼓勵教民，加倍熱心，勤行善工，希冀得此殊恩云。路司鐸滿心竊望自己與同會之友派充此任。不料其上司總主教某某，特選聖多明我會中人充之，路得素性驕矜，睥睨一世。此次被棄，落居人後，殊

不甘心。從此懷恨挾仇，意圖傾軋，違背從命之誓言，擅自登臺而宣講。臆造似是而非之說，妄闢大赦信道之條。遐邇聞知，莫不驚駭。嗣因被教皇禁阻，即轉而反對教皇，從而反對教會。借改良之面目，藏破壞之心肝。教律之難守者，悉予廢弛。教徒之浮囂者，羣相趨附。於是大張革命之旗，別立維新之教。外洋所謂誓反，而中國所稱耶穌或基督教是也。路得既越出公教常軌之後，一味縱

情逞慾。甚至既背從命之誓言，又違守貞之聖願，竟遇一會發同願之修女名加大利納寶拉 Catherine Bora 者，不顧廉恥，千方誘騙，卒得與之私自結婚焉。至路得之放蕩不羈，毫無人格，尙有其自著之書牘等類，卷帖紛繁，更可引爲鐵証。茲姑摘錄數語如下；其自述曰：「余在修院中，謹守絕財絕意絕色之三願。現今覺淫火焚我，色慾攻我，甚形激烈。使我若患瘋顛病矣。余也當於神業中熱心者，今於暇逸淫蕩中熱心矣。」*Coll. Mens.* 又曰：「我根

據予所得之學問，敢自矜曰：任何帝也，王也，教皇也，魔鬼也，卽全世界也，我皆不之讓焉。」Resp. ad Maled. Reg. Arg. 諸如此類，多不勝述。卽此數語，其言行之卑陋，心志其驕狂，不已大可想見乎？然誓反教徒概尊而崇之，稱之爲超羣之聖人，要皆不知其真相故耳。誰能取其手筆，稍加考核，未有不見此所謂宗教革命之大英雄者，實係摧殘真教，提倡謬說，熒惑愚蒙，自禍禍人之婆殫。譯言魔鬼大門徒也！噫！路得亨利等乃誓反教之發起人，開創者，立教祖；其人品如此，則其產出之教，能有發生聖德之效力乎？

三。誓反教非自宗徒傳下也。三似應先證誓反教不爲至公，然畢夫人畧而不提，遽謂其

非自宗徒傳下者何也，譯者諒其以爲惟耶穌所立之教，乃是至公，耶穌諭令宗徒往訓萬民，直至世末，此其明證，故教之非自宗徒傳下者，必非耶穌所立，而其非爲至公，不待言而昭然矣耳，可參觀第五章

論真教至公證據附註，先可引英教會演道書 Livre d'Homelies . (按此書在十六世

紀方誓反教興起時，爲該教徒英人所著，共分二卷，每逢禮拜日或慶期，定於禮拜堂內，當衆誦讀，以代講道者也。爲證。書中有言曰：「歷八百年之久，舉世男女老幼莫不沉淪於教皇政權之下云云。」據是，足見至少於八百年之間，大眾惟認有羅馬教會，而所謂誓反教會必然尙未出世，且究其實猶不止八百年也。蓋自耶穌立教，及宗徒出而傳教，至路得等改教，誰不知已幾及千有五百年乎？然則離宗徒時代，已有千五百年之隔絕。卽據誓反教自証，離宗徒傳下之真教時代，至少亦有八百年之間斷，而忽然發現之誓反教，試問能自從宗徒傳下乎？如果自宗徒傳下之教，必當信宗徒傳下之道，守宗徒傳下之聖事，受宗徒傳下之職權。乃宗徒所傳之道，劃一不二。天主教果能普天同信，而誓反教則各人各見，此其未信宗徒傳下之道也。宗徒所傳聖事之奧跡，共計七則，天主教至今遵行弗替，而誓反教則已廢除殆盡，此其未守宗徒傳下

之聖事也。宗徒所傳之職權，當行祝聖典禮，以示轉輾正式相授，天主教中教皇主教司鐸之職權，無不如是互相受授，備有統系，一脈相連，而誓反教中之主教監督牧師等之職權，請問何從而來乎？必不能直接受自宗徒，蓋待該教之第一主教出世，而宗徒已去世後千有五百餘年矣。又不能間接受自宗徒，因十六世紀誓反教之第一位主教名白落氏 Barlow 者，既在正式統系之外，併稽查教史，從未見其曾受祝聖之形跡，則已先未祝聖，何以能祝聖他人之理？故其所祝聖之卜兒干 Parker 主教，嗣受卜主教所組織之主教團，自皆不能有效，此誓反教未受宗徒傳下之職權也。凡傳教士當奉使命，故原名奉使者，Missionnaires 耶穌遣使宗徒而命之曰：若望經第二十章二十一節瑪竇經「我遣汝曹，一如聖父之遣我也。」汝曹往訓萬民云云。一嗣後宗徒轉遣他人，而他人又遣他人，繼續相遣。如宗徒大事錄第十三章三及四節三章三及四節曰：「伊等指上西滿

路爵等，已被宗徒祝聖爲主教者也，乃守齋祈禱，爲之指保祿及巴爾納伯兩人，覆手。覆手禮，即祝聖而授神權之禮，而遣之去。即遣二人至異邦傳教也，而彼即指二人奉聖神使命，即往

塞路西，從此又乘舟至濟伯肋焉。一聖保祿羅瑪人書第十章十四十五曰：一

凡未聞其指天主耶穌名者，誰能信之；如無宣講者，何從而聞其名。然如非遣使者，何以能宣講。一可知傳道之職，欲取信於人，不得自由擔任，須奉宗徒

或繼續宗徒權位者之使命，是爲至要。耶穌曰：若望經第十章一及二節我實告汝，入羊棧

不由其門，而自他處登者，盜竊也，惟由門入者爲羊牧。耶穌以羊棧比已所立之教

會，以羊牧比教長，以門比自己，由門而入，猶言全信其道，直接或間接奉其使命者，否則不得爲教長，乃盜竊耳，以異端邪說害人靈魂者也。乃觀誓反教既失宗徒傳下之職權，則其所稱

之主教監督牧師等諸傳教士，果奉誰之使命而來乎？非奉使命而來，是不由門而入，可謂羊牧乎？安得而宣講，安得而傳教？然則傳教士之名非冒稱

者乎？著作家陶凡兒 *Dotwell* 誓反教徒也，曾有言曰：「無主教祝聖而授神品之教會，不得爲真教會，不得辦理教務，不得施行聖事；該教信徒，缺乏邀獲神恩之條件，毫無常生之希望云。」 *Fletcher's Sermons on mor. Sub. Tom. 2. P. 294.*

第十一章 兩教尊經確分虛實

按天主教定論，謂僅恃聖經不足爲信道之準繩；然須從教中有權者，切實之詮釋，通明之裁制，方可無悞。見第六章僅恃聖經不足爲信道之準繩證據誓反教之新說，大異乎是。謂聖經爲信道唯一之標準，不能錯悞。任何信徒，卽愚魯而浮薄者，亦得隨聖神之默感而各自會悞之也。執行此說，自然莫不以己意匠之所得，痴想爲上主聖神之默感，勢必各從所好，擅自強解。以本不能錯悞之聖經，竟變似混亂是非之謎語矣。余自幼習聞教中人常言曰：「凡事須率循聖經訓

誥。余時自信在真教之中，以爲吾教同人必能實踐所言也。不料及至近今，將聖經再三細究，加以祈禱之工，又將羅馬教會之通常行法，明查暗訪，不遺餘力，乃如夢驚醒，方覺吾教與之相衡之下，殊形見絀矣。

蓋見彼教雖不以呆板之聖經爲升天獨一之途徑，然尙恃教長及解經部職員之指引，確能真以聖經爲信道之準繩。不分國界種族，智愚文蠻，風土人情，凡奉其教者，莫不一心一意，信聖經同一之精義，守合教同一之方針；所謂一道同風，惟於天主教實現之。此足証該教之尊重聖經而信其暗中之主筆者，真惟天主也。蓋天主之性體純一不雜，至好秩序；其所默示之道，定必一致。自不能東是而西非，朝三而暮四。故億兆人理當就惟一天主之公意，豈有惟一天主反就億兆人之私意哉？

乃返觀吾教，竟有令人扼腕而長嘆者，侈言本教會別無教長，惟以聖經爲

教長各備一部以爲信道之標準可也。夫聖經載上主之聖言，果當尊爲金科玉律，不可藐視。然其所以代表上主之聖言者，文字耳。文字，刻板物也。經中所陳規則，容或有當因時制宜而變通辦理之處；然既無教長可以審決而指示，何者可何者不可變通之權能，則按吾教之說，如果以聖經爲唯一之標準者，應當事事照行，句句執守，斯可謂之言行相符也。何以一加考察，見吾教目今有所通行者，於聖經未見有片言半語之明文。見聖經多有耳提面命諄諄訓諭者，吾教竟忽然置之，未見篤信而奉行。噫！依吾口令，吾教與聖經當攜手同行，不可須臾離者，究之實際，竟無一事非相背而馳；言行之不符有如此者，以聖經爲標準者，豈可如是乎？

或曰：吾教既可各隨上主聖神之默感而會悟聖經，則各按自己之所會悟者遽信而行之，此卽隨上主之聖意，而以聖經爲信道之標準也，何相背而

馳之有余曰然則試問各人之所會悟者皆同歟抑不同歟皆同也則按此而所講之道所守之規各派各異其故安在如不同也則是唯一之上主同一事情默感此人曰可行默感彼人曰不可行同一奧理默感此人曰可信默感彼人曰不可信同一字句謂此人曰其意如此謂彼人曰其意如彼豈誓反教之上主可出爾反爾自相矛盾或阿順曲從游移不定其道之混沌有如是乎余以爲上主之聖道斷不能如是其混沌如是其混沌者必是各人之意見故誓反教之托言以聖經爲標準者其實讀經者各以私見爲標準耳此非顯而易見之事乎然而奇哉如此顯而易見之事該教中人往往目眩而不之見也且多有才峯卓犖之牧師近余已知其歸正而奉天主教矣然當其歸正之前雖於哲學數學卽於伊等所稱之神學無不精通淵博震耀塵寰然以人意視爲主道之一大誤點一時亦未能覺察迨歷多年之

經驗，特蒙上主神光之寵照，得以豁然開朗，棄謬歸真，亦云幸矣！余今日得與之同幸，深自喜慶。

第十一章 三派教義試知非真

余決意歸正後，目睹無數同鄉同里同家同室之親友，尙蟄居黑幕之中，殊甚憫惜。茲爲示善與人同，先覺覺人之誠意，不愧將予本身所經黑暗之歷史，擷要叙之，以爲他人覆車之鑑可也。余生於監理會派中，幼時受其教化，信此吾祖傳之教，必是獨一之真教，而建立於耶穌之磐石上者；從未起何疑心，併從未猜測耶穌訓囑吾人所當戒之冒充基利斯督，冒充先知等，即是吾教之佈道師，而我賴之以將大有希望者也。年逾二十，乃至脫人範圍，可以自立之時，一切俗尙，並不趨向，惟覺羨慕天上永福之意願，日益熾烈。遂決意致力於宗教之學，但欲償我意願，須有人指教，而能勝此任者，天下

難逢；在我本堂出入之牧師，大抵醉心世俗，不知謹飭。此並非我箇人之影射，實乃街談巷語，物議紛紛，無非作如是之評論也。然其中有一稱福音教師者，人頗熱心，講道有名。一若本教會之所以尙現出一種生活氣象者，幸有此人在。余深叨雅誼，每次晉謁，必承密意殷拳，頻加啟誨，藉滌塵懷。時適有事，當離家棄井，作客他鄉，不得已，遂與我神師潸然話別，大失怙恃。及至異方，急先覓一宗教師，俾於宗教之學得以就正。卒遇一監理會派之牧師，爲人古板至極，講道如枯槁死灰，乾澀無味。其修養之功，尤形特色，令人望之生畏，無敢近前。於是以爲與其至禮拜堂中，聞如此佈道師之演講而空廢光陰，孰若閉門不出，獨自誦經祈禱之爲我靈魂更爲有益。嗣因一味努力自修，多時不進堂門，心中頓覺不安。以爲旣爲教徒，惡得不入教堂。故又徧訪是邦之教堂中，有一能滿足予志願之牧師者而就焉。乃所有鄰近各

禮拜堂無不遞次參觀。

二循
禮派

卒因物斯利循禮會派 *Methodistes Wesleyens* 之禮儀，較爲隆盛；且講道尤重實際，頗愜予心。爰擇定該派之教堂，爲余暫行禮拜之地點焉。據說在該堂中有時行特別慶期，稱爲表心禮日。即於是日，男女信徒，共聚一堂。先進及道德出眾者，各以心中所得聖靈之默感，上主之寵恩，或邪魔之試誘，又將一切所行善功，所忍侮辱，所行克苦，當眾宣表；使後進及冷淡者，聞之藉資矜式云。據是，則暢談衷曲，定多趣味。惟此特典，凡未登名於本派簿冊者，不得參與。爲此本堂牧師及不少信士，素見余平時勤行禮拜，禱告虔忱，但不得同沾表心神益，爲予惜之。故再三勸余入冊，然余覺該派教義，仍未得滿足予之志願，且不時宛似心中有聲謂予曰：「在此尙非認明真神之所」云。故雖承牧師等頻頻誘勸，終不敢允諾，徒負盛情。不久余當遷往他處居

住，不得已，與循禮派諸友告別。

而又覓獲一長老會派之教堂，每逢禮拜，仍得前往聽講。雖見該派中人較之在吾鄉監理派者，熱心亦顯優勝，向慕殊深。然亦無意入其教籍，蓋終未見有何實據，足以令人毫無疑懼而可曰：此乃真道之所在耳。時又賴友朋之書札往來，得悉別派尙多，難以罄述，茲故從畧。

即以上余所親試之三派言之，敢總論之曰：三派雖俱以誓反爲名，禮儀節文，果不無動心可採之處，各自矜爲至純正之真教；但教義不同，且多唐突。度之於理，詎能共出乎聖經之一源乎？豈皆爲唯一之真神所默示之道乎？如果以聖經爲真神默示之書，則真神之道，當必一致貫通，萬古不變。故默示者，自有一定意義；而讀經者，雖有億兆之眾，理當一心欽遵也。抑豈默示者，本無一定意義；反以無數讀經者之意義爲意義乎？然則千頭萬緒之教，

自難乎其爲真矣。

第十三章 兩教教士判若天淵

從知聖經一書，斷非路得賈爾文及標新立異之徒，可以任意臆解。而全能者，爲維持真道起見，必須世世擇人，托以傳道解經之權，時加默佑，勿致有所誤錯，殊屬緊要。此救世耶穌所以在世時，特選宗徒爲傳教師，當升天前，委托而諭之曰：「汝曹往訓萬民：凡我諭爾等者，教其遵守，我日與汝曹偕，迄於末世。」瑪竇第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節「予求父賜爾等聖神，使之永與爾等居焉。真道之神，世俗不能受，因未見之，亦未識之。然居於爾等中，與爾等偕處，汝曹將識之。」若望第十四章十六至十七節此宗徒之職位，所以不得不世相傳授，不容或間，與耶穌所立之教同永久也。凡真正替續宗徒職位之人，不求名利，不尙新奇，不徇私見，莫有侈言復蒙聖神直接之默示者。惟將從古已經默示之道載

於聖經者，悉按真諦，抉幽發隱，剖疑析難而已。並不重開步天之新路，惟將開有十八世紀以來之要道，非變易其方向，乃指示其所在，使人人知所率循，達到人生公共之最大目的。如此之人，非圖顯己傳道之才能，惟欲揚主所示之真道，洵不愧爲耶穌之弟子也。果安所而得見乎？余今者，敢直言不諱曰：不可見之於誓反教之中，實可見之於天主教之內；所謂歷代之羅瑪教皇及其屬下之司牧司鐸等是也。但吾亨利之徒，每於言語中，特在報紙上，評論羅瑪教會司鐸等輩種種不法行爲，及腐敗情形，令人髮指。余生於其間，習聞習誦，素亦深信不疑，蓋無由知其爲謗言也。追念之下，無任愧悔。幸近今細加查訪，方知向之所擊我耳鼓，或入我眼簾者，無非是道聽塗說之辭；凡所叙述之醜史陋跡，雖似形容盡致，然考其人名地點，發生之年月等等，無一符合，且毫無實據可證。茲又得與天主教人切近，日與周旋，所見

司鐸之位

益明，確悉該教信友對於司鐸等神長，愛敬之心，出於至誠，油然流露於聲音笑貌間，非吾英教信徒對於監督牧師等之可以並駕齊驅也。原天主教神長之所以受人敬愛若此，果有應得。蓋按其教律，司牧司鐸等之職位，當繼續宗徒之德業，神聖無比。非人爵，乃天爵也，非任人可以濫膺，須自幼蒙上主賜有聖召。聖召，係天主特選之洪恩，往往年幼者，覺心中有所默感，自願棄俗修道，不圖功名利祿，專以成已成物，榮主救靈為意志，此之謂聖召。凡天主教中，自古迄今所謂離家棄俗之修士修女輩，莫不先經多年之試驗，以證明其有聖召者也。之特恩者，斯堪勝任。夫此聖召，有諸內，必形諸外。非口舌足以取信，惟行為乃可證明。試以司鐸之職言之，誰有志於斯者，大抵年尚未冠，當棄世俗，背鄉井，離父母。雖有崇樓廣廈，膏粱文繡，甘願屣脫。先入修院肄業，刻苦力學，修養德性，尤重神工。即默想、省察、誦經、祈禱及一切敬主之工夫，專務守貞潔行，誓不婚娶，與眾同志共處，起居各有定時，出

入不得隨意。院規至嚴，一律遵守，如是磨練，歷年必久，七八年或十餘年不等，謂之試驗時期；所以觀察人之果有聖召與否，是爲必要，莫有能苟免者。迨試期已畢，院長見被試者，德學兼優，品格端方，守規盡分，始終不懈，能外形骸，不爲餬口計，祇抱救靈心，乃請求本區主教，爲之施行神品聖事。見第六章內論神品證據授以神權，升爲司鐸，乃派遣爲傳教士。於是始得離院出外，仍不得自由，隨所欲至；惟在派定之範圍內，管理教務。一切服從本區主教之訓令，無骨肉親朋之牽累，無俸金薪水之酬勞，別無所求，惟求能副耶穌救世之本心，而不負聖召之殊恩爲已足。以是謹謹自守，如在院中。待人溫厚，和藹可親；不分窮富，一視同仁。到處闡揚主道，眾口一詞，啟愚蒙，振頹惰，不辭勞瘁，不避艱辛，如此肫誠懇摯，竭智盡忠，引人破地獄之門，走天堂之路，宜乎奉教人敬之愛之，而稱之爲父也。西國稱司鐸爲父，猶如中國稱地方官爲民之父母也，然在中國尙

教中人對於司鐸，僅以父字稱之，易致誤會，故特加以神字，曰神父，猶言管理神靈之父，而非親生之父也。天主教人，俗稱司鐸，通用此名，以示敬愛之意。吁！天主教培植有志爲司鐸者，何其深

切！既爲司鐸，出而救靈傳教，何其熱忱！而此爲教長中最低之級，則凡居其上者，概從司鐸班中簡擢而出，其才德之超羣軼類，自不待言而可喻矣。

乃迴觀吾誓反教牧師等之爲傳教士，大謬不然。譬如英教會內牧師一職，莫不視爲至優缺，指其儲積豐裕，榮華晏適而言。人之起任此缺者，除少數外，大抵無所謂聖召，無所謂修省。然或因親族中，本有爲牧師者，一旦病故出缺，遂得承嗣。或別有所投機巧遇，幸而被選，亦未可知。無論如何晉進，並非爲靈性講修成，確是爲肉軀謀幸福。以致人有言曰：「教會收一牧師，軍區即失一健將。」

是言凡爲牧師者，大抵因畏難苟安之故，謀此優缺，尸位食祿，爲教會社會，均無裨益。倘其能奮袂從軍，則可將率兵馬，衝鋒破陣，作地方之保障也。今其畏疆場之苦，享禮拜之安，故

有此諷言云，洵不誣也。至於若輩意見之不同，論說之各異，余敢按我良心，反覆而重言之曰：十人之八，卽論信道大綱，彼此竟亦各執一是者。憶昔屢聞吾教中人每評論宣道師之談話。此人曰：姓甲之牧師，非善爲演說者乎？我愛之，因其爲上級教堂中人也。彼人曰：我更欽佩姓乙之佈道者，因其真爲福音派之牧師耳。第三人曰：我從未見有可與姓丙之牧師相比者，其沾染賈爾文之臭味，此其爲一小缺點。然念其口才之大，有以所見爲黑者，可說之令人信其爲白之能，誰不奇此大才，而恕其小過乎？卒有第四人曰：誰一聞姓丁之牧師演講也，則其餘皆不足聽之矣。其發抒新思潮，討論難問題，何其詞強氣壯，快慰人心也！其口誅教皇派之驕橫謬戾，何其窮形盡相，激烈痛快也！而最足動人者，則其能張揚吾自由之教會，何其完美，何其穩妥，何其成全，是爲吾教人之福云。嗚呼！若此類之人，爲吾牧師，可謂實獲我心。

矣。由以上各種談話觀之，則講道者各眩所長，而聞道者各從所好，不亦了然乎？凡閱此數行者，恐疑此乃予形容之詞，並無其事。余曰：否。查談話之詞，句果未必盡然，然辨其意義確是如此。且余自己敢自認不止十次，竟多至五十次，亦作如是之談論者矣。蓋逢禮拜日，誓反教徒相聚會晤，其互談之資料，不外乎是而已。故以上所言，句句真情，恐有不及，定非過分。明知多人誦此，勢必艷然不悅。竊自問私心，本不願揚人之過而毀人之譽；然念千萬同胞，其靈魂永生不死，俱爲真主耶穌聖血所贖，被人所惑，尙在歧途，將必沈淪於不熄之火海。愚素亦混跡其間，幸蒙仁慈大主援救，得以出險。則稍具心肝者，其自己旣被援救，能不援救他人乎？目今之傳教士，莫不自稱爲耶穌基利斯督之弟子；然而有真有僞，詎可不辨。大抵僞者瞥見真者之受人愛敬，心生妒忌，覬覦殊深。然原其受人愛敬之故，實因其能品端學粹，

形清神潔也。僞者自覺倣效無能，然必欲爭勝；既不能以道勝，又不能以德勝，於是捕風捉影，捏詞以誣陷之；此必邪魔暗中唆使所致，亦云狡矣！噫！不見乎無數鄉愚，不加審核，爲所淆惑，以耶穌之真弟子，鄙夷而棄之，而以僞者反附和而從之，不將同入陷阱乎？余曰：擊傷心，安能坐視。不得已，乃舉天主誓反兩教教士之原委詳情，孰優孰劣，據鄙見經歷所得，臚列並陳。俾信仰耶穌者，能辨明其弟子之真相，知所選擇。勿以僞者誤認爲真，而真者誤認爲僞也。蓋耶穌弟子之真僞，既已認明，則其所傳之教之真僞，自亦不難解決耳。人掉三寸之舌，以顛倒是非，我不能掉三寸之舌，以繩愆糾謬乎？余豈有意揚人之過而毀人之譽哉？且邪魔之詭計，更有甚焉者矣。不獨使誓反教師捏詞而誣陷受人敬愛之教長，併使其撥弄鼓簧，對於敬愛教長之誠實信徒，竟亦詆誹之而加以昏憤冥頑，足恭諂媚之罪焉。夫信徒之於教

長，有連帶之關係；故其歸罪於信徒，亦卽所以歸罪於教長也。

然而異哉！惡神恣肆陰謀，所以阻人盡敬愛之道者，適所以啟予發敬愛之

心。蓋耶穌曾曰：

瑪竇第十章二十四二十五節

「未有徒勝師，奴勝主者：人呼家主爲白爾

責布矧家傭乎？」

白爾責布，譯言魔魁。師，主。耶穌自謂，徒，奴。家傭，乃指其宗徒弟子，及繼續宗徒

之職位者而言。

此乃耶穌訓人賤肉身，貴靈魂，輕世福，求天國，去華務實，神貧

心謙。其所立之表，卓然超乎庸眾。所講之道，拂逆人之獸性。故預言其自己

因此而將被驕矜詐僞，縱慾貪財之輩，睥睨側目，呼爲魔魁；則凡爲其宗徒

弟子，信其道，又從而宣傳者，勢必受人同樣之待遇也。夫天主教司鐸等傳

教士，如有骯法亂紀之行爲，而貽人口實，則咎由自取，余亦何必爲之辯護。

乃確悉若輩之爲人，景仰耶穌，遵其聖訓，師其德表，絕俗精修，甘貧樂道，特

因其誓死守貞也，故無家室之累，專志凝神，奉命傳教，上爲天主增光榮，下

爲人靈謀真福。凡聞屬下有患病沉篤者，雖寡人子，亦必親往慰問，爲之聽告赦罪，恭送聖體，增其神力，使之穩渡自今世至永世之嚴關。俟其溘然長辭，猶爲追祭哀禱，切望慈主免其罪戾，早賜升天。如此苦身克己，愛主愛人，行高而德鉅之聖賢，竟遭人之譏評訕毀。遭人之譏評訕毀而仍能含垢忍辱，照常盡職，尤爲難能；此其所以爲耶穌之真弟子也歟！此所以令識者倍深瞻馳向慕之心歟！亦即此所以使予稱羨之不止也！余故曰：惡神之所以阻人盡敬愛之道者，適所以啟予發敬愛之心耳。

又憶念吾誓反教牧師等之教士，當結婚之時，不亦曾以戒指授其妻而宣誓曰：「我以此戒指配汝，以我此身敬拜汝，以我家資全行畀汝」乎？旣如是，則自然其心別有所愛，其意別有所向，其積財蓄資別有所用，其慘淡經營，別有所爲；試問其安能如天主教教士之玉潔冰清，竭誠矢志，爲耶穌代

勞，敷教萬方，一無紛擾，而專以救拔靈魂爲己任哉？屢聞誓反教人曰：天主教人所講守貞修道等規，言則美矣，惜人非天神，甚形萎弱，誰能實踐乎？余今敢證之曰：天主教中守貞修道，並非空言，果能實踐，余已目睹之矣。且不獨爲司鐸司牧等當領受神品者，謹守此規，即或男或女，不領神品而矢志不嫁不娶，各居修院，終其身專務事主救靈者，不止千萬計。而要皆爲萎弱之人，固也。設其真爲天神，我必肅然欽敬，然其晶瑩純潔，出乎天性，似無甚奇異，今乃人也，既負肉軀，即有肉慾，竟能克治之，雖居塵世，不爲塵污，以人之性，超然而修天神之德，尤爲特色。是非恃吾人性力之所可能，實賴聖寵。聖寵，乃天主超性之神恩，因耶穌之功績而錫畀於吾人，助吾人行善立功，以邀來世超性之賞報者，神恩之所致。

我於是瞻仰此等有形之天神，遂興感而念造物主能以至陋之材，化爲極

貴之品有如此者；不得不頌揚其妙工而鳴謝其殊恩於無疆也。我於是根究兩教傳教士之職權品格，既見如此其判若天淵，則雙方所傳之教，孰真孰偽，自不難辨。不禁擊節愉快，欣欣然敢以告人曰：向之於誓反教各派中求而未得者，今於統一之羅瑪公教中得之矣。所謂真道，其在此而不在彼乎？我於是猶如築室於石，不爲風雨所標搖，敢決然不惑而宣誓曰：得其所哉！何復他求？我願老於斯而死於斯矣！又如行海道者望見照海之明燈，乃知所向，破浪而前，必得至其所止。夫耶穌之道，照海之明燈也，我今望見之矣。向而行之，庶幾能達到吾人生最大最後之目的矣，何幸如之！

第十四章 決定以前用盡方法

自余耳聞羅瑪教之爲正宗，不敢遽加是非，即銳意於研究聖經經典教史等書。卒將該教及吾教之教士等實事，詳細考核，同時倍切祈禱，懇乞上主

寵照得辨廬山真面。於是如天破曉，紅日東升，乃得見所未見，明所未明。所謂羅瑪教爲正宗之一言，愈行究察，愈覺其真。而吾素奉之教，則相形見絀，知是假冒，心中陡萌棄謬歸正之志願，日形激烈，有一日不可苟延之勢。遂將以上情形，函稟父母，意謂父母閱稟，必以爲如獲寶藏，殊深欣喜，諒蒙俞允。不料出人意外，頒來覆諭，頗示不悅。嗣又疊賜訓言，再三申飭。從此一方改教之心愈切，一方阻止之力愈大。阻止而不見效，父母之傷痛當如何。然則更新難免違命逆倫之罪，守舊又陷負隅自固之愆，值此進退兩難之際，輾轉反側，不知適從。

乃思回向羅瑪方面而走，雖覺進行甚速，然確不可擅自作主，遽行末步。先擬就正本監督，誓反教之主教也，懇其將羅瑪宗教師之駁辨論說，辭而闕之，助我不及，是爲上策。蓋憶吾自出世至今所信奉之教義，一旦曾被公教司牧

天主教之

主教
名稱

齊爾廉博士

見第二章

僅經一小時之攻擊，從根本上全行動搖。則此次欲

定從違，莫善乎仍請齊公駕臨宣戰。乃請本監督憐我愚悃，惠然肯來，竭其才學，猛力反攻。如是則雙方主教與主教對壘交鬭，勝負自不難決也。倘吾方主教能侃侃而談，滔滔而辯，証明誓反教之爲正宗，使彼方主教理屈詞窮，無言以對；則焉用喜新厭舊之爲。自當堅定我志，仍守吾祖傳之教，不將大慰親心乎？

主見一定，先趨赴天主堂主教公署，拜謁齊司牧。將所有疑難心事，據實稟明。併請其辱臨余友邸舍，以便與誓反教監督某博士 *Très-rév. Docteur T.* 互相討論耶穌基利斯督之教理。俾婢傾聽之下，得明真僞所在，釋疑解惑，卒定去就。倘蒙金諾，感戢無涯。司牧怡顏允諾，惟日期姑俟得監督同意，再行擇定。

乃退出，逕往禮拜堂，請見本監督某公。不幸，時適公出，會晤無由。不得已回家，另行具稟，專人送上。稟稿如下：主教大人鈞座。敬稟者，茲有一事，關係非常重大，故不揣冒昧，妄瀆清聽，諒邀鑒宥。婢愛爾蘭人，素奉監理會派誓反教，目下寓居愛汀堡某友家，已逾數旬。爲研究宗教起見，屢往天主堂參觀。併與該教教士信友等談論教理。互相問答之間，頓覺吾信奉之教，頗多可疑之處。且吾道所恃之基礎，今亦視爲浮泛，憑之不妥，難保救靈。而向所不屑齒及之羅瑪教會，反顯露其真相。方悉乃是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正宗，遂蓄改教之志願。惟吾祖傳之教，一旦拋棄，何以對我最可愛之父母乎？爲此搔首踟躕，躊躇不決，心甚苦之。於是順從諸親友之忠勸，敢懇主教大人憐念罪婢，至寶貴之靈魂，大啟慈心，虔請枉駕，賁臨至婢友家，發抒讜論，與天主教司牧齊公爭辯一番。罪婢以爲耶穌基利斯督既立一教會，其必遺

一顯而易見之標準，使人有所憑藉，不致誤認。而此標準，究屬安在，是當考核。罪婢祛除一切偏見，惟真道是求。迨上所言問題解決之後，乃觀兩方所持理由如何，再定維新或守舊之孰爲愈焉耳。然則罪婢之爲天主教人，或仍爲誓反教人，其在此一舉，此所以謂關係非常重大也。謹肅蕪稟，伏冀俯俞，順請崇釐，臨池翹企。罪婢法納瑪利亞畢大爾謹稟。

不久，奉到監督回示曰：畢大爾夫人粧鑒。頃讀來稟，藉悉夫人爲辯道起見，承請至貴友家云云。要知析難剖疑，使夫人堅持耶穌及其使徒遺下之聖道，此乃爲宗教師分內之事，理應竭力帮忙，深爲榮耀。惟欲明信道之標準，而必須與天主教主教齊公爭論，此法也，所以甄別辯道兩人之學識口才，則可矣。所以解決夫人所提議之問題，則恐仍屬徒然。依余觀之，不如夫人獨自先來，更爲有益。凡吾教有何不中意之理由，天主教有何近是之憑證，

不妨據實面陳。使余有所把握，茲訂於下禮拜一，午後一二下鐘間，倘能來此，定必歡迎。現姑進一言奉勸，即望夫人將所有一切疑難心境，先表白於上帝之前，蓋其曾許之曰：誰遵行其意者，必得認明道之自神來者歟？抑自人來者歟？專此佈覆，順詢近祉。C.H.T. évêque 主教手書。

翌日，余又上一稟請求曰：主教大人鈞座。昨捧誦翰諭，恭悉大人以爲與天主教主教齊公辯道，有疑罪婢之欲甄別辯道兩人之學識口才如何。罪婢自問良心，並無此意。然所以不揣瑣瀆，虔請駕臨者，正欲於諸親友之前，表示私心惟抱真道是求之志願，絕無絲毫存見之襍乎其間，而循偏聽則暗，兼聽則明之古訓耳。夫齊公爲天主教之主教，倘罪婢直接遽從其說，自不免偏聽之弊；乃大人係誓反教之主教，設罪婢趨前與大人直接，不亦蹈同樣之弊乎？伏維大人之與齊公，品位至高，職權相若，並坐而談，討論信道之

標準，至爲正當。諒齊公必將以告罪婢者，告我大人曰：「推己所執掌之教會，乃自宗徒及其繼承人輾轉遞傳，至今一脈相聯，從無間斷，足證爲耶穌所立。而其所謂『我日日與汝曹偕。迄於末世』」瑪竇第二十章二十節之句，亦卽指此教會而言也云云。倘大人聞此論調，不知將何辭以闢之。罪婢爲避一切情面之感觸，願居傍聽席之地位，得以兼聽，藉資審決是幸。如謂罪婢之欲以此而認別辯道者之學識口才若何，則輪流趨至兩位大教師前，私自恭聆塵誨之下，豈不能識別乎？何必勞駕哉？伏思自經驗以來，得知罪婢自己與兩教教師，各地就正，爲保我祖傳之信心，毫無裨益。故此次希望兩教教師共聚一堂，得聞彼此雄談偉論，庶幾可收實效。耿耿此心，所以再請大人之發駕下臨也。倘決意推辭，使求教者徒勞夢想，則既盡我心，省度五中，可以自慰。併將請求之誠意，大人不得辱臨及罪婢，不敢鳬趨之種種情由，亦可稟

告雙親，藉申鄙悃。然若蒙大人不棄，俯就所請，以便與齊公將兩教各以爲真教之所以然，互相駁辨，以明究竟。則感戴鴻恩，篆鐫肌髓也。再肅片楮，仰惟尊鑒，尙祈垂允，並請道安。罪婢法納瑪利亞畢大爾謹稟。

監督第二次覆諭

畢大爾夫人惠覽，又覆者，所謂與齊公辯道一節，余仍以此不過使夫人得以知吾兩人中誰更善爲說辭耳，別無他益。若夫獨與吾夫人面談，則本無期限，隨時可行。不獨可論一時欲論之問題，且凡不拘有何或以爲是或以爲非之爭端，皆可以隨時討究，如是能使夫人覺悟，凡事必須自己亦努力用功，方能獲益。查在吾重整公教誓反教原從羅瑪公教反出，所有神聖教律，多被破壞，該監督稱之爲重整公教，洵名實不相符也。及羅瑪教會中，教理上所有疑難之點，不勝枚舉。辨論門徑，亦紛紜不一。余苟不先曉夫人信仰之程度如何，道理之知

識如何，則余所陳之理由，恐語不中肯，隔靴搔癢，何用之有？況齊公一方面，或托人探訪，或因與夫人曾經會晤，故夫人之心境如何，久已熟悉，而予則茫然無知也。因此自愧既忝列於基督傳教師之席，倘夫人於信教之中，遇有猶豫不決之端，艱澁悲愁之事，有煩問及，則必竭予所能，親往慰候，樂爲指引，決不推却。至於必須與齊公爭雄，殊屬不便，定不贊成。蓋齊公品格超羣，才能卓越，余素非常欽佩，此固不可隱諱者也。泐函固辭，尙望原諒，並候近好。C.H.T. évêque 主教手書。

余第三次上書

主教大人臺下。敬稟者，昨晚頌來覆諭，恭悉大駕固辭。歡迎失望，歉仄殊深。雖然，卽此一事，頓覺頗有心得，亦不可謂不幸。何則，蓋罪婢之所以再三請大人與齊公辯道者，定非欲識別兩人之學識口才如何，前已言之矣。亦並

非願大人察考罪婢之心境若何也。然一心一意，惟欲考兩教信道之標準，究竟安在耳？依此標準，然後可以辨明兩教之真偽也。夫此兩教信道之標準，本與罪婢箇人信仰之程度，道理之知識，全不相干。故罪婢甘退居局外，請兩教博學教師，不必認識居局外者之心境，儘可各按教理而互相討論之也。罪婢不過靜坐傍席，恭聽而已。乃念天主教之主教，初亦不允所請，及一聞請者稟明上所述之理由，知是亡羊，在棧外逡巡退縮，欲入而不敢，理當援救，故不憚屈尊，曾欣然垂諾。姑俟約以日期，言定屆期自必發駕下臨，願與大人相會矣。夫大人乃吾誓反教之主教也。何以見有一自己之羊，將逸出棧外而不之設法以拘留之乎？且何以彼已再三求救而竟固辭之乎？噫！兩教各有主教，而主教居心之不同有如此者。即此一端兩教之孰優孰劣，亦可想見一斑。故大人之固辭罪婢之請求，正所以固定罪婢歸向羅馬。

之心矣。所謂頗有心得，不可謂不幸云者以此也。今夫齊公會論及天主教信道之標準，以示惟該教確係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正宗，証據鑿鑿，多不勝數。又加以罪婢本人之研究，果覺彼是而我非，胸懷改教之念，久矣。惟不忍一旦拋棄吾世奉之教，故遷延有待，尙祈吾主教大人有以駁辨而救護之。俾騎牆者，卒能守道而不變，不亦較勝一籌乎？乃今日者，不復有待矣。伏維大人決意隱忍緘默，而不以與敵耦相爭爲是；此乃上主正所以暗中指示真道之所在，而賜罪婢以歸正極好之良機也。恩寵之大，莫踰於此，烏可辜負。爲此謹掬愚忱，敢稟告吾主教大人曰：自今以後，罪婢爲天主教人矣。並非好新厭舊，實因從良心之推迫，出乎不得已也。肅勸無憾，虔申下悃，定荷鑒原，臨楮依馳。

罪婢 法納瑪利亞畢大爾謹稟。

謹按耶穌曾言曰：「善牧爲羊捨命。雇傭而非爲牧人：見狼至，輒棄羊而

教不
得爲
善牧

述所
以不
應召
之故

遁。：以其爲雇傭而羊與己無關也。」若望第十章十一至十三節乃該監督爲愛汀堡誓

反教會之主教，余尊敬之，視爲善牧。今見有羊焉，在顛頓狼狽之中，呼號乞援，一味托故推辭，不往臂助，豈得爲善牧乎哉？抑豈竟是雇傭之類歟？何任羊之將亡而不舉足以往救也！或謂於此不可咎主教之辭請，然尤當責予之不應召。余有辭以答之曰：余之不應召者，並非無理妄行。迴溯從前與誓反教會之宗教師接洽，面談宗教，不知幾許人矣。其總結果，則覺余之對於天主教，輒深景仰之情。每次若輩欲阻我之馳往，每次反若速我之趨向也。此次之請求本城主教，原欲目睹其能否戰勝吾教之大敵，因以挽回予之意向，而可保守我祖傳之教，可慰父母之心耳。倘如前之獨自與之直接，誠恐結果亦與前無異，何苦多此一舉乎？此所以不應召者，其故一也。又誓反教之教義，余自幼學習，近今一加考察，確悉諸多紕謬。且吾教牧師等所編

攻訐教皇及羅馬教會之書，卷帖浩繁，卽在此書架上，備亦不少。余業已埋頭苦志，無不披覽。及經實地調查之後，乃知無非是誣譏訕毀之詞，出諸盲人_之口也。然則余之墜入雲霧中爲人淆惑也久矣。現年將老，不知在世尙得活幾何時，豈可再受人之淆惑乎？夫迷路者不可問道於盲，此所以不應監督之召者，其故二也。且若監督之來與齊主教駁辨也，尙有一線之望，或可固守我之信心。倘余之前去請教也，自知決不能服從其指揮，則我之_不往求教，已傷父母之心，然若往求教而不從其教，不亦更傷父母之心乎？既如是，不如不往見之爲愈；此所以不應召者，其故三也。曾聞古聖之訓曰：「誰好冒險，必死於險。」茲旣知誓反教之佈道師，所佈者概屬謬說，我仍從而師之，非冒險乎？譬有人焉，服毒將死，不思求解毒之藥，而曰我姑再服是毒以試之，是速其死也，豈不愚甚？今者幸蒙天主示我以真道之所在，是與

我以解毒之藥也。非主之大恩乎？倘漠然置之，依然仍近傳毒之所，是終不可救藥而辜負上主之隆情也。夫明知一宣傳謬說之佈道師，猶就而近之，有類乎是。故趨往誓反教監督之前面，領其指引，自問良心，有所不敢。蓋深恐輕棄天主之恩，卒爲天主所放棄。正道當前而不由，偏向歧途而行走，終無出險之時，永絕升天之望，此所以不應召者，其故四也。

余在愛汀堡寓居舊友若望家，其夫人先我入天主教。若望及其妹奉誓反教長老會派，殊屬誠懇。余之來遊此地之初心，本欲勸若望夫人之改奉誓反教也。見第一章不料反被其勸，大受影響，不日亦將步武之矣。若望之妹素知余之來意，常翹首切望余勸其嫂之非徒勞也。時見勸者反將從人之勸，且與本城監督業已斷絕往來，所望者，幾成泡影，不勝愁悵。然尙未肯盡失所望，爰獻計而言曰：設邀集本城各派宗教師而開會辯道，作一末次之舌戰，

以決勝負，可乎？余答以近日雖未邀集各派宗教師。然請求天主教齊公，及本城監督，兩教至高級之宗教師同臨辯道，卽是此意；惜事不遂意之爲可憾耳。既而語之曰：前者有願莫償，則今者所獻之計，恐亦難行。蓋余見天主教宗教師有問道而請者，無有不往。然任何一本城誓反教之宗教師有敢與天主教之宗教師辯道者，吾不信也。彼聞是言，瞋目頓足，猝然旋身而去。且走且厲聲曰：我能使長老會牧師雲龍風虎而來。其救靈之神火，甚形焦急，卽爲救一人之靈，遇任何極小時機，必興高彩烈，利用之而爭先往救焉。汝若一見之後，然後知吾長老會之宗教師爲何許人矣。於是余姑待其回音；竊望所言不虛爲幸。不久，彼特專人送信前來，據稱集會與齊主教辯道一事，已得長老會牧師團之同意。惟集會地點，爲預防意見衝突之故，須擇一公開之區所云。余急將此意稟報齊司牧。司牧謂辯護真道，爲其職守，極

表同情。惟所擇地點，難以贊成。蓋前曾於本牧治下大眾出入之所，行相似之集會。時愛汀堡誓反教庸俗之徒，亦多來參與。伊等識見淺陋，胸懷成見。一聞羅瑪教會之名，不問情理，妄肆詆訶，紛紛擾擾，幾釀巨禍。職是之故，業已徧張通告，畧謂嗣後如有異教明人欲與本牧討論教理，爲免糾紛鬧事而維持地方治安起見，可限定一所，專爲局中人集會論道之地點，不准局外人任意攔入云。爲此囑予覆告若望之妹曰：凡誓反教中如果爲宗教師，有志辯道而來者，概宜視爲局中人。雖多至一二百名，亦應一律歡迎。惟公開之區所，漫無限止，易起釁端；覆轍在前，不可不戒。旣已頒佈明文，安得自相矛盾。故須改擇一非公眾出入之所，是爲至要。

余乃拜別回寓，以司牧諭囑，泐函復報告寓主之妹；懇其至伊諸位教長前，轉陳一切。併代請彼等按吾齊主教之意，另選集會地點，勿以公眾出入之

區爲幸。設如借用人家廳屋，或卽其兄若望宅中之大廳，俱無不可。蓋此等私所，可禁阻閒人混入，爲避衝突滋鬧等情，更爲適宜。至於長老會之宗教師願來與會，其數不拘，總以會所能容爲限。卽多至二百位，亦屬不妨。齊公一面言定祇來其自己一人而已。意謂辯教之正否，不在人之多少，而在理之真僞也云云。旋接回音，得悉長老會牧師團謂集會地點，齊公旣以公開之區所爲不宜，而伊等確以叢爾之一隅爲失當。會所旣不能酌定，辯道一事，遂作罷論云。夫齊主教所指之會所。譬如若望宅中之大廳，凡爲局中人，雖多至二百，皆有立足地。豈可謂其叢爾之一隅乎哉？然則所謂長老會熱心出眾之牧師團，卽爲救一人之靈，不肯輕失極小之時機者，今旣發起集會辯道之舉，是逢一極好之時機也，何竟藉端推諉，任其交臂失之，是何故歟？此豈地點之真有所失當耶？如果爲免意見之衝突，則閒人莫入之區，且

亦難免，況熙攘往來之地反可免耶？又豈是眾不能敵寡耶？推其究竟，噫！吾知之矣。蓋恐僞不勝真，邪不勝正耳。故雖口出討論教理之大言，然心確無研求真道之誠意也。人既無心研求真道，勢必執迷罔返，終無得道之日，安有救靈之望，可不懼哉！竊之研求真道，撫胸自問，可謂意誠而志且堅矣。乃蒙大主不棄，時錫寵光，啟牖默照，自覺所研求者，日有所見，愈見愈明，而愈欲研求，非透察底蘊不止。此次集議未成，因不得以聞兩教宗教師之一番偉言讜論，深為可惜。然一見兩方一進一退如此之不同，五中頓覺非常之感悟。益見真道所在，瞭如指掌。而敢斷言曰：真道也者，不在牧師團一方面，而在齊主教一方面，尙復何疑？

第十五章 實行歸正無任歡欣

夫天主之欲援救我也，至矣極矣。此次之非常感悟，是亦必其隨機賜佑所

致，而惡知其非爲末次之暗中警告乎？倘再遷延緩待，恐亡羊不及補牢，後悔太晚，將若之何！爲此振刷精神，不顧親朋之物議，祇願順從真主之聖意，定志改絃易轍，將日後從此發生之境遇，盡以付托於全能慈父之手，任其措置。或順或逆，無不樂受。乃擇於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聖瑪第亞宗徒瞻禮日，毅然決然，實行歸正；當眾宣誓，以自幼所信之誓反教，認爲亨利路得等產生之異端，全行痛絕。以天主教，確悉爲耶穌基利斯督所立。由其宗徒及宗徒之繼承人傳下之唯一真教，一心崇奉，死無異言。故自今以後，請諸位勿復以我爲誓反教徒，當視我爲天主教人可也。自問毫無片善，愧不敢當，廼荷真教教長不棄，涵容收納，無任欣幸之至。

嗟乎！是日也，何日也。爲余一生極有關係之日也！至大旋轉之日也！人以為禍之初，愚以爲福之始。人惜我之醒而卒迷，余則慶我之迷而方醒。人皆以

是而蹙額縐眉，余獨因此而心怡神樂。異哉！卽此教也，余昔日憎惡之，而今日則欽敬之。昔者常聞其腐敗萬分，今者乃見其最爲純粹。同是我也，前後如出兩人。前日之我，如在黑夜之中，黑白不辨，今日之我，如在光天之下，涇渭認清。前我昏如瞽，今我心目明。此神光也，何從而來乎？誰爲我割除目中之翳障乎？誰使變化我之心乎？非全能之真主宰，其孰能之。非其慈鑒垂憐，默賜寵照，安得此光乎？大矣哉！天主之恩也！寸衷感載，永矢勿諼。余知吾同鄉同教之故友，素來尊敬我者，從此將視我爲叛徒，羣起而呵叱我矣。吾堂上見我孝順而鍾愛我者，將不以我爲孝女而斥責我矣。吾丈夫伉儷情深，若聞此消息，將不以我爲妻矣。吾闔家莫不稱我爲慈母而心切依馳者，亦將離貳而不我傾向矣。雖然，我已覓獲真教，是覓獲真福之途徑也。且覓獲萬物之真主，常生福樂之真原也。不禁令人心滿意足，雖天下之人皆鄙夷

而唾棄我，亦不能改我之樂，更不能易我之志。有樞紐扼要之點三：或不忍割骨肉之情而仍信異端，則必絕升天之路。或不願絕升天之路而從真教，則必當割骨肉之情，二者不可得兼，則我必從真教。蓋與其信異端而絕升天之路，孰若從真教而割骨肉之情也。然割骨肉之情，並非易事，須忍痛茹苦焉。余以之特誌於此小冊者，欲使閱者知余之實行改教一事，萬非有何好怪矜奇之念，確因見教道之真而不得不從，故雖覺切膚之痛苦，甘心忍受之耳，決不怨悔也。夫欲得救靈，必須覓獲救世主耶穌。耶穌果何處覓之乎？必也在其所立之教中覓之。今已認明其所立之教，是已覓獲耶穌矣。耶穌訓宗徒曰：「誰愛父母踰於愛我者，不稱於我，愛子女踰於愛我者，不稱於我。」瑪竇第十章三十七節又指保祿而謂亞納尼亞耶穌七十二門徒之一曰：「彼即指保祿緣我名，將受何難，我將示之。」宗徒大事錄第九章十六節今者耶穌以訓宗徒及指保祿之言，宛

若對我言之。余謹遵其訓，爲表現我之愛情，緣其名而犧牲家庭諸凡樂趣，忍當塵世各種艱難，理應如是，雖苦亦甘。況倘我不負耶穌，耶穌自不負我，所許常生永福，必將賜之，何怨悔之有。

第十六章 改教理由稟告父母

憶昔余發生改教之念，曾接我父母來諭，嚴加責問。茲已決定實行改教，故不得不將改教理由，急先稟明，以表白余之有違父母之命，並非出於爲兒女者之本心也。蓋余自幼承父母之意，奉誓反教。父母見我信仰堅深，素極鍾愛。豈可一旦背棄祖傳之教而傷我父母之心乎？傷我父母之心，亦卽傷我爲兒女者之心也。然誰不知大造之命，遠出於父母之意之上，更當奉行乎？故既蒙其指示，引予入正路，我不得不遵而從之也。父母之意果不可拂，然大造之命，尤不可逆。二者既不克兼顧，我寧從大造之命，轉航回帆，不可

循父母之意，滯於迷途也。固知此事將觸父母之怒，必來多方阻撓。然幸所爭者，非他，惟宗教耳。爭之而父母不以爲是，在天大父不以爲非也。故他日雖有橫逆之來，無論如何，亦當挺身前往，不爲所阻，此當時我之心境也。讀此稟告者，其能體我爲兒女者之苦心乎？

其稟稿附錄於下。

父母雙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前上一稟，諒已賜覽。稟中曾報告女近有研究宗教之志，嗣即將此志實行，不敢疏忽，亦不敢遲延。迨竭盡心力，旁搜博考，質疑問難之後，果獲效果。其效果爲何？卽知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教，惟天主教也。此不必以他據証之，卽依聖經一書，亦可以斷言者也。

然則女當何爲？女素性恭順，最重無違，諒早在慈鑒之中。凡有訓諭，靡不奉行惟謹，此實女素日之宏願也。卽於此次研究宗教，亦以大人之命能聽者

必聽爲方針。此心耿耿，當爲大人所不疑。憶昔在家時，凡遇疑難之事，雖於救靈無關，而於治家爲要者，每承垂問，女亦不自量力，必衡情酌理，爲出計謀。每蒙垂聽，而得料理妥當，如此者不止一次。足證吾大人素亦不以女爲無知無識之人也。至於信仰宗教，女於平生言行中，比其餘俗務，更關切於心，而亦虔忱，此可以告慰厯懷者也。此次干犯慈顏，陡來責問，究不知其過安在？女自問神形依然如故，與前侍膳溫清之時，無稍改變。所變者，惟因女蒙上主啟發，得識可驚可奇之真道耳。此非患神經病之言也，譬如一子，素蒙其親疼愛，設一旦死而復生，豈其親遂因之而與決絕耶？今女之實行改教，是如死而復生也，懇勿因此而擯棄。茲將女改教之理由，掬誠縷述，伏祈垂聽。如蒙慈鑒，然後加以斧鉞，女亦無恨焉。

溯女經十二年之久，銳意研究聖經，俾獲真神，作我慈父，以得享其所許於

其子女之福寵。女尋求此真神，心誠志切。每嗟嗟戚戚，哀號籲禱，甚至涕泗橫流，不能自禁。有時以爲有所把握，得所求矣。豈知不久仍屬虛形夢影，未獲之也。竊嘆不得所許，終無望爲有福之人矣。嗣含愁帶淚而離膝下，以事遠征至印度。彼處人士與之周旋晉接，無有談及宗教一事者。獨女之欲求得救世真主之心，如飢如渴，不爲環境所阻。夫耶穌基利斯督，卽女所欲求得之救世真主也。女之信仰耶穌基利斯督，果不遜於同鄉同教諸友。惟僅信仰之，而不與之密締神交，終覺有所不足。是以孜孜矻矻，寤寐以求之。求之不得，志不爲餒。蓋據聖經上耶穌所許之言曰：「凡守我誠者，余將愛之，且將余真面目顯示。」

若望第十四章二十一節

女堅信其所許者，不能不踐。故凡誓反教

各派牧師所訓囑者，女必努力遵行。行之既久，仍怏怏不慊於心。卒如聞有聲謂女曰：汝之訪求基利斯督而不得者，曷不返躬自問，果已在真教中求

之乎？時女默念曰：當世教派林立，互相傾軋，皆自誇爲根據聖經。則余何從而辨其邪正，別其誠僞乎？心旌搖搖，不知所從。乃手執聖經，雙膝跪伏於上主之前，求其將聖經所許，早錫於女，顯其聖容，而使女得認明救主之真相。如此一心倚賴聖經，且禱且讀，手不釋卷，志在必得。吾主默示，告以真道所在而後止。

不久，言歸梓里，而得來游此愛汀堡城。來時身攜誓反教辨道書多種，蓋來游之意，本欲救一女友，聞其入天主教，憐其墜於黑暗之鄉，不幸之甚，急當趨前勸導，使之得見真光，以盡友誼。吁，奇哉！其時女衛教之熱心，果比諸吾同教信徒，自問不但無遜，且猶過之。不意與該友相辨之下，頓覺其所至之境，迥非黑暗之鄉，確是光明之地。其光之烈，正如古經所云：旭日東升，漸高而至午正。

格言篇第四章十八節

反觀於女本身，覺實處於迷霧中耳。於是欲導引人

者，竟被人導引。初猶抵抗不肯甘服，今則已矣，不能不降心相從矣。蓋昔日所恒心祝禱者，今已蒙上主俯允，救世主真相已宛若目睹，真道之所在，已瞭若指掌。故女已心滿意足，歡欣踴躍，而頌謝吾主於無疆也。且向於聖經上，女以爲隱晦不明者，今亦豁然開朗，所謂美珠，瑪竇第十三章四十六節女已拾獲。茲惟力圖利用，以償夙願，庶幾曩日之旁搜博稽，灑淚呼號，不致無益而徒勞耳。譬有人焉，飢極將死，忽被引至豐筵盛饌之前，能不饒涎滴滴，而據案大嚼乎？夫天主教者，人所蹂躪而鄙棄者也。然卽以此而尤証是教之真。蓋其教祖耶穌基利斯督亦嘗被人侮辱，竟有呼爲魔魁者，況其所立之教會及其教會中之教徒乎？故受人輕賤侮辱，卽爲耶穌真教之標識。除此以外，耶穌所示之標識尙多，然此等標識，未嘗見於別教，獨見於天主教，則此教之真爲耶穌所立，尙復何疑？女見誓反教徒，於牧師爲尤甚，互相不睦，每論當信

之道，卽意見紛歧，齟齬排牴。惟對於天主教及其信友與司鐸，則一致矢誓反抗。夫內亂不平，一味攻外，試問如此心思，能容於真正耶穌教會中人乎？吁！我最可愛之父母乎！女自得此寶藏以後，心中頓覺波平浪息，安泰非常，無任欣愉。惟如此幸福，倘不使與雙親大人同享，女之天良安在？故日夜馨香祝禱，切求上主，早賜吾大人亦共沾此同樣之恩，共得此心神之樂。夫天主教之名，昔者聞之，不禁股慄。今則聞之，而思慕之情，不覺油然而生。蓋愈研覈而考察，愈見救世主之踪跡，在其中也。女之以此奉稟大人者，所以徵女之並非有意拂逆尊命，而干犯慈顏，實有不得已耳。且示女之改教，不敢出於孟浪。故擬於實行改教之前，特往拜謁本城誓反教主教，併邀集牧師數位，作爲證人。倘該主教等能以真情實理，證明天主教之邪僞，女仍決意不從斯教，以告慰我可愛之慈親也。

茲有三事稟求，而伏乞垂允者。一倘大人以女之改教，而必欲加以嚴罰；懇於責罰之前，先審明所呈諸端，是否合理。二自今日至將來得見慈顏之日，懇大人恒心祈禱，切求真神曰：倘吾女所指之教，果屬旁門左道，乞賜毅力堅拒，弗爲所動。苟確係耶穌所立之獨一真教，則懇扶佑寵照，俾吾合家感悟，翻然棄邪歸正。雖被人慢罵嘲笑，亦所不顧。蓋人惟賴真教，得以救己靈魂而享天國無窮之福。故世間一時之侮辱，實不足以掛懷也。三此改教之志，女於丈夫前，尙未洩露。懇大人勿准有人或於言語中，或於信札內提及，使徒傷吾夫婦之情。容俟日後，女自行相機報告，更爲穩妥。總之，女今將二親大人兄弟姊妹及合家諸人，全付托於仁慈大主，日夜爲之祝禱也。尙有一事，當稟陳於膝下者，即此次改教之緣起，由於欲行主旨，研究天主教之真相耳。今爲述之：某日有一誓反教牧師，女之友也，與一天主教司鐸相晤。

辨道。女侍旁恭聽，心中竊想兩人皆係宗教師，應各熟悉當信之道，及其所以信道之根由。不意女聞司鐸發抒意見，則引經據典，侃侃而談。牧師則未能也；且至理屈辭窮之候，猶謬執成見，曰：此乃我之意見，他人之意見如何，不與我相干云云。如此者，竟有兩次焉。噫！耶穌之門徒，負訓人之責，當引亡羊以歸基利斯督之棧中，尤當一生以祈禱之工，救世間寶貴之靈魂者也。乃其辯道，竟強詞奪理有如此。小女聞之，深爲浩歎，彷彿間若有聲謂女曰：教之當改，此其時矣。女見司鐸大異於是，爲人沉靜和藹可親，晰疑辨難，語語中肯。然不因此而稍露驕矜之色，真耶穌之弟子也。女覺我靈得救與否，全賴乎我所信之教之真僞。既見誓反教之傳教者，不足恃有如此，則其所傳之教之不足恃，亦可知矣。爲此女全心托付於上主，任其措置可也。再者，我友牧師之諭囑，女亦願稟明於大人慈鑒之中。即其離愛汀堡城之

後，曾寄下手札，再三切囑小女，斷不可與天主教人往來。謂「非因其有何錯謬之處，實因：」其所述之故，言之殊深愧赧。然於吾二親之前，不妨實告其言曰：「實因當顧念女之丈夫，女之子女輩，及女之友朋等情分也。」云云。噫！異哉牧師之諭囑，僅以情分！情分即足以令人與一教會斷絕往來乎？設因憐念此等最可親愛之人，而起猶豫不決之心，是所難免。然豈可以此而不從救世耶穌之聖召乎？蓋彼已召我曰：「上主有命，汝當捐棄一切而從之。」女因此倚恃主寵，專以承行上主聖命爲務，他無所願。卽大人欲加以鞭撻，而傷骨肉之情，亦不敢有所畏憚而遲疑也。女今日夜爲雙親大人，迫切流涕，長跪祈禱。伏乞垂察，肅此稟復，卽請鈞女。女法納瑪利亞畢大爾謹稟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二月二十日由愛汀堡發

附辨道書

耶穌真教

駁耶穌教

非非基督教

我之改奉天主教小史

宗教辨惑說之辨惑

分辨教會教產教士

人生觀

人生要務

人生三大問題

真教最要

真教大益

訓真辨妄

邪正理考簡言

24

Box
16-

604

562